



新增 齋頭

論語集註大全

五六



2802  
22-8



門四二八  
2802  
卷二二一



公冶長第五正義曰此篇大指明賢人君子仁知剛直以前篇擇仁者之里而居故得學為君子即下云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是也故次里仁

細註子貢方人見憲問篇

###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五

####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

公冶長以下在當時為今人也

孔文子以益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

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以子貢方人故疑其然通

考勿軒熊氏曰前三章言孔門弟子十四至

二十一章言列國大夫二十二章至二十四章通論言古今賢人末三章一言夫子之志夫子之學一言改過記者之微意○程氏復心曰不說是格物窮理之端則汲汲於論人似非為己之學者



子謂公冶長云云揚明云

謂是私論○燃犀解云可妻是素行之賢有可妻者○蒙引云可妻也全在素行上取他下文是替他分解那一段被累事以實其無害於可妻○皇侃疏云別有一書名曰論衡曰公冶長從衛還魯行至二界上聞鳥相呼往清溪食死人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哭治長問之嫗曰兒前日出行于今不及當是死亡不知所在治長曰向聞鳥相呼往清溪食肉是嫗兒也嫗往看則得其兒已死亡則嫗告村司村司問嫗從何得知嫗曰見治長道如是村司曰治長不殺入何緣知之因錄治長附獄王問治長何以殺人治長曰解鳥語不殺入王曰當試之若必解鳥語使相放若不解當令債死駐治長在獄六十日卒日有雀子緣獄樞上相呼嘖嘖嗒嗒治長含笑吏啓王人治長笑雀語似是解鳥語王教問治長雀何所道而笑之治長曰雀鳴嘖嘖嗒嗒白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

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

公冶長孔子弟子魯人一妻為之妻如也縲黑索也

縲閭緣反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縲罪人長之為人

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通考東

曰其必有以取之矣其字指長也聖人言其可妻至

必長有德而可以得聖人此言若云聖人有取乎長

則不須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縲之中而非其罪則

固無害於可妻也夫音扶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

蓮水邊有車繸覆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獄主未信遣人往看果如其言後又解指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然此語乃出雜書未必可信○直解首書云姚承菴疑問曰此記言併叙事之體聖人亦擇配然一則曰非其罪也一則曰免刑戮但求其可終無咎而已此左是處其子之的處按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有雀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個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彷徨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一羊食之有餘及忘羊氏跡之得其角乃以為偷訟之魯君係之獄孔子為之曰於魯君君亦不解也未幾長在獄舍雀又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澤山傍當亟禦之勿彷徨長語獄吏白之魯君姑如其言往跡之則齊師果將及急發兵捍敵遂獲大勝囚釋長而厚賜之欲爵為大夫長辭○焦氏筆乘一云楊用脩曰世傳公冶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問詩不知黃雀語能免治長災樂天禽蟲詩序予非治長不能通其意則似實有之矣按治長辨鳥雀語云啣嘖嘖白蓮水邊有車繸覆黍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此具論語疏豈用脩未之見耶左傳介葛盧辨牛鳴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論衡廣漢陽翁偉能聽百鳥音世間自有此等奇未可臆斷其無也○瑯琊代醉編三十九云楊用脩云世傳公冶長通鳥語云云似實有之矣焦弱矣曰按治長辨鳥雀語云啣嘖嘖云云用脩未之見耶然愚讀論語疏未見有此語但言相傳長以解鳥語得罪其說不經故不錄弱矣不知何據當出別書耳○翰苑名談云白龜年得李太白遺書一卷云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語大地獸言龜年後遊潞州太守召而問之庭下有二雀啾啾而過太守曰彼何言也城南民家有廩餘粟有地呼食之守使入視之果然又見馬仰首而嘶問曰此何言曰槽中料熟不可食時近清明將馳羊十餘頭後一羊鞭之不動太守問羊不動有說乎曰羊言腹有羔將產然後就死守乃留羊一月餘果生子○按公冶長解鳥語皇侃疏引論語詳矣唐詩品彙三十八載沈佺期獄中燕詩曰拾葢和叢棘含泥怯死灰不如黃雀語能雪治長猜蓋世俗之傳如此耳然介葛盧知牛鳴生子三子左傳載之又古人聞馬之眇蹇者有之則治長亦其蓋然者乎而不見于經不足信故

以其子妻之直解云子所生的女古人男女皆謂之子○燃犀解云之子指長說

集註公冶長云云通義金仁山曰弟子傳曰公冶長名長字子長史記齊人家語魯人范甯曰字子芝左氏釋例及路史皆云公冶長魯公族也則當是魯人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星墓極高○家語弟子解云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為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

雖字下入嘗字子謂公冶長可妻也謂其才行之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謂其雖嘗一陷於囚辱而實非其罪則固不妨也蓋古者有罪之人不齒於鄉野聚無所售長無罪而嘗被囚夫子不以是為妨且明言以解內外之惑於以見聖人取人在其立心制行之實初不以自外至者為取捨也夫縲絏而無罪者不足為辱則富貴而無德者亦不足為榮矣此論昏姻者所當知也

其人雖嘗云云通義金仁山曰集註

有罪無罪云云孟子梁惠王上篇云有罪無罪惟我在

細註匡章非孟子云云見滕文公篇

子謂南容云云燃犀解云有道是治世不廢是必見用作宋然看要知容之身未嘗見用于世只是就其含章不發其發以為世道之光言雖宋用可必其為有用之士無道是亂世免刑戮見其能免禍是就現世觀其能然耳○圖解余猶龍曰恒人以免刑戮為常事聖賢視為切務蓋乾惕

之心惟恐近刑猶公冶長非縲絏為罪惟求在已無可以縲絏者耳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曾子所以將死而啓手足○微言徐做絃曰一在縲絏之中一免於刑戮於此可識二子之高下其兄之云云通義金仁山曰兄孔子前兄孟皮也叔梁紇前娶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後字伯尼有足病古者庶長字孟孺長字伯此必孔子伯之也其男子孔忠字子蔑在七十子之列○又許白雲曰此章兩節要見不是一時說話其意便自分曉○或問胡氏曰聖人之於昏姻參度彼已如是之審所以能保終而無弊也後世或以富貴結或以急難合或為媒妁兩美之言或因意氣時之諾初未嘗深知二人之性行也雖然婚猶易見女最難知人多謹於擇婿不能慎於擇女逮德又惟財色是迷而不思家之隆替自內助始也可勝嘆哉

外至者為榮辱哉

朱子曰雖嘗陷縲絏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陷

縲絏為可妻也○慶源輔氏曰在我無得罪之道而不幸有罪自外至何足以為辱在我有得罪之道雖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為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不幸而遇无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裔夷之竄皆受之而無惡也○雙峯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縲絏非罪以其一事言之在縲絏則似不可妻非其罪則無害於可妻也○齊氏曰匡章非孟子遂為不孝之子公冶長非夫子遂為有罪之人天下之不遇聖賢者眾矣○東陽許氏曰擇婿之意全在可妻也上下面却言長雖曾在縲絏自是為人所誣累非長實有罪則縲絏不足汙其行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

集註南宮云云人物考云

南宮括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也居南宮自姓焉○通義許白雲曰疏曰家語南宮括字子容字子容史記南宮括字子容鄭註檀弓南宮緇南宮閱也然則名緇名括又各閱左傳容作說字子容氏南宮孟僖子仲孫閱之子懿子何忌之兄也○家語云南宮韜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污孔子以兄子妻之居南宮南宮地名在魯國○代言云南宮世家子退處南宮見第十一篇先進篇云南宮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妻之

南宮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緇音消又名适字子容諡神

反正敬叔孟懿子之兄也魯人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

謹於言行去聲故能見用於治去聲朝音潮免禍於亂世也

事又見賢通第十一篇朱子曰三復白圭見其謹言

矣又曰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宮必不廢棄邦

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時南宮能謹其言

行必不陷於刑戮○新安陳氏曰此章本不見謹於言行意參以三復白圭章故云○或曰公

冶長之賢不及南宮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

或曰公冶云云此語見近思錄卷六

程子曰云云伊川先生語

傳避嫌之名注嫌亦嫌字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配已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為之配豈更避嫌邪

章圖云右第一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聖人取入之道

子謂子賤云云燃犀解云君子勿說得太高只言涵

就箇好人品處○文林貫旨云君子是道明德立之

人上斯字指子賤取字作

成字看下斯字指君子之

德○揚明云上斯字指子

賤下斯字指魯君子言勿

依舊說作德字看○開心

云設使魯無君子之人者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

者且不為况聖人乎厚齋馮氏曰免於刑戮非必免

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

也配合也夫婦皆可以配言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上聲幼時之

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

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

者且不為况聖人乎於縲紲也縲紲之不免聖人所

不能計特計其能保首領耳蓋世亂而刑戮

易於陷之也唯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爾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

者且不為况聖人乎於縲紲也縲紲之不免聖人所

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

也配合也夫婦皆可以配言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上聲幼時之

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

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

者且不為况聖人乎於縲紲也縲紲之不免聖人所

不能計特計其能保首領耳蓋世亂而刑戮

易於陷之也唯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爾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

者且不為况聖人乎於縲紲也縲紲之不免聖人所

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

也配合也夫婦皆可以配言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上聲幼時之

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

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

者且不為况聖人乎於縲紲也縲紲之不免聖人所

不能計特計其能保首領耳蓋世亂而刑戮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考之韻書此字音密又云姓也通作處音伏名不齊

魯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

成其德者說苑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二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

入之術朱子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

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智仁愛為單父宰民不忍欺

以年計之孔子卒時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

之如故夫子既嘆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賢遍魯之多賢也深子

傳曰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家語曰子賤少孔子二十歲韓詩外傳云子賤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子賤

子賤曰我任人子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巫馬期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

也細註朱子曰論語中云存疑云小註謂論語中云云大槩說愚謂子賤比南宮适似尚差南宮之君子特因一事而許之耳

章圖云右第二章鄙陽朱氏曰此章稱美弟子之賢而推其本

語中說君子有說最高者有大槩說者如言賢者之類聖人於子賤南宮适皆曰君子哉若人皆大槩說

南軒張氏曰非特歎魯之多賢

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雙峯饒氏曰稱人善已可言厚又推本其父兄師友乃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有恍然自得意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音甫皆

宗廟盛平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

告之蒙引云孔門君子魯產者多矣蓋謂子賤得於尊賢取友者為多是取

諸人以成德者故獨稱之

○通義許白雲曰君子哉若人贊子賤有君子之德

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贊魯國多賢作兩節看集註有又言兩字分曉

傳子賤孔子云云家語云必不齊魯人字子賤少

孔子四十九歲仕為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通義仁山

金氏曰姓宓當作處房六反楚詞辨證註補注引顏

之推說處子賤即伏羲之後而其碑說伏羲又子賤之後古字伏處通用弟子

傳曰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家語曰子賤少孔子二十歲○韓詩外傳云子賤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子賤

子賤曰我任人子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巫馬期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

也細註朱子曰論語中云存疑云小註謂論語中云云大槩說愚謂子賤比南宮适似尚差南宮之君子特因一事而許之耳

章圖云右第二章鄙陽朱氏曰此章稱美弟子之賢而推其本

語中說君子有說最高者有大槩說者如言賢者之類聖人於子賤南宮适皆曰君子哉若人皆大槩說

南軒張氏曰非特歎魯之多賢

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雙峯饒氏曰稱人善已可言厚又推本其父兄師友乃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有恍然自得意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音甫皆

宗廟盛平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

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云子曰汝器也蓋取其才之可用亦猶器之可以為用故以器目之子貢以為器之為類不同有貴有賤有不有大賜果何器乎子曰汝自是箇非常之器乃器中之瑚璉也蓋瑚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之才達於事理可使從

政為大夫則自華美矣不  
必外求其所謂華美也○  
又云子貢入中之貴重也  
瑚璉器中之貴重也以瑚  
璉方子貢此正所謂擬入  
以倫者也瑚璉雖貴重畢  
竟猶是器未至於不器使  
子貢能因今日之所至而  
益充其所未至則其所就  
固未可量安知其不至於  
不器○又曰問子賤與子  
貢孰賢曰二子晚年所就  
固未知其孰優但即夫子  
之此言觀之則言其尊  
賢取友以成仁一則友以  
瑚璉之器下賤言德子貢  
言才子賤有求益之意子  
貢有自負之意且家語記  
夫子將沒之言曰吾死之  
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勝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者處然則子貢猶居于賤之下  
乎而子貢之終不能至於不器亦可見○講述云意此或未聞性道之先○吳省菴引躍云器與  
瑚璉不可看作兩樣瑚璉不過於器中指其實而言○陳如岡曰夫子不許周之簠簋而許以夏

也新安倪氏曰按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  
瑚周之八簋是商曰瑚夏曰璉也此因舊註想因  
瑚在上璉在下而誤耳外方  
內圓曰簋外圓內方曰簠  
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  
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程子曰瑚璉可施禮於  
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  
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宋子曰子貢畢竟只  
是器非不器也子貢是器之貴者與賤器不同然可  
貴而不可賤安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  
偏處○南軒張氏曰瑚璉雖貴然未免於可器也賜  
能因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所限量哉○雙  
峯饒氏曰用之宗廟故曰貴盛黍稷故曰重飾以珠  
玉故曰華美子貢之才可使從政為卿大夫是貴重  
也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胡氏曰器

商之瑚璉分明有忠質之意焉子貢平日以文章求取道將英華都發洩了此以夏商之器與之  
誠欲使之收斂才華涵養德器借以收子貢之炫心此是夫子磨礱子貢處非取其有華國之才  
也○通義程復心曰嘗攷二子之事夫子許之不同者蓋子賤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如說苑所  
記甚詳若子貢則夫子嘗謂其悅不若已者且有方入之患其不能尊賢取友可知矣夫子於其  
問仁而告之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亦勉其所不逮也許  
以瑚璉乃其達材耳

隸器者有云云蒙引云有用之成材在人則是有學以充其資質者所謂成效意  
材字彙曰木堪用者曰材又與才同  
瑚璉簠簋三禮圖云瑚受一升制度如簠而平下璉受二升漆赤中蓋亦龜形飾以白金制度  
如簠而允下簋稍深器也其制外方內圓旁有鈕上覆以蓋蓋之四隅稜起如雲狀以瓦為之周  
人飾以金玉後世範金為之簠黍稷器也內方外圓兩旁有鈕有蓋象龜形裏方表圓以中規矩  
天子飾以玉諸侯飾以象○圖史合攷云按如明堂位所云夏器各璉股器各瑚而包咸鄭玄等  
說論語賈服杜等註左傳皆云夏瑚股璉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章圖云右第三章鄱陽朱氏曰此章稱許弟子才德之美  
細註可使於四方見子路篇  
可使與實云云見雍也篇

或曰雍也云云燃犀解云  
佞者便利之名俗稱口才  
游士詭容思如涌泉辨如  
懸河自是一種才華不佞  
無口才○覺路云當時世  
風赴佞故或人發言重不  
佞邊要會誣美其優於德  
而短於才也抑揚申講○  
知新日錄云當時輕仁重  
佞其關於世道不少夫子  
此章全是維世之意云云  
或人所重在佞夫子所重  
在不佞不可把仁字並看  
仁是此心本體佞則壞了  
心體  
**集註** 雍孔子云  
家語云冉雍字仲弓伯牛  
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以  
德行著名  
**細註** 如子  
路何必云云見堯進篇

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此以為有用之成材者因  
下文瑚璉而加重其詞爾○或問子貢未至於子賤  
之君子歟雲峯胡氏曰子賤亦未便是不器之君子  
特子賤能有所取以成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  
雖有用之成材尚有所  
缺而未至於不器也  
此章見後不足意

###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魯人佞口才也釋子曰有便  
佞之才者多

入於不善故學不貴佞○宋子曰佞是無實之辨又  
曰佞是捷給便口者不是語是箇口快底人却未問  
是不是下時言語便抵當得去撰得說話也好  
如子路何必讀書之言子曰惡夫佞者是也  
仲弓  
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後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

見其簡默以為不佞而少之

優於德云云通義程復心曰德言仁才言佞

**細註** 在德行之科見堯進篇

子曰焉用云云燃犀解曰  
御是談鋒交熾此往彼來  
如御敵然給是捷給言不  
由衷只賭口頭快便沒些  
情實○知新日錄尤西川  
曰御人以口給精神專在  
禦人故憚人之意多愛入  
之意少而不能自覺其仁  
也○蒙引云口給之給辨  
也非辯也○講述云禦猶  
禦敵之禦給足也抵敵入  
以言語而隨取隨辨是謂  
口給屢憚於人之人正人  
也○蒙引云屢每也猶言  
往往也○又云憚之者蓋  
君子也○燃犀解云人字  
勿專指君子凡眾人之直  
道未泯者皆是人○蔡晉  
江劄記曰看來亦不但正

時人以佞云云章圖云觀此章及祝鮀之佞章可見  
可使南面見雍也篇

### 病其短於才也

慶源輔氏曰仲弓從事於敬恕以求  
仁又在德行之科而夫子稱其可使  
南面今或者又以不佞為嫌則決非務外而事口者  
故以為重厚簡默也人情徇外而不事內求名而不  
務實故以  
佞為賢

###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憚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  
度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去聲憚惡也言何用佞乎  
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  
人所憎惡爾慶源輔氏曰佞人恃口以御人浮淺躁  
妄發言成文雖若可聽然其情實則未



人惡之據他辨給一時雖足動人然心占既不相副終被人識破雖眾人亦惡之也

不知其仁云云

燃犀解云其字指雍仁指其仁雖就雍說亦深鄙重伎之論而不與深言也未焉用伎承上屢憎二句而結言之上焉用虛下焉用實○脉云焉用伎泛說未句方指仲弓○存疑云以夫子是故惡夫伎者之言推之凡善為說詞而奪乎正理者皆伎也

祝鮀之伎見雍也篇木訥者近仁見子路篇

仁道至大蒙引云仁道至大以其包乎衆善而無一息之可離也

全體不息存疑云全體是言其大不息是言其久有善之不備非全體也有一時之間斷非不息也全體是橫說不息是直說○蒙引云全體非謂仁之全體乃人全體之也猶云悉有衆善之意全體所謂仁以為己任也不息所謂死而後已也故其註云仁者本心之

全體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所謂全體也又曰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解所謂不息也○通義金仁山曰仁道至大全體者謂全體此仁無一事非仁也不息謂無所間斷無一時非仁也○全體之說不同胡雲峯合論之

蔡氏真氏存疑之說

胡雲峯似是陳饒新安專是雲峯又是陳饒之說

朱公遷亦同于陳饒之說

遲三月之後云云  
雍也篇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蒙引云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則雖全體而未能不息也仲弓雖賢未及顏子則是未至於全而息之時又多者也夫子安得輕許之哉

章圖云右第四章鄒陽朱氏曰此章不許人以仁仁以成德言

必如此心口既不相副自然招尤而取憎也○我雖

新安陳氏曰口才雖俗人所賢而實正人所惡

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伎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

也再言焉用伎所以淺曉之厚齋馮氏曰左氏傳云寡人不伎蓋以伎為才

衛以祝鮀之伎治宗廟然顏子為邦之問夫子則告之以遠佞人蓋木訥者近仁多言者數窮佞多失言

不伎不害其為賢也○新安陳氏曰或人稱仲弓之不伎而短其不伎未子不輕託仲弓以仁而反喜其不伎

○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

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

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

全體不息存疑云全體是言其大不息是言其久有善之不備非全體也有一時之間斷非不息也全體是橫說不息是直說○蒙引云全體非謂仁之全體乃人全體之也猶云悉有衆善之意全體所謂仁以為己任也不息所謂死而後已也故其註云仁者本心之全體

**固不得而輕許之也**蔡氏曰全體是天理渾然無二息之間愛之理心之德六字所以訓仁之義為甚切全體不息四字所以盡仁之道為甚大只此十字之約不惟諸儒累千百言莫能盡而前後聖賢所論仁字溥博精深千條萬緒莫不總會於十字之中矣○勉齋黃氏曰當理而無私心朱子據所聞於師者而言此章即已之所見而言全體二字已足以該當理無私心之義加以不息二字又五字未盡之旨蓋亦因其所已聞而發其所獨得故子文子章雖引師說而或問乃曰仁者心之德而愛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無少間息不足以各之則亦引前章之說以釋後章之旨亦足以見前說之義為詳且密也○陳氏曰仁惟此心純是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全體云者非指仁之全體而言乃所以全體之也○西山真氏曰仁者兼該萬善無所不

以全體之也○西山真氏曰仁者兼該萬善無所不

伯篇  
曾子曰士云見泰

備如人之頭自手足皆具然後謂之人也○雙峯饒氏曰此體字當作活字看即君子體仁之體仁之體本全故體此仁者不可以不全○雲峯胡氏曰全體而不息如真祭之說則仁之體本自渾全如陳饒之說則是以入全體之愚玩朱子之意仁道至大是說仁全體而不息者是說仁者之人故著一者字蓋仁只是人之本心所實乎仁者於此心本體無一毫之虧欠又無一息之間斷也○新安陳氏曰胡氏通主仁者之人之說自是程子曰公而以入體之則為仁此體仁之說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為己任弘也死而後已毅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全體此仁即弘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不息即毅也必如此始足以參透全體而不息者之語與通旨朱氏公遷曰愚承先君子之教曰仁之一字以成德言者不易言蓋無所不體而自然不息者聖人也能全體之而不免有息者亞聖者也

克伐怨欲云云見憲問篇

子使漆雕開仕云淺說云子使漆雕開仕必其學有所見而亦可以仕也開對曰明體而後可以適之用達理而後可以治人吾於此理未真能知其如是而無毫髮之疑未可以仕而治人也此見開之所見者大所期者遠不以所既得者自安而孜孜尚進蓋未已也故夫子悅之○蒙引云孔子使其弟子漆雕開仕昔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以其未學也今特使開仕是必其材之可以仕矣○燃犀解云仕是使也仕以治民○又云斯字指仕言○同參解夏彞仲曰吾斯猶俗言這箇觸目皆存陸子靜曰家常茶飯老子曰可名非常名若更言斯道斯理便是頭上安頭○四書代言云斯字即領仕字言我於仕尚信不能過耳指作理指作心者俱不得言○知新日錄湛甘

體之未必能全而息之時又多者仲弓子路以下是也若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而遽以為仁則非惟未加不息之功而實不知全體之妙矣○又按指仁之全體而言則為自然之德性自人能全體不息之言之仁皆可謂之以德言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

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

則正當學時未是學優而仕時未可以治人故夫

子說其篤志程子曰不先自信何以治人○朱子曰

斯之一字甚大有所指而言如事君忠

泉曰何以謂信也有諸已之謂信也有之而後契於心而無疑也○微言王宇泰曰子悅只悅其當下○念非悅其他日之有成○蒙引云說之者喜其將有大成就也

**程子**漆雕開云家語云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史記弟子傳云字子開

**錄卷二**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知新日錄李南黎曰漆雕開已見大意謂見得學問大頭腦處故夫子悅之是悅學之大非徒悅其篤志也○通義六氏程曰見大意言開於道有見乎意思之大也○晦庵文集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綱謂大意者得堯天理流行之妙聖賢作用之氣象與二子胸中灑落無毫虧欠安行天理之至蓋舜有天下而不

與焉者此也二子已能窺測乎此未必身造乎此也故曰已見大意  
古人見道分云云蒙引云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者蓋謂此理必先自信然後推以治人此便是道也開惟見得此意分明所以卒然之間一毫不吝自欺而勉從也○又云古人見道分明此與所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不同

此聖人所不云云蒙引云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聖人豈不知開之未能無毫髮之疑但以爲亦可以任而不知開之立志高遠如此則有出於夫子意料之外者故一聞其言而深喜之斯字所指其大所包甚廣吾斯之未能信非謂無所見也但末盡耳

事父孝皆足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若自信不及如何勉強做得欲要自信得及又須自有所得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子疑處方是信○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於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

**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  
宋子曰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曾見得大意如何下手做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做工夫亦不可斯者非大意而何若推其極只是性盡帝之降衷便是○陳氏曰開於心體上未到昭晰融釋處所以未敢出仕其所見處已自高於世俗諸儒但其下工夫不到頭故止於見大意爾

**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  
或問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爲已見大意見道

分明何也朱子曰人唯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亡一出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其見道之明又爲如何然曰見大意則於細微容或有所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

**慶源輔氏曰**人惟見道不明故所言含糊不決今開斷然以爲未能信未可以任而治人故知其見道分明也○**胡氏曰**謂之見道分明者凡毫釐之未信皆自知也  
**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任必其材可以任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得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

**慶源輔氏曰**聖人明於知

小成禮記學記曰七年視

論學取友謂之小成

所以說之也杜靜臺筆記

云悅之只以篤志言不必

兼所就不可量之意○通

義許自雲曰此章專主知

言開只就見地頭說只是

格物工夫未透徹所以於

天下之理未能盡信故不

從聖人之使謝氏言心術

之微却是就存心上說於

信字上說得重程子前條

說開已見道體匡郭而節

目尚欠不能充滿故曰已

見大意是就開欠處說後

條說開於已知之理則事

事洞徹其未及者故未能

信故曰是道分明是就開

實有處說

章圖云右第五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見篤志者能悅聖人之心

入何不能知但其未信之實毫釐纖悉

處與意味曲折不若開自知之精耳

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

說之也

宋子曰據他之材已自可仕只是他不欲如

不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者只安於小成耳如人食

藜藿未食芻豢只知藜藿之美及食芻豢則藜藿不

足食矣又曰他是不肯便做小底所謂有天民者達

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問開之未信若一理

見未透即是未信否曰也不止說一理行二不義殺

一不辜得天下不為須是真見得不義不辜處便不

可以得天下若說略行不義略殺不辜做到九分也

未甚害也不妨這便是未信處這裏更須玩味省察

體認存養亦會見得決定恁地而不可不恁地所謂

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處耳○開所謂斯是

他見得此箇道理了只是信未及他眼前看得濶只

是踐履猶未純熟他是見得箇規模大不入這小底

窠坐曾點被他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屑為到

他說時便都恁地脫灑想見他只是天資高便見得

恁地都不曾做工夫○點見得高却於工夫上有疎

略處開見處不如點然有向進之意點規模大開尤

縝密○論資稟之誠懇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

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

○慶源輔氏曰器言其志量也所見者大所知者明

則其志量自然不肯安於小成其進進不已之意不

至於大而化化而不知之神不止也則他日所就果

可量乎○胡氏曰開得其大而局於小○雙峯饒

氏曰集註釋悅字有三朱子謂悅其篤志程子謂悅

子曰道不行云云然犀解  
云道是經邦用世之道不  
行是當時君不能用不行  
於四海之內也浮海是飄  
流於海濱之地○覺路林  
古榕曰須味道不行三字  
蓋夫子轍環天下無日不  
為行道計也不得已而寄  
嘆於浮海是傷此道之不  
行非謂天下終可弃○蒙  
引云殊不知夫子此嘆特  
傷天下之無賢君而假設  
之言耳子路聞之喜則是  
以為實然耳云云○存疑  
云浮海亦不是泛往冀有  
所遇耳謂道不行無所往  
矣吾將乘桴浮於海海上  
島夷之君或者有所遇乎  
子路聞之喜夫子之與已  
夫子恐其因是自足而不復求於進也復嚴之曰由也行行之資聞義則行不以流離困苦其  
心其好勇過我矣但未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恐有不當勇而勇者其為害不少尚當求進於是  
不可遽自足也○又云此與衣蔽緼袍章是道也何足以減意同程註子路以為實然故夫子美

其勇而譏之空恐未是夫子路之喜亦是衣蔽緼袍章終身誦之之意謂浮海之從夫子不許他  
人而獨許已故喜夫子恐其自畫而不復求進故又曰無所取裁以抑之正欲激而進之也不然  
夫子假設之言子路便以為實然子路在聖門亦是有見識者豈應如此之患夫子曰好勇過我  
亦豈是至此始聞其勇耶  
○講述云存疑以浮海為  
欲行道於海外以子路之  
喜為自量未必然○鄭申  
甫曰此勇字不是勇力之  
勇當是急流勇退之勇此  
林字亦不是裁度之裁端  
的是箇林字道一不行而  
即去豈不是好勇過我然  
而材之用於天下者不  
小材有小用危邦不入亂  
邦不居可也大材有大用  
拯危寧亂以開太平全賴  
聖人至張夫子拘此大材  
一去不顧如天下蒼生何  
此是其無所取材處所以  
子路聞言有悟卒從夫子  
老於行而不倦○覺路劉  
元卿曰無所取材按舊解

以曾點事在後不欲學者躐之故去上一字○雲峯  
胡氏曰已見大意已字有意味蓋漆雕開已見大意  
而未析其微曾點已見大意而易略於細使一子之  
學各有所進則其已然者固如此而其未然者豈不  
正於此也已  
字當如此看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  
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與平聲材與裁同古  
用字借

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  
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  
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  
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

此歎與欲居  
九夷同意  
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  
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  
事理以適於義也

慶源輔氏曰聖人欲浮海豈有憤世長往之意其憂  
時聞道之心蓋有所不能自已者子路不惟今由遂以  
夫子為必行而喜其與已其平日所為多傷於剛果  
而不能裁度以適義如率爾之對迂也之言皆是也  
夫子所以教之○胡氏曰得時行道使天下無不被  
其澤此聖人之本心世衰道否至於無所容其身豈  
聖人之得已乘桴浮海雖假設之辭然傷時之不我  
用也如子路之勇於義不以流離困苦而二其心故  
謂其能從我是皆憂深思遠而形於言也子路不知  
夫子之本心而喜夫子之與已可謂真情徑行而無  
所恤度也○汪氏炎昶曰集註不能字是揚而抑  
之處所能者稟賦之剛果所不能者學力之未至也

只在浮海上說如云裁之以義自知海不可浮非也只是要子路取吾意而裁之看定可喜是可悲註中事理等字俱屬蛇足○知新目錄云材字从木从才才如木焉聖賢大小不同用之宜各有所用故此下取材二字○蒙引云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是因此一事而言非專謂此一事也如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亦是也○正義曰孔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以此戲之耳其說有二鄭以為材梓材也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梓材也一日材讀曰哉子路聞孔子欲淫海便喜不復顧望孔子之微意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者言唯取於己無所取於他人哉

○新安陳氏曰既云勇於義又云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何也蓋勇於義是略見大意能勇於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是不能審察精義而有誤勇決行之者故其仕於衛也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死之是勇於義不知食出公之食為非義是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乘去聲

孟武伯問云云燃犀解云因其才之可見而疑其仁也○部解云不知也者難其詞也不必以日月至增入○蒙引云不知也者難其詞也蓋不能必其有亦不能必其無  
又問子曰由云云燃犀解云以仁既不可知此外亦有可知處勿作問仁說○圖解云是疑夫子知而不言故再問之○直解云千乘之國是諸侯大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的○李南黎曰大國萬井九百萬畝出車千乘出三萬人為三軍計一井九百畝出一乘○燃犀解云治是簡練教習意賦軍定也治乃上作忠下向義能使君民相恤如手足方是治賦可使者謂國家可使之也其仁其字指子路說○周用齋王

直情徑行禮記檀弓篇語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去聲後凡言春秋所謂悉索所白做賦是也左傳襄公八年悉索肯色盡也悉盡做邑之兵賦做賦以討于蔡二十一年悉索散賦以來會時事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宋子曰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上聲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

意云仁者當理無私而治賦策或未盡合理只是才質做得去耳此所以為仁與才之別○李南黎曰此題不可以才與仁並提要重仁道之難意孟武伯是以才之可見而疑其為仁夫子則以才之一偏而不說其仁

漢書賦兵也圖史合攷云前漢刑法志云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賦藏于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因并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戎馬一匹牛二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二百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不曰兵曰賦亦寓兵於農之意

### 知其仁也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魯人○采子曰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意三子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自盡許多事無不當理而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聖門工夫不過居敬窮理以修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未到故夫子所以知其未若若能主敬以窮理工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慶源輔氏曰諸子之於仁蓋亦勉焉而未能有諸已也故或曰一至焉或月一至焉或造其域而不能久耳方其志氣清明存養不懈則是

求也何如云云燃犀解云問求非是問其仁正是問其才之有可使處何如耳

下室之邑云云四書徵云春秋左氏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者曰都無曰邑邑釋名云邑猶他聚會之稱也○疏曰十室之邑百乘之家者謂卿大夫采邑地有一同民有千家者也○李南黎曰十室之邑長國所置者百乘之家臣大夫所置者皆宰也宰之職掌周禮所謂治其稼穡趣其耕耨而徵歛其財賦是也○微言方文伯曰十室以民之多言百乘以車之煩言○燃犀解云其字指求說

赤也何如云云燃犀解云問其才之有可使處何如耳○又曰帶帶也固結之名束束腰○又云束帶是服禮服而腰佩帶立朝是待立朝班也賓客是隣國來聘之官與言有善子應對意其字指赤說○衍明云束帶立朝為官者皆然○圖史合攷云身章撮要云腰帶革為之古鞶帶也又謂之鞶革上自乘輿至文武眾官收守丞令下及駟寺皆服之秦二世時始名腰帶○鄭玄曰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之職掌賓客之禮儀及朝覲聘問之事言公西華任此官也○微言方文伯曰子華不居言語之科當根禮樂素優來說○存疑云問聖人許三子之才而不許其仁仁與才如何分豈其所以治賦治兵治邑者尚有未仁耶曰仁者心之全德純於理也本者人之所能稟於氣也有才者只隨他才氣做去亦能有成但恐未必純乎理又其感應自然處恐未能及且或長於此短於彼仁則天理渾然泛應曲當誠於此動於彼若夫子之得邦家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二三子之勇藝禮樂瑣瑣不足言矣此才與仁之別也○通義許白雲曰不知者非謂三子皆不能行仁也但未至全體之仁耳一事之仁則有之武伯獨舉仁字為問非全體渾然者不足以為當故夫子但可總言不知而已固不可偏指其平日所行其事為仁其事為不仁也就所舉治賦為宰為行人而無失即隨事之仁矣

赤孔子云云家語云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朝閉賓王之義章圖云右第七章鄱陽朱氏曰此章不許人以仁仁以成德言

進篇  
細註由可使勇云云見先

子謂子貢云云蒙引云謂  
汝自視與回孰勝也○存  
疑云夫子此問不是尋常  
乃是深屬意子貢處蓋顏  
子在聖門是第一个人聖  
人把子貢來與他較量使  
他自看此豈是當開正以  
顏子望之也而子貢果自  
知又自屈則進道之機就  
在於此故聖人喜之所謂  
聖門自顏子以下穎悟無  
如子貢於此可見○然犀  
解云愈所造之高也首句  
是喚醒語觀子貢孰愈之  
見則知孰愈之提

對曰賜也云云講述云十  
與三非鐵定數目只是始  
終彼此借言耳因一理曉得萬理是知無不盡故曰知十因此事曉得彼事則所知有限故只曰  
二○存疑云聞一知十不是鐵定知十個十者數之終云知十者即始見終也聞一知二亦不是  
鐵定知兩個只是無執滯能得於言意之表耳○蒙引云聞一知十只是有所聞即徹頭徹尾都

對之知也○微言顧涇陽曰聞一知十無對之知也了悟也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聞一知二存  
問女與回也孰愈意陽明子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上用功故聖人問以  
啓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  
知見上故聖人嘆惜之非  
許之也○楊復所義曰以  
所聞而較所知之多寡以  
所知而較所造之優劣豈  
知回也若無若虛人也奚  
有于十而知十亦豈足以  
盡回哉賜也億則屢中人  
也每論知二即多于二亦  
豈足以言知哉此賜之論  
知徇外之知也而賜之自  
知實本體之知也不可以  
弗與也○申甫曰賜之自  
知乃德性之真知正其本  
體之一處一便可貫萬便  
可融乎二與十之迹而歸  
於一此便是一貫之學夫  
子許之乃所以提醒子貢  
使知一自勾用不必求多

心存而有其仁及私意橫生一有間斷則是心已而  
無其仁矣將以為有則有時而無將以為無則有時  
而有既不能必其有無則以不知告之○勿軒熊氏  
曰此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赤願為小相  
章互見其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  
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  
難全故夫子  
皆不許其仁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

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兩氏曰十者數之所至而言二者一之對以其彼此之相形而言顏子明睿余例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

往知來是其驗矣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朱子曰明睿所照推測而知兩句當玩味明睿所照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逐些子照去○慶源輔氏曰聞一知十不是知一件限定知得十件只是知得周徧始終無遺聞一知二亦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知得周徧始終無遺故無所不悅知得通達無所執泥故告往知來然思與睿亦非兩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物無遺照矣又曰惟是生知之聖人則全



於二與十也○夫道一而已矣無有三也無有十也一何在良知一點耿耿是也得其一矣貫萬可也何但於二亦何但於十雖有三有十與萬矣揔皆一也然則二與十與萬之名不立焉可也○象山語錄曰夫子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此又自著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坐遠曰為是尚嫌少在先生因語坐間有志者曰此說與天下士人語未必能通曉而吳君通敏如此雖諸君有茫然於此不能及也吳遜謝謂偶然○通義許白雲曰一十一二只就每事上說顏子聞事理之始即洞見底蘊皆造其極子貢但能就近推去耳一十字只是始終字○焦氏筆乘云顏子之學求之屢空而子貢以多學而識失之夫子曰女與回也孰愈欲其自反也乃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體昭著不待推廣若夫學而知之者則須居敬窮理漸漸開明固不能無淺深之異也○胡氏曰顏子之於吾言無所不說可為知十之驗子貢之告諸往而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

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

去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十中人以上之資學而

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

也吳遜謝謂偶然○通義許白雲曰一十一二只就每事上說顏子聞事理之始即洞見底蘊皆造其極子貢但能就近推去耳一十字只是始終字○焦氏筆乘云顏子之學求之屢空而子貢以多學而識失之夫子曰女與回也孰愈欲其自反也乃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然憤憤耳故夫子曰弗如也言其真不如顏子非許之也象山先生曾論此有吳君曰為是嫌少在先生甚喜之今味其言可謂妙得聖人之旨矣

終者舉一理而萬理皆通也始終字不可泥總是言其所知之盡也見道而至於一則聞一可以知十矣曾子之聞一貫子貢之聞性與天道亦庶幾哉無上智之資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也

無所不說先進篇云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告往知來學而篇云賜也始可與言詩而已告往而知來者也

可許也全重能自如意○代言云與字當是警語非嘉稱之語非與其弗如之知乃與其弗如之心從心上思知則終知從心上求知則終不知○指南云弗如也是就其言謂弗如回也吾與女

弗如也是勉其進謂吾正與女弗如也蓋惟知推測之知為有限則必能求所以進是者而心思志慮可斂而在內反而歸實矣○講述云凡人昧於自知不知求進難於自屈則不肯求進此賜

弗如之言夫子所以許其進也○存疑云上弗如是說子貢弗如顏子下吾與女弗如是說汝這

言弗如處不惟自知而又自屈所以吾深與字與許也○蒙引云言汝以為不知回汝是誠弗如也然汝既肯自以為弗如則有可進之機矣吾許汝弗如之說也○聊邪代醉編十一云包氏既

然子貢弗如復云吾與女俱弗如者所以慰子貢也曹操祭橋玄文曰仲尼無不知顏淵誼亦引此為證○按吾與女弗如也集解包氏之說

集註子貢方人憲問篇云子貢方人子曰賜也愈乎吾則不暇

生知之云云中庸云或生知之或學而知之

中人以上雍也篇云中人以上可以議上也

故既然而云云通義史氏曰俗說吾與女弗知也皆以爲夫子亦以子貢爲弗知顏子而已今觀集註故既然而云云是說上面弗知也一句又重許之一句是說吾與女弗知也一句若如俗說則又只說得然之意而不見所謂許之之意許是許其將來有進非許其聞一知二而已也其曰弗知也猶曰女誠弗知也顏回也其曰吾與女弗知也者猶曰吾許女之有進而女能自知其不知顏回而又不難於自屈也如此方說得集註然字許字意出而下文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之言方見得是許之之驗

二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宋子曰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如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知之說慶源輔氏曰自屈生於自知自知之明則不容於不自屈也且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畫故既然而又重許之於已至此夫子所以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之而已也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底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曾顏而下使用還子貢如再閱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益如此新安陳氏曰孔門穎悟莫

宰子畫云云鄒那代醉編云李漢序韓文曰有論語解十卷吾吳南濠都氏家藏古本韓文中之但其說特與今不同宰子畫寢畫將作畫宰子四科十哲安得畫寢之責○王勉父野客叢書宰子畫寢夫子譏之寢者寢室也蓋畫當居外夜當居內宰我畫居內未必留意於學故夫子譏之非謂其畫眠也游夫子之門安有畫眠之理○或問云程子謝周尹氏畫寢之說如何曰前於此者劉侍讀嘗言之矣蓋以寢爲寢室之寢而非眠寢也曰然則然乎曰以其文義推之恐其未必然也况畫居於內未有以見其又爲通聲色者邊以耽感責之則其探人之私而發揚之亦大不恕矣故范氏楊氏皆從舊說蓋知當畫而寢其怠惰自棄之罪爲顯然而可責也諸家多以朽木糞牆爲譬其質惡者亦不然也若其質之本然則亦哀矜之而已矣豈當若是其切責之乎○燃犀解云

宰子畫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乎與何誅朽許久反朽音汗與平聲下同畫寢謂當畫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鏝莫官反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新安陳氏曰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志先惰氣隨而昏則教無施處如朽木糞牆雕畫之工無施力處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淡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視其行

君子之學畫有為，有畫。

○又云臥曰寢，寢者侵也。陰侵陽也。陰陽晝夜之相待，常耳。當晝陽明用事，而受陰剝，昏然如行尸走肉。

糞土。史記評林云：糞土者，路旁土乾，無濕氣，以是塗。塗則勞而無成功。○揚明云：糞土是污穢不潔之土，不可積，是粉飾不得。

圖史合攷云：釋名云：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淮南子云：舜作室，築墻茨屋，令人皆知去，嚴穴各有室。家此其始也。○直解云：孔子責之說，凡木之堅者，然後可雕。若朽腐之木，雖欲雕刻，成文必然壞爛，豈可得而雕乎？凡牆之固者，然後可朽。若糞土之墻，雖欲飾以泥粉，必然剝落，豈可得而朽乎？譬如人必有志向學，然後可教。今予之昏惰如此，○知新日錄徐岩泉曰：予謂宰予自弃最可惜。天地間除是朽木，方不可雕。除是糞土，之牆，方不可朽也。宰予未便至此，何乃自弃不足責矣。是夫子喚醒他，不是以予為朽木糞土。

上○存疑云：可雕可朽，底人誅之，則能奮振，不可雕不可朽，雖誅之，亦不能奮振，以有為矣。故曰：於予與何誅。

傳：朽，鏝也。通義云：鏝，莫官及半二，反亦作墁，泥飾也。○圖史合攷云：釋名云：鏝謂之朽。郭璞云：泥塗也。前漢書顏師古註云：朽，所以泥飾牆也。不可朽，言內質弊壞，不可脩治也。○正義曰：李巡曰：塗一名朽，塗土之作具也。然則朽是塗之所用，因謂泥塗為朽。志氣昏云云通義許白雲曰：朽木糞墻，此志氣昏惰，不是言資質卑下，不可雕朽，是此教無所施。○摘訓云：昏字屬氣惰字屬志。

子曰始吾云云，代言云子曰，二字更端之詞，息而復起更轉一法，以責之。此二字乃記者大得精神處。○燃犀解云：子曰再言以責之。

今吾於人云云圖解云：始是往日於字作待字看。人字暗指宰予言。今對始言暗指晝寢時說。觀行是精考其實行，不輕信意於予，是為宰予晝寢而言。改是改聽言信行。○微言李東一曰：始吾於人四句俱暗指宰予不作兩件看。○甲第云：觀是稽考意，不遂信之也。改是改聽言信行之失。○存疑云：此條與上條意不相蒙。記者因宰予晝寢之事類記之，與八佾雍徹相次，一般朱子渾作一章恐未是。○燃犀解云：子曰二字非衍文，乃更端之詞，息復起，起上一鞭，無限痛切始，吾也。四句不要說壞了春秋世界言行俱是不相顧者，只是欲宰予之意。二人字皆是暗指宰予至末句方明言之。始今非兩時指目前轉念說於予與改，是欲宰我自改也。○講述云：彼其平生亦曾有篤志力行，說語今乃昏惰如此，因是而知言之不可信也。

傳：攷攷斃云云書益稷篇云：予思且攷攷，攷攷者勉力不怠之謂。○韻會云：攷說文波汲增韻勤也。通作堊，禮記表記倪焉，日有堊堊。

自棄孟子離婁上篇云：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

以志帥氣孟子公孫丑上篇云：夫志氣之帥也。○呂與叔克己銘云：志以為帥，氣為卒徒。○通義

金仁山曰：何文定曰：糞土。

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

失亦以重去聲警之也。慶源輔氏曰：宰予以言語稱於聖門，而孟子亦以為善為說辭。

然論喪則欲其短論仁則病其愚對社則失其義至此晝寢而夫子深責之且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則能言而行不逮可見矣。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

○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毗祭反而後

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

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

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

朽木諸家以為質不美之譬。朱子嘗破其說。看來只是譬。學者志不立。則學無其本。而教無所施。爾大抵人之氣體。固有強弱。而其勤怠。則在於志之立不立。志苟立。則日進於精明。雖弱而必強。志不立。則日入於昏惰。雖強而弱。是故君子為學。必先立志。此志既立。則如木有根。如牆有基。而後雕朽之功。可加矣。居然云云。詩生民篇云。居然。生子。注。居然。猶徒然。○通義。吳氏程曰。居然。安肆之意。與詩生民不同。○宴安。左傳。閔公二年云。宴安。煊毒。

傲戒。傲說文云。戒也。不息。自強。易乾卦象傳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敏於行。里仁篇云。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章圖云。右第九章。鄒陽。朱氏曰。此責弟子志氣亡惰。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根。子曰。根也。愆焉。得剛。蓋人心有一點慾。則自反不直。而氣欲然。以餒矣。必以集義為事。使心純乎理。而自反常直。內省不疚。然後浩然之氣。自此而生。不憂不惧。雖千萬人。吾往矣。○又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所謂剛。在孔門。惟顏曾可以及。此顏不幸而蚤死。而曾則尚幼。宜夫子之未見也。○知新日錄。申甫曰。剛是心之本體。有欲便為厭倒。了失其常傳之體。矣。便非剛。何待說出來。不免牽恣。沮縮。乃為非剛。○李漸菴曰。人性本直。因而逆之。則為剛。彼挾用剛之心者。欲而已矣。欲豈剛乎。學者知

之氣勝。傲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幸子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蔡氏曰。學者誠能立志。以自彊。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昏惰。苟有於晝寢。故學莫先於立志。○慶源輔氏曰。玩理以養心。則志不昏。以志而師。氣則氣不惰。志不昏。氣不惰。則有受教之地。而聖人之教可得。而施也。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朽。正以喻其志氣昏惰。而教無所施耳。聽言觀行。聖人明睿所照。不待是而後能。至誠與人。不邀於詐。故非緣此而盡疑學者。仁以體物。教人不倦。故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也。

慎於言學而篇云。敏於事。慎於言。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根。子曰。根也。愆焉。得剛。

焉於。度反。

剛。擊彊。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

申根。弟子姓名。曾。愆。多嗜。時利。愆也。多嗜。愆則不得。

為剛矣。問。愆。欲何分別。宋子曰。無心欲。○程子曰。人字。虛。有心。慾。字。實。二字亦通用。

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

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

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

欲與剛之辨可與言學矣

○李南黎曰剛者猶云仁者舉人品之成言也此句只要形容剛者地位難得而以慨嘆意發未見情思出來不可解釋剛字到根處方解釋發而言外打轉未見意○合喙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心體自強不息與天理相為運旋而不屈不撓此方是剛○微言曰剛與勇異勇就作用發舒言剛至心體言是人心清明露出一段堅凝體段自強不息是從涵養純粹中來成就堅強不屈講者字指人且虛○孫淮海曰或以申根為剛就氣質上說夫子是就他心中粉帶隱微處識破

欲焉得剛其無障曰欲下著一個心字極有意欲念結在心終身不解不比外面偶然感觸底還有個分散之日故不曰欲而曰慾○講述云慾焉得剛言有慾即非剛蓋勇不能克己力不能制私為欲所屈撓難以剛名也一說人有嗜慾而後委靡喪氣不能為剛似作兩截講恐非註中語意○李南黎云焉得剛言不能剛也非不得為剛也○張兩若曰焉得二字作不是看不可作不能看○通義許白雲曰理之明自然能勝物者謂之剛私之萌求勝於物者謂之慾剛只是勇於行義申根想是偏強好勝之人故為慾大意見事合義處勇於必行有一毫不合義處決不為○又云金仁山曰何文定曰疆毅不屈者本於有志而疆梁悍直者則氣之為爾二者自外視之均可謂之剛此疑似之難辨而根之所以得是名也及夫子斷以慾之一言則根之不得為剛斯雖然矣蓋能勝慾之謂剛屈於物之謂慾二者不容並立今謂之剛而多者慾則是其剛非真剛不過出於意氣嘔彊之為慾一牽之方且化為縲指之柔矣或人稱其剛觀其外也夫子斥其慾察其微也程子二語簡直明切固已盡此章之旨謝氏又能究其曲折進德者可以是以而樂其未至觀入者可以是以而察其所安也

堅強不屈云云蒙引云堅強不屈謂所守者固而不可撓也此與易所謂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剛字同蓋剛者純是天理不屈只為不屈撓難限說不屈於欲有欲故屈無欲則不屈不屈虛說故云根也慾焉得剛○講述云剛是純天理一私不留見之定守之固凡百利害禍福皆不足以為撓其中故曰堅強不屈

申根弟子云云揚明云姓申名根字子周魯人史記作申棠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根為棠申根申棠一人○困學紀聞七云申根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為黨家語以續為續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云云一人爾○燃犀解亦有此說末云根與棠聲近若村父之於俗父也

自古有志云云通義許白雲曰集註志字當為看此章之主有志於理義則不為物所屈無志則心逐物移及勝字揜字神字屈字最是眼目字當詳玩則剛慾之辨自明

子之未見也根之慾不可知其為入得非悻悻下頂反悻悻者乎新安陳氏曰孟子集註悻悻聲悻怒意自好自愛其身也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耳程子曰凡人有慾則不剛至大至剛之氣在養之可以至焉○朱子曰剛是堅強不屈卓然有立不為物欲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為未見○凡人纔貪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纔有些慾便被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節齋蔡氏曰范氏謂剛者天德惟無慾者乃能之神龍惟有慾是以人得求其慾而制之亦得而食之聖人無慾故天下萬物不能易也蘇氏謂有志而未免於慾者其志嘗屈於慾惟無慾者能以剛自遂其聞之師曰剛者外雖退然自守而其中不詘於慾悻悻者外雖有屈疆之貌而其中實有計較勝負之意即此便是慾聖

悻悻悻字彙曰下項切狼也又怨也

章圖云右第十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即剛德之難能而見有慾者之相反

細註孟子所謂富云云滕  
文公下篇

孟子所謂諫云云公孫丑  
上篇

所謂色厲云云陽貨篇

人觀人直從裏面觀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莊便是慾了。○胡氏曰剛則已大物小凡天下之可欲者皆不足以動之所謂伸於萬物之上是也慾則已小物大隨其意之所貪俯首下氣以求之所謂屈於萬物之下是也所以相對而相反有此則無彼也。○西山與氏曰所謂勝物者謂立志堅強不為外物所奪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動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勝物非剛暴恃氣求以勝人之謂也為物掩之謂慾言陷溺於物欲之中不能肯克如為物遮覆掩遏而不能出也。○饒峰饒氏曰悻悻只是色厲底人孟子所謂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是也此等人外面雖似剛其中心不過為名這便是自好便是慾即所謂色厲而內荏也。○厚齋馮氏曰根之剛乃血氣之剛夫子所言乃義理之剛也血氣之剛物慾得以屈之惟義理之剛則不為外物所奪。○雲

孟子論浩然氣云云公孫丑上篇

子貢曰我云云揚明云不欲指惡言無加是絕不施於人有自然意○明解云加當作施字○開心云加我指非道不堪之事說○知新日錄李九我日子貢所道便是怒之事夫子言非賜所及便道子貢不能恕何者夫子之道不過忠恕即中庸我未能一之語則夫子尚不敢以恕自居恕豈容易哉故他日子貢問終身行夫子以恕教之可見恕非子貢所及也○四書千百字眼楊見字曰不欲無加是把此身公共在天地萬物中渾然一體絕不見人我之形地位儘高了其誤問其是仁是恕意內我字欲字固重但一無字最宜著補非惟無人我相拘且無欲惡念○蒙引云子貢此言誠自然了自然者仁也仁之地位非子貢所及仁恕只是生熟之分○知新日錄姚承庵曰此但就

峰胡氏曰孟子論浩然氣曰至大至剛此天地之正氣也悻悻自好客氣也或人於申根惑其剛之似而夫子識其不剛之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宋子曰欲無加諸人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貢未到此田地而還作此言故○程子曰我不欲夫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以躐等

文有頁日書之三

三

本文看子貢之言說得太容易太自然只在「一無字」上夫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却令還學已不欲勿施於人做不必以仁恕字欺人○存疑云夫子語恕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又曰施於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這个勿字便是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之勿尚須用許多力氣正子貢所當從事者却舍了這个意思直曰無過於自任矣故夫子斥之○問舊說非女所及是夫子抑子貢然否陳豫甫曰及字惡認子貢曰欲心欲之也夫子曰及心至之也蓋曰談何容易試以身體之能到此地否蓋正是破其所不及者以期及之耳非抑之也○燃犀解云此章要得聖賢虛活激厲聲口須知我不欲是從人未加之先清我之不欲不是待知後議無知子貢原非以此自任特以所用之處與夫子相質耳夫子曰非爾所及亦是進之之詞若一過於自居一過於裁抑非語氣

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怨也怨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怨之別必列反○朱子曰此章程子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所以分仁怨者只是生熟難易之間爾熟底是仁生底是怨自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怨無計較無觀當底是仁有計較有觀當底是怨○雲峰胡氏曰本文無字是子貢說勿字是夫子說程子是借夫子說怨之事以見子貢所言之事○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章圖云右第十一章鄱陽朱氏曰此章不許人以仁不許神弓子路諸子者以其未至此心之德不許子貢者以其未能克此受之理

子貢曰夫子云云燃犀解云文章是文彩之成章凡一身威儀六經刪述皆是○高中玄曰夫子之文章夫子之雅言也於威儀何與且威儀何以言聞○揚明云文是燦然有文章是蔚然有章皆道之顯者○文林貫旨云可得是易得聞字作知字看○知新日錄徐岩泉曰夫子言語動靜故學者所共聞然文章中皆性與天道之寓此等妙處非子貢所能測故曰不可得而聞子貢在聞見上用功全不加察直待夫子語言中見之必形諸語言而後可共聞也夫子天何言哉正與此互相發不知夫子凡文章可見處在在皆性與天道豈性與天道之妙又別在文章之外耶子貢意見甚淺其學問所得盡露出來了○合喙云聞不淺淺的聞謂理會了悟之也與朝聞道之聞同文章性道本是一理而有精粗顯微之不同性與天道重與字所謂性命合一也○知新日錄錢緒山曰古之善聞道者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不聽之以心而聽之以神以言入也聽以心則言外矣然猶有得也聽以神則言與得俱忘之矣孔門獨稱顏子好學其次顏悟莫知子貢不免有所聞矣聞知二一固言也二亦無外乎言也夫子嘗病之矣訓之以弗知弗知也啓之以無言弗知也示之以上達之功弗知也進之以一貫弗知也及晚年始有所聞○講述云天道以在天言為元亨利貞性即天之所與我者以在人言為仁義禮智本是一理但以所屬而異名字未可得聞不專指性道微妙重不輕教上然所以不輕教者則以理之微妙故也○杜靜臺筆記云性與天道既謂之曰言則非絕不言也但學者智不足以及此雖有聞若無聞爾故曰不可得而聞○知新日錄袁了凡曰夫子教人博我以文又嘗曰文不在茲乎夫子之文章原不是淺淺底但有迹可尋故可得而聞若性與天道則在人生而靜以前迺靜色不到處

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賢遍反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慶源輔氏

曰威儀德之見乎容貌者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

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天子之文章曰

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

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

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

道抑後來聞孔子說曰是後來聞孔子說曰文章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

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天子罕言云云子罕篇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躐等通義

集註文章云云威儀云云

章圖程復心曰威謂可畏

者儀謂可象者文謂文字

辭謂言語夫子之文章乃

是盛德蘊於中而艷光發

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

之當理皆文也且五色錯

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

者粲然有文之謂章者蔚

然有章之謂章猶條也六

經論語之言文章皆取其

自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

墨為文於聖賢之所謂文

者蓋異矣

性者人云云通義程復心

曰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

是上面腦子上面有腦子

下面使有許多物事徹底如此如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

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此可以觀性與天道又如以天人之言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

得之則為仁義禮智之性

全在山曰躐越也等階之級也謂不歷下級而遽越上級也

至論蒙引云至論二字於

性與天道不甚體貼

章圖云右第十二章鄱陽

宋氏曰此章贊美聖人而

見其施教之序

賢遍反

慶源

輔氏

問子貢

因文章

中悟性

天

道抑

後來

聞孔

子說

曰文

章亦

是性

天道

之流

行發

見處

曰固

亦是

發見

處然

他當

初只

是理

會文

論語

卷之四

論語

卷之四



子路有聞云云揚明云有聞是聞善言善行○燃犀解云未之能行緊頂有聞乃一時纔聞而未及即行

○發明云此是畫出一箇急行之心趕趕力力惟恐有聞而行之不副不可泥實看子路之學在事故惟恐有聞頗予之學在心故語之不惰○知新日錄李九我日御史見雲劉先生云世謂子路有聞或力不從心而有未能行者非也於才聞善時豈能即便行了而子路之心已恐其聞也○存疑云所聞未能行惟恐有聞故朝焉有聞朝即行之夕焉有聞夕即行之猛勇精進務使所聞皆見於行不徒積之空聞也

細註 拳拳云云見中庸第八章

子貢問曰云云圖史合攷曰按孔文子使疾出宋朝之女而以已女孔姑妻之失也惡其如二妻而奪之失也既又以之妻於遺三失也孔姑不辭而夫其叔大叔遣不辭而妻其嫂入道是而會行矣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子以好學下問與之蓋亦隱惡揚善之意乎

心之玄妙友蠟等而無所益故罕言之論語僅有性相近一語亦已是兼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至於贊易方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方是正說性與天道亦可謂罕言矣子貢後來始得聞之而有此歎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反又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朱子曰子路不急於聞而須喫盡方好喫不盡又增加亦徒然○南軒張氏曰

有所聞而實未副勇者之所恥也唯恐有聞則其篤於躬行可知門人記此亦可謂善觀子路者矣然比之得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則未免有強力之意耳○慶源輔氏曰人之有勇多有用於非所當用者子路之勇用以力行真能用其勇矣○勿軒熊氏曰子路勇於力行而致知工夫不及所以死於孔悝之難○或曰此即子路聞斯行之之勇門人以爲弗及而著之夫子以爲兼人而退之何也雲峰胡氏曰著之者門人弗及其行之勇推敬之辭也退之者夫子恐其徒事乎行之勇陶成之術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音語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恃其天資

一惠蓋正謂此夫子取節焉下是以謂字其瑕瑜自不相掩○又表了凡日子貢之問固疑其不得為文夫子之答亦非全許其為文也看是以謂之文口氣言當時立謚之意只以是二者而謂之文耳其好學非夫子之所謂好學如顏子之類特當時之所謂好學也其下問亦必非切問近思之行夫子以當時之事就當時之意而評之○講述云文子素行即孔姓一事便可議故子貢疑之夫子非取文子但明言當時所以為文者以其勤學好問有合謚法故得此謚古者謚以尊名節以一惠言取其一節以均謚惠也文子之文亦一節之文耳○又云敏而好學孔顏亦不過此不耻下問大舜亦不過此文子能之只為一善蓋就文子之學問而言耳○知新日錄李南黎曰好學下問亦得對好學只是國政民事之間有古人所行載在典籍可法者文子能孜孜考究耳未

多怠位高者多恥下問位高自驕多恥問於卑下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嫌大計反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及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

春秋左氏傳云哀公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宋人衛大夫其姊嬖于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出宋朝之妃而妻之疾使待人誘其初妻之姊寘於穽備邑而為之一官如二妻文子

少能實效之也下問只是國政民事之間如鄉校議問閭之論草野之言文子能屈已下詞之耳未能實行之也好學則能上擬典籍之精下問則能下萃眾庶之美故謂之文行事雖無足觀而一段學問便取之此可見為政者亦重學問也

集註孔文子云云人物備考云孔文子名圉即仲叔圍丞鉏之曾孫衛之執政上卿也

細註外州杜預曰外州衛邑

集註經天緯地云云左傳云經緯天地曰文杜註經緯相錯故織成文

章圖云右第十四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推其得謚之由

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文子遂奪其女不太叔疾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奪大叔疾之軒車以獻於君恥是二者以奪妻奪軒一事為恥故出衛人立其弟遺遺疾之弟使室孔姑孔姑文子之女疾之妻也使遺室之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胡簋禮器也夏曰胡周曰簋則常學之矣甲兵之事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

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史記謚法解惟周公且太公望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為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太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各出於人名謂謚號經緯天地文道德博聞文勤學好問文慈惠愛民文愍民惠禮文賜民爵位文○朱子曰此章因論謚而發然人有善之可稱

典  
細註舜在瞽云云見書舜  
封山濬川云云見同篇

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問孔姑事如此不好便敏學好問濟得甚事曰古諡法甚寬所謂節以一善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略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敏學下問亦是他好處周禮諡只有三十八字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一般蓋人有善多者則摘其尤善者一事以為諡亦有以一善則只取其一善以為諡而隱其惡如孔文子是也惟無一善可稱而純於惡然後名曰幽厲耳○如織布絹經是直底緯是橫底經天緯地是一橫一直皆是文理故謂之文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此便是經緯天地之文○胡氏曰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天文也山嶽河海草木花卉地文也微而鳥獸蟲魚皆有文焉舜在濬璣玉衡以齊七政經天之文也封山濬川若草木鳥獸緯地之文也天文繫乎上地文陳乎下聖人處乎中而經緯之所以裁成輔相之以為用也○厚齋馮氏曰諡法之為文者六而勤學好問

其行已云云又云行已就待人接物說恭如推賢讓能不以賢智先人意似不專王容說○存疑云恭敬分言則恭是王容敬王事單言恭則該敬篤恭

而天下平是也單言敬則該恭君子修身以敬是也行已恭是王容說蓋由入起居升降進退見之一身者皆行已也夫子溫良恭儉讓恭亦是王容說事上敬不止拜跪趨走之間陳力就列乃敬之大也故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其養民也云云燃犀解云養育民生惠是愛利愛民在心利民在事如植田疇教子弟使民得安居樂業之類  
其使民云云燃犀解云使非役使乃是以義駕馭約束乎民而使不至奢修踰越也○又云以君子二字作主須切在子產相鄭國時言四其字是

居其一殆取諸此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

輔氏曰首篇釋恭為莊敬此又釋為謙遜者恭敬謙遜皆禮之端緣此下文有事上也敬故以謙遜釋恭謹恪釋敬蓋謙遜乃恭之實而於行己為切謹恪乃敬之實而於事上為宜也 惠愛利也使

民義如都鄙有章 國之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又師都建旗縣鄙建旒當時鄭國多強族分食都鄙必多侈僭故子產限之使城郭車旗章服各有尊卑也

逐節指出子產異於人處  
句句要點君子之道四段  
雖在事上見都要想心行  
已却是根本

集註子產云云人物備考  
卷二十三云公孫僑字子  
產子國之子

恭謙遜也存疑云前註解  
恭謙之恭曰莊敬此曰謙  
遜夫子師道子產臣道也  
惠愛利也講述云惠愛利  
也愛根於心利施於外

細註左傳襄公三十年  
注云積畜也者修者畏法  
故畜藏

集註數其事云云講述云  
註謂數其事而責之其所  
善者多數其事而稱之猶  
有所未至以是別文仲子  
產尚未其當蓋既已仁不  
仁三不知他善何用既有  
四君子之道即有未至亦  
小失也大都文仲安能及  
子產

章圖云右第十五章鄱陽  
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  
稱其可數之善

上下有服

通考仁山金氏曰謂使貴賤衣冠各有等  
級不得踰後當時鄭國衣冠踰制者藏而

不敢服故有取  
我衣冠之類  
田有封洫  
忽域反通考仁山金氏曰  
封疆溝洫此水陸之路所

以限井田之界當時井田制壞漸有開阡陌相侵越  
兼弁之患故使民封土為疆通水為洫以正經界正  
侵并復田制一時使民力為之所以  
有作封洫之譏有取我田疇之謗  
盧井有伍之類

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

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盧井有伍杜氏註國都及邊  
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封疆也  
洫溝也盧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朱子曰有

章是有章程條法有服是貴賤衣冠各有制度鄭國  
人謂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楮之是子產為  
國時衣服有定制不敢著底皆收之囊中故曰取而  
楮之又曰有章是下都下鄙各有規矩有服是衣冠

服用皆有等級高卑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  
及使民則義惠與義相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  
于寬就都鄙有章處見得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  
○或問四者亦有序乎曰行已恭則其事上非有容  
悅之私而能敬矣惠於民而後使之以義則民雖勞  
而不怨矣○新安陳氏曰事上之敬即行已之恭之  
所推使民之義又所以濟其養民之惠也通考仁山  
金氏曰盧田間民舍井九夫為井所謂夫三為居三  
居為井伍蓋五家為伍使之相親相愛鄉田同井使  
之相友相助而其中間有罪奇邪則相及慶賞則相  
共以此節觀之子產治國之才非當世  
所可及然則稱之亦聖人待衰世之意  
○吳氏曰數  
上聲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  
下同

三不知者三是也  
張氏存中曰左傳文公三年秋  
八月丁卯大雩于太廟躋僖公

細註夏父弗忌夏父弗忌為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

立謗政作云云見左傳昭公六年杜預註云立謗政即作丘賦在四年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又云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同昭公四年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蠶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杜註曰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漢書刑法志云子產相鄭而鑄刑書鑄刑法於鼎晉叔嚮非之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辟法也叔世言晚世也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孟康曰謂夏殷周亂政所制三辟也將以誅民不亦難乎

孟子所謂惠云云見孟子離婁下篇○曰晏平仲云云燃犀解云善交是能全交道便無隆薄密疎之際人字包得廣久是自始至終敬是不驕不狹兼禮貌之隆誠意之結○微言孫淮海曰平仲沮夫子尼溪之封而夫子猶稱其久交之善可見聖人之量真同天地○知新日錄李南黎曰晏平仲不知仲尼而仲尼稱其善交何也曰稱之中寓不足之意也交而敬之此一介士之交也平仲為大夫執國政固能富貴人矣夫子蓋謂其交雖久僅能敬而已孟子稱晉平公之於亥唐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然非王公之尊賢是夫子之稱平仲也○又黃葵峰曰只據久而能敬見其善與人交不必又推進一步謂能敬乃能全其交而謂之善也蓋能敬自是能全其交若敬衰狎侮自是不能全其交矣○鍾會曰凡

逆祀也僖是閔兄嘗為臣位應在下今躋居閔主故

曰逆祀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辰禽桡下惠也文仲知其賢而使在下位不與立于朝也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絕來遊而廢之妾織蒲以蒲為席是與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謂居祭之室而山節藻梲也有其器無其位故曰虛縱逆祀聽夏父弗忌齊禧公祀爰居爰居海鳥也三不知也又按家語顏回篇曰置六關王肅云六關關各曾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客故為不仁傳曰廢六關未知孰是姑併錄之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厚齋馮

其立謗政作兵賦制參辟鑄刑書言其所未盡者誠多也自春秋之時言之知君子之道者誠寡也聖人之言褒不溢美貶不溢惡稱其所長之多而所短自不能掩爾○雲峰胡氏曰集註於使民義獨跡其實而言者子產為政三年與人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植之及其卒也孔子聞之曰古之遺愛也先儒云子產精神全在義字上夫民之所以頌之夫子所以取之者以其惠而能義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為政姑指濟入一事而言爾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南軒張氏曰聖人論豫之六一介于石不瀆為知幾蓋交道易以陵夷非正其志者莫之能守也交久而敬不衰亦可謂善矣聖人於人雖下善

孟子所謂惠云云見孟子離婁下篇

論語九

人之結交多初隆而後薄  
始密而終疎斯何故也皆  
由交情不發神氣以一時  
之術取倉卒之利財勢既  
衰疏薄由生

**集註**晏平仲史記列傳第  
一有晏平仲傳○徐氏筆  
精要嬰謚平仲朱註不詳  
入交久則云云講述云交  
久敬衰有二意一謂久則  
易狎而禮貌簡蕪一謂久  
則易厭而情意懈怠惟始  
終其禮不蕪其意不懈是  
久而敬也

**章圖**云右第十六章鄒陽  
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  
見其交友之道

**子曰臧文仲云云**燃犀解  
云山節是刻山於室之柱

頭斗拱上象龜之譚藻稅是畫水草於室之梁上短柱象龜之潔○微言王觀濤曰龜能知未來  
吉凶故事之欲為趨避計耳大夫持身謀國不能自決行止乃聽於真寘之龜故曰不知民義是  
朱傳添出何如其智猶云是何等樣智語亦疑刺○疏云山節藻稅此是天子廟飾而文仲僭為

之故言其奢侈○存疑云臧文仲當時以知稱夫子言此微顯闡幽之意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  
大夫聖人言此所以垂教也○知新日錄李南黎曰文仲當時亦有稱其智者故夫子貶之不知  
非在山節上只居蔡字便見了家不藏龜即一龜之微而朝廷之名分紀綱係焉平仲只為趨  
福避禍之故遂事龜之崇  
重一至於此是其心蔽於  
禍福之和而不知有名分  
紀綱大道理此不知之大  
者如何而稱之曰知哉○  
講述云知所務之謂智文  
仲諂瀆鬼神必不務民義  
是當務者不務不當務者  
反務之失其是非之本心  
矣故不得為智矣○又云  
山節藻稅又盡飾以崇重  
之是一心只倚著鬼神以  
希福其惑可知故直斥其  
不智

**集註**臧文仲人物備考卷  
二十云臧文仲哀伯之孫  
也文仲之父伯氏鉗不顯  
文仲嗣世為大夫  
**蔡大龜也**疏云漢書食貨

必錄天地之心也○勉齋黃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可  
不敬乎攝以威儀相勸以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  
道矣惟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拍肩執袂以為  
氣合酒食遊戲相徵逐以為生死不相背負未有能  
全交者也夫子美平仲之善交友之道盡於此矣○  
**葉氏**少蘊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  
此○**新安陳氏**曰常人之交初則敬久則玩久而玩  
必不能全交久而不替初心之敬所以為善交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其知也**  
稅章悅及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  
魯孝公生僖伯疆字  
子臧辰其曾孫謚文居

**猶藏也蔡大龜也**  
古註蔡國君之守龜出蔡  
地因以為名長尺有二寸節柱頭

**斗拱也藻水草名稅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

而刻山於節畫俗作藻於稅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  
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  
傳所謂作虛器節此事也  
采子曰卜筮事聖人固欲  
人信之然藏龜須自有合  
當處今乃如此是他心感於鬼神一向倒在卜筮上  
了安得為知古說他僭若是僭便是不仁了今只主  
不知言大夫不藏龜於家乃因立此說臧文仲在當  
時人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見他不是處便見得聖  
人微顯闡幽處○南軒張氏曰所貴乎知者為其明  
見理之是非也方其時世俗以卜筮為知故於文仲  
有惑焉夫子明之使人知夫所謂知者在此而不在  
彼也○新安陳氏曰不務民義本文無此意然諂瀆  
鬼神者必不務民義務民義者必不諂瀆鬼神二者  
常相關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

蔡大龜也疏云漢書食貨

志云元龜為蔡家語稱漆  
雕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  
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  
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  
兆是大蔡為大龜蔡是龜  
之名耳鄭玄包咸皆云出  
蔡地因以為名未知孰是  
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  
為寶故知此龜長尺二寸  
此國君之守龜臧氏為大  
夫而居之故云楷也  
耳楷增韻作棋棋爾雅  
云枰大者謂之棋枰註云  
檟也○韻會云棋古勇切  
棋枰又枰字註云枰棋也  
枰上方斗

不務民義云云雅也篇云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  
敬鬼神而遠之

春秋傳云云見左傳文公三年○疏云左傳仲尼謂之作虛器言有其器無其位故曰虛也  
章圖云右第十七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譏其用心之惑  
子張問曰云云然犀解云三仕三次罷做令尹無喜色不以得官為喜三仕三次罷去之字指令

尹無喜色不以去官為憂  
何如頂上事來疑子文是仁  
○摘訓云未知是疑之辭焉得仁又是斷之辭當作兩意看○  
微言高中玄曰仁在心上看不在事迹上看着子張未識仁體乃以事迹而信其心耳○存疑云子  
文之思多在舊政告新上  
三仕三已不喜怒亦不得  
見聖人舉其甚者言也  
○今尹官名正義云令  
尹宰也周禮六卿大宰為  
長遂以宰為上卿之號楚  
臣令尹為長從他國之言  
或亦謂之宰左傳云為敖  
為宰是也令善也尹正也  
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  
多以尹為名比其取其正直  
也  
子文姓云云人物  
備考卷二十五云闞穀於  
菟字子文伯比之子也

謂知矣朱子蓋即答樊遲  
問知之意以斷臧文仲歟  
長安山節藻稅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  
人

知宜矣宋子曰三不知皆是誼讀鬼神之事○國語  
曾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  
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  
以為神故命人祭之  
○張子曰張子名載字子  
厚號橫渠先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  
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  
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  
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闞名穀叔口於  
反

音菟音徒○左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於郟音云生  
鳥闞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郟淫於郟子之女  
伯比私淫之生子文焉郟夫人使棄諸夢中夢首蒙  
又如字澤名也虎乳之郟子時見之懼而歸夫人以  
告言其女私通伯比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  
虎於菟故命之曰闞穀於菟以其女妻去聲伯比實  
為令尹其為人喜怒不形物我無間去  
聲知有其國  
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勉齋黃氏  
曰喜怒不  
形釋三仕三已無喜慍物我無間釋舊政生  
新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通釋上兩節然其所  
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  
無以欲之私也通考仁山金氏曰左氏莊公二十二年  
楚申公闞班殺子元闞穀於菟為令

楚申公闞班殺子元闞穀於菟為令

細註成得臣杜預註云成得臣子玉也

尹至禧公二十三年子玉為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為呂臣為令尹三十三年子玉為令尹其後子文之死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則是卒又為令尹也卒而子文繼之三仕三已別無所考子玉之為令尹也子文先為之治兵而子玉復治之子玉死為呂臣為令尹其後子玉又為令尹子玉呂臣子玉之間子文太宰執其政以代其缺又曰左氏禧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於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為杜氏謂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為賈曰子之傳政於子玉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按此傳政之說亦舊政告新之證但子文之傳政子玉乃以令尹賞戰功城濮之役又重其事權以行此所以啓子玉好戰而致

霍子弒齊云云燃犀解云下殺上曰弒猶吾人夫崔子只以君弱臣強言都是道風聲氣習非弒君○文林貫曰云清拔潔身去亂仁矣乎亦是據逆信心未知亦指心言就義理利害上說○蒙引云據弄馬十乘亂邦不君以說得清硬下仁字不得說使其所以去亂者皆出於義理之當然而脫然無所繫非有不得已於利害之故者亦仁矣故只曰未知非斷其不仁也其曰焉得仁亦曰據其事如此亦未便見得是仁耳

敗也其他事蓋可想矣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問或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程子曰此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于之忠見得特便是仁也○問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惻怛便可謂之仁否采子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只緣他本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劫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取通考張氏師曾曰未知焉得仁當為二句集註於令尹子文始之以未知終之以未許於陳文子始之以未知而終之以不許各為兩節且又有輕重於其間必讀作二句然後文義方通而得集註之意

霍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



**集註**崔子人物備考卷四  
十叛逆傳云崔武子標崔  
公族也丁公適子季子食  
采於崔其後以臣為氏  
齊君莊公燃犀解云齊君  
莊公名光靈公子  
陳文子人物備考二一六  
云陳文子名須無敬仲之  
後也

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二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  
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去  
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直呂反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

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通考石山金氏曰四馬

乘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甸出車一乘共駕一車因以四匹為則十乘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違去也文子

潔身去亂不使被逆之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

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

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

其仁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

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

姜而美遂取之莊公通焉駮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

入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

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怒公又以其間謂代晉也問晉之難

而代之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問公

鞭待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問公何公問踰五

月莒子朝于齊申戊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

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氏入于室與崔

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眾

**細註**問崔子杜注云問疾  
入閉門注為崔子閉公也  
不能聽命注云不能親聽  
公命也

不謂命也

人問曰

集註子張不識仁云云高

中女曰問子張未識仁體以其小者信其大者何如曰仁與忠清不可以大小論蓋仁乃心德而忠清則事迹之可見者也若能純乎理而無私心則忠清即是仁不然亦只是忠清而已故云只在心上看不在事迹上看子非不識仁體乃以事跡而信其心耳非可謂以忠清之小者而信仁之大者也仁無大小苟純乎理更小可以為仁苟不純乎理更大不可以為仁故有至小之仁有至大之忠清曰仁體何如曰知過可以觀仁而忠清未可以知仁則知仁矣應微矣哉

其仁也

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憲問克云云憲問篇云克伐怨欲不行可謂仁子曰可以為難也仁則吾不知微子箕子云云微子篇云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求仁得仁述而篇云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論語五

反將侯反有淫者不知二命于救行夜言得淫

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

隊與墜同

愚聞之師曰當聲理而無私心則仁矣

朱子曰有人事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入無私心而處事又未必當於理惟仁者內無私心而外之處事又當於理須表裏心事一皆純乎天理而無毫毫之私乃可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去聲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

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

荀子不苟篇曰君子行不貴苟難遂以小者小善

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

細讀也仁云云此篇第四章云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屬憎於人不知其仁也孟武伯云云又第七章云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

章不知其仁武伯問子路仁乎後篇仁則吾不知

之語憲問克伐并與三仁微子箕夷齊之事得仁觀

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問陳文子之清

使聖人為之則是仁否程子曰不然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

者正以其事雖可觀而其本心或有不然而也子文三仕三已略無喜愠盡以舊政告之新尹文子有馬十

乘棄之如敝屣然此豈是易事後人因孔子不許之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為未足道此却不可須當思二

子所為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如何便見得二子不可及及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

是就心上說比干夷齊是有本底忠清衷裏有仁

二子之忠清只喚做忠清。○問子文文子之事。程子謂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者何也。南軒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爲此事只得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忠曰清而止矣。仁則未可知也。在聖人事或有類此者。以其事言亦只得謂之忠清。然而所以然者。則亦不妨其爲仁也。如伯夷之事。雖以清見之。亦何害其爲仁乎。○胡氏曰。不知其仁。謂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也。仁則吾不知。謂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克伐怨欲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殷有三仁。謂三人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夷齊之仁。謂皆求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也。夫全體者無虧欠也。不息者無間斷也。至於外若無虧欠間斷。而中之私意根萌。猶在焉。亦不得謂之仁。必其見於事者。皆當於理。而發於心者。皆無所私。然後可以謂之仁也。○雙峰饒氏曰。論語言仁。有以德言者。

有以事言者。如雍也。仁而不佞。問子路仁乎。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難。皆是以德言。子文文子未知焉。得仁。夷齊求仁得仁。殷有三仁。皆是以事言。以德言非全體而不息。不足以當之。以事言則須當理而無私心。乃可以當之。顏子於仁。可言全體。仲弓便不可謂之全體。顏子三月不違。庶幾久而不息。日月至焉。能至而不能久。不可謂之不息。夷齊三仁。事當理而心無私。故皆可謂之仁。子文文子之事。非特心未能無私。而事亦不當理。何以得爲仁乎。○程氏復心曰。全體不息。大段從體上說來。當理無私。大段從用上說來。全體不息。是盡仁之實。當理無私。是求仁之要。子路冉求。文子子文。一偏之性。事偶當乎理者也。不可以外著之似。而許其仁也。仁體乎事。事當乎理。固可因用以見其體之該。惟即理而理無不在也。仁根於心。心雜乎私。不可以用而許其仁之全。情出於氣。而氣或有偏也。孔子罕言仁。亦不輕許人以仁。其

傳註猗夏書舜典云蠻夷  
猾夏○焦氏筆乘云猾無  
骨入虎口虎不能嚼處虎  
腹中自內嚼之書云蠻夷  
猾夏取此義

罕言也欲求之事物之實而不虛慕其仁之名也其  
不輕許也不因其事為之小而遂與其仁之大也知  
此可以知心德之全矣○涂潛生曰忠者未必仁也  
而仁者未必不忠清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必不清  
忠與清皆仁中之一事心能全此仁則忠與清在其  
中子文文子之事未知其果當於理而真無私心故  
不許其仁者以其出於一時之勉強耳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  
所謀者無非猗王猾夏之事左傳莊公三十年  
關穀於菟為令尹僖公三十三年楚成得臣伐陳取  
焦夷子文以為功使子玉為令尹子文為令尹凡二  
十八年注杜氏曰按莊公三十年楚成王立九年矣  
僖公二十三年即成王之三十六年也楚自武王二  
十七年僭稱王魯桓公之八年也武王五十一年卒  
子文王立文王十三年卒子堵敖立堵敖五年卒弟

細註回縛衡壁杜註云縛  
手於後唯見其面以壁為  
縛手縛故衡之

成王立僖公元年楚成王之十四年也楚伐鄭鄭即  
齊故也五年楚鬬穀於菟滅弦六年楚子圍許許男  
面縛御壁乃釋之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五年楚人伐  
隨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  
隨取成而還二十一年宋人以為鹿上之盟以求諸  
侯於楚楚人許之諸侯會宋公于孟楚執宋公以伐  
宋已而釋之二十二年楚人伐宋宋公及楚人戰于  
泓宋師敗績公傷股明年宋襄公死二十三年楚師  
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此僭王猾夏之事也通考仁山  
金氏曰楚自熊通僭號是為楚武王至魯莊公三十  
年子文為令尹僖元年楚人伐鄭與齊桓公爭諸侯  
連年侵伐於是齊為陽穀之會僖之四年齊桓有次  
涇之師雖受盟於召陵而明年子文身有滅弦之師  
以據江黃道桓又明年楚人圍許與齊桓公爭鄭僖  
之十年伐黃明年滅之十五年伐徐齊桓公救徐  
而楚卒敗徐於婁林及齊桓公卒僖之二十年子文

章圖云右第十八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不許以仁仁以事言以其存心未必公處事未必當

身有伐隨之師以爭漢東諸侯二十一年宋襄公為孟之會而楚執宋公以伐宋又明年敗宋師于泓取鄭二姬以歸子文無諫也二十三年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而子文以令尹賞之及晉文公立而楚伐宋伐齊子文又重子玉之權以遺之卒以致敗然猶爭霸不已凡此皆僭王猶夏之事宋子云如管仲三歸反地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子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  
**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上不能規正莊公次不能諫 **能諫** 行弒逆 **通考** 仁山

金氏曰崔杼之弒君申鮮虞責問丘嬰曰君昏不能正危不能救死不能死申鮮虞尚以責嬰况陳文子為大夫其不能正又不數歲而復扶又反於齊焉左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 **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

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謀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注杜氏曰按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弒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二十七年文子有弭兵之說則文子自出奔復反於齊凡二年 **通考** 仁山金氏曰 陳文子出入皆不見於春秋襄公二十五年經書齊崔杼弒其君光不書陳須無出奔二十七年宋向戌弭諸侯之兵齊人弗許陳文子請許之其六月齊慶封陳須無皆至會則是崔子弒君之三年文子已復反於齊預其大政而傳不明言其反也其九月崔氏內亂慶封為杼攻崔氏盡俘其家杼至無所歸繼而死傳不言陳文子與謀與否三十八年文子又主朝晉之謀其冬文子父子始與謀攻慶氏于朝須無以公歸慶封奔吳齊盡召群公子改殯莊公尸崔杼于市焉其後文子卒其子無字用事 **則其不仁亦可見** 至其孫乞厚施於國至桓弒簡公

矣。宋子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仕於蠻荆，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止其獨夏之心，至於滅弦，伐隨之事，至乃以身為之，而不知其為罪。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禦亂，又不能先事而察，身至於篡弒之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者，平日之所為止於如此，其不得為仁也明矣。然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雖不輕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之，則於仁之理，與人之所以得是名者，庶幾其可默識乎。○雲峰胡氏曰：子文知有楚而不知有周，以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已而不知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新安陳氏曰：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未知焉得仁，而朱子直

季文子三思云云，然犀解云：全是為魯說曾事之壞，由于孤疑，而不振。夫子問季文子三思遺事，而斷之。○又云：三思是再三抽繹之謂，非指三次。只是利害橫於胸中，所以不決。○蒙引云：三思者，思已審而復展轉，思之無已，非謂三次思量為三思。○存疑云：再斯可矣，方其理之未得也，存

細而思，而得之，是一思也。既又平心易氣，再加仔細商量，與初聞所思，底無異。道是當道，便是再思。若再思與初頭所思，底不同，便須再思。商量則那再思，底是一思。第三商量，底乃是再思也。○又云：蒙引曰：此亦樂言，若理明，底人便思三四番，亦不到得私意起。若魯鈍人思一二番，大得到三四番始得，亦不可知。然而多思的人，大率流入私意者多。此發聖人言外之意，愚謂聖人此語，特為中人言耳。○通義詳

白雲曰：此章當用格物工夫，在思之前，理既明，則所思可善。若未明理，再思也未合理。百思也未合理。聖人只就文子上斷其思之過，而格物之道自然見於言外。○知新日錄：高中玄曰：季文子蓋多慮多疑，不能自決，每事必三思而行。故夫子譏之。耳曰：思至於再，果皆可遂行乎？曰：聖人之教，因人而施，由也兼人，則教以父兄在求也，退則教以聞斯行之。文子不患

斷其為不仁，蓋本章外，究竟到底之斷案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去聲。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

去聲。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左傳：文公六年，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杜注：聞晉侯病，故既而晉襄公果卒。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宋子曰：不

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入之以義制

論語五

論語五

論語五



故用此意補之唯窮理則能思思則必中既中便果斷行之窮理有未思之前果斷在再思之後

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譏其慮事之過

子曰甯武子云云燃犀解

云武子未嘗任文有道無道俱是成公時有道不是君明臣良只國家無事時知是能以明哲運用出來

○文林貫旨云有道是世治

解云無道是晉文外構元咺內爭愚就無道不避似不識利害的人

○文林貫旨云邦無道是世亂

○游立軒說筌云智字乃是發舒自見之意非行所無事之謂也

五月林日註中無事可見句是說他可及未是正說智處凡其立朝居官事上接下通達明透處方是智

可不息况未至此豈可不熟思耶故以再思為眾人之通法蓋至此則息已熟而事可決過則惑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

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笑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衛侯聞楚師敗楚成王與晉文公戰于城濮衛地也楚師敗績懼出奔楚初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弗許晉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聞楚敗出居襄牛衛地以避晉而遂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使攝君事以受盟于踐土

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晉待夷叔即叔武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甯俞時從衛侯在外故與衛人盟衛侯先期入甯子先先欲安衛國人長祥音臧守門以為使去聲也與之乘而入長祥

之謂也如文公四年經書衛使甯俞來聘湛露彤弓

卷之四

三十九



之對何其明也諸如此類皆可言智

集註審武子人物備考二十一云審武子衛大夫名俞莊子之子也

公云云文公名燬戴公弟也成公名鄭文公弟也或曰文公子○圖史合攷云按武子事皆在成公之時古者公族世為大夫父死子繼審武子莊子子成公初莊子會盟於向至三年武子始盟宛僕則武子未嘗事文公也朱註云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誤也 盡心竭力孟子梁惠王上篇云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 卒保其身云云存疑云聖人此言所重在邦無道則愚上不可及意慮全在卒保其身以濟其君上人臣犯難濟君於君未必能濟且或至喪其身武子之愚却能濟君而保其身此所以不可及也 王子虎王子虎王卿士 王庭杜註踐土宮之庭角時從成公在外

獸犬走出註手射武故 謂不服討衛許也

集註能沈晦云云表了凡日不韜光則不能濟變不沈晦則不能免患○知新曰錄盧未人曰古之豪傑善自韜晦以濟大事如留侯之為韜梁公之為唐皆不可及之愚也彼陳審王允非不烈然而死惟不能為武子之愚故徒殺其身而其國之難君子有遺議

與甯子共載而入國公子歇犬華仲前驅

華去聲二子並衛大夫衛侯遂驅掩甯子未備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提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云聲之股而哭之歇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冬食于溫許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其廉反甯子為坐坐獄為坐王榮為木土浴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故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藁體焉藁音託衣囊也體音旃糜也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已職言其忠至所慮者深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環衛公子適也○僖公二十年夏晉侯使鑿行醜衛侯行鑿各晉文欲殺衛侯而罪不至死故使鑿因浴疾而加醜毒甯俞貨鑿甯子視衛侯衣食之

元咺出奔注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逃之 與元咺訟爭殺叔武事 深室註別為囚室也

得鑿謀乃以貨賂鑿使薄其醜公為云聲之請魯僖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鼓與珪同二主相合曰珪王許之襄王許之秋乃釋衛侯杜氏曰按左氏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六年即位成公元年也經稱公會衛甯速盟于向甯速莊子也則莊子嘗速事成公矣至僖公二十八年傳稱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僕武子名俞速之子即成公即位之三年也以此考之甯莊子當死于成公三年左右而後子俞為大夫則武子未嘗事文公集註謂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與此少異 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 新安陳氏曰宋子謂其不避艱險程子以為能沈晦亦有不當愚者者蓋於艱險中能沈晦非避事也 比干是也 宋子曰邦無道時全身退聽人皆能之武子不全身退聽却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

焉程子以沈晦免患為愚故謂比干不當愚○蒙引云在朱子則以盡心盡力不避艱險為愚以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為其愚之不可及也此正意也在程子則以沈晦為愚以免禍為不可及也意與朱子不同故在圈外

比于是也史記微子世家云商紂為淫泆親戚箕子諫而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為奴王子比干亦紂之親戚也見其子諫不聽而為奴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殺比干剖視其心章圖云右第二十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稱其用晦之能

細章 南容不廢云云見公冶長篇

去且不表著其能所以為愚不可及也又曰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却與尋常無干涉底人不同○成公失國若智巧之士必且隱避不肯出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懇惻不避艱險却能擺脫禍患卒得兩全非能沈晦何以致此若比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却似箇愚底人但愚得來好若使他人處之縱免禍患不失於此必失於彼○他人於邦無道時要正救者不免禍患要避患者又却偷安若武子之愚既能韜晦以免患又自處不失其正此所以不可及○問甯武子世臣他人不必如此曰然又看事如何若羈旅之臣見幾先去則可若事已爾又豈可去此事最難當權其輕重○雲峰胡氏曰武子於衛為公族比干於紂為父族皆與國存亡者也特衛成公之患在外欲免之非沈晦不可紂之惡在已不諫之而諉於沈晦亦不可程子所謂亦有不當愚者最見時中之義○新安陳氏曰以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及稱南容不廢

免刑戮遺伯玉任卷八等例之則有道而知寔是發歸以自見無道則愚當是韜晦而無為今證以武子之時與事無事可見及謂之知盡忠濟難及謂之愚何也蓋處有道而安常者易處無道而濟變者難武子當文公時安常處順知者行所無事此可及之知也當成公之失國國家多事而能竭忠冒險保身全君此知者所避而不敢為乃若愚而冒為之非真愚也柳子厚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知而為愚者也不得為真愚是也編者仁山金氏曰愚謂迹之似愚也患難不巧避沈晦不招禍而能委曲以濟君此其不可及也程子此段又是章外之意蓋比干是王族少師甯武子是九世公族邦無道之時皆當正救維持甯武子以沈晦維持迄能有濟而且免患但衛侯出又始終以亂亦是甯武子欠正救之功不無失諫之過若文公不禮重耳之時甯武子已自失諫文公昔華從楚又失諫其疑叔武又失諫已盟而疑先期而入又失諫

卷八 命五

子在陳曰云云 文林貫旨

云在陳是絕糧時歸指歸  
魯言二與字是嘆詞○直  
解云當是卿黨○合喙云  
脫略凡近之謂簡狂者自  
然簡只重狂字狂者胸次  
高明直以古自期待○  
知新日錄黃葵峰曰狂簡  
非如今狂妄簡傲之謂也  
是乃志向遠大而不局於  
近小質任真率而不屑為  
繁瑣者狂簡只是狂者自  
然簡也凡磊落底人決無  
瑣碎繁擾之行非以簡對  
狂作兩樣人也○尤西川  
曰狂簡之簡非略於事世  
味淡泊於事自簡若略於  
事是廢事也孔子何以取  
之既略於事何謂斐然成  
章○微言王宇泰曰狂簡是病斐然成章是稱其美○王觀濤曰狂者志大自有一段高軒朗處  
與卑瑣者自不同故曰章成章即成其為狂也○圖解云斐然是形容不事文采自有一段高軒朗處  
彰可觀成章是高明廣大胞襟自成一個片段即就在簡骨子上看不是外求章采所謂簡而文

也○微言姚承庵曰裁者因其廣大使盡精微因其高明使道中庸所以一字當味○燃犀解云  
裁是裁過高以就中正也○日錄徐岩泉曰成章是錦綺全體裁之是裁前制成衣服可穿著群  
賢造詣須經夫子手段過若未裁聖人成就後學之心終是不盡故欲歸而裁之○文林貫旨云  
不知二字就小子自昧說  
○合喙云所以字要深味  
辟一正錦綺燦然可觀不  
曾裁製成衣服可穿著惟  
小子不知自裁此夫子所  
以欲歸而裁之也○沈蛟  
門云不知裁就小子身上  
說未補出孔子歸與之意  
○夏古清曰不知所裁當  
就夫子自家說言吾黨之  
狂簡如此吾乃不知所以  
裁之於是思歸之意

其再入也賂殺元咺及子瑕又失諫夫君無道而不  
諫但務沈默以兩全之雖不可及然君子濟世一以  
愚為尚亦有所不當者故又  
出此干一條以補此章之意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  
子凡三至陳有匡人之難友衛再適陳蓋經宋越之  
難主司城貞子家后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  
巢楚昭將用孔子于西止之會卒三則又自葉及適  
陳在陳久之反衛明年即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  
在陳之時明年即歸魯此章當連後篇  
中行章及孟子末篇觀之則意極明備  
吾黨小子指

其再入也賂殺元咺及子瑕又失諫夫君無道而不  
諫但務沈默以兩全之雖不可及然君子濟世一以  
愚為尚亦有所不當者故又  
出此干一條以補此章之意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  
子凡三至陳有匡人之難友衛再適陳蓋經宋越之  
難主司城貞子家后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  
巢楚昭將用孔子于西止之會卒三則又自葉及適  
陳在陳久之反衛明年即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  
在陳之時明年即歸魯此章當連後篇  
中行章及孟子末篇觀之則意極明備  
吾黨小子指

其再入也賂殺元咺及子瑕又失諫夫君無道而不  
諫但務沈默以兩全之雖不可及然君子濟世一以  
愚為尚亦有所不當者故又  
出此干一條以補此章之意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  
子凡三至陳有匡人之難友衛再適陳蓋經宋越之  
難主司城貞子家后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  
巢楚昭將用孔子于西止之會卒三則又自葉及適  
陳在陳久之反衛明年即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  
在陳之時明年即歸魯此章當連後篇  
中行章及孟子末篇觀之則意極明備  
吾黨小子指

其再入也賂殺元咺及子瑕又失諫夫君無道而不  
諫但務沈默以兩全之雖不可及然君子濟世一以  
愚為尚亦有所不當者故又  
出此干一條以補此章之意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  
子凡三至陳有匡人之難友衛再適陳蓋經宋越之  
難主司城貞子家后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  
巢楚昭將用孔子于西止之會卒三則又自葉及適  
陳在陳久之反衛明年即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  
在陳之時明年即歸魯此章當連後篇  
中行章及孟子末篇觀之則意極明備  
吾黨小子指

其在陳曰云云

其再入也賂殺元咺及子瑕又失諫夫君無道而不  
諫但務沈默以兩全之雖不可及然君子濟世一以  
愚為尚亦有所不當者故又  
出此干一條以補此章之意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  
子凡三至陳有匡人之難友衛再適陳蓋經宋越之  
難主司城貞子家后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  
巢楚昭將用孔子于西止之會卒三則又自葉及適  
陳在陳久之反衛明年即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  
在陳之時明年即歸魯此章當連後篇  
中行章及孟子末篇觀之則意極明備  
吾黨小子指

其再入也賂殺元咺及子瑕又失諫夫君無道而不  
諫但務沈默以兩全之雖不可及然君子濟世一以  
愚為尚亦有所不當者故又  
出此干一條以補此章之意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  
子凡三至陳有匡人之難友衛再適陳蓋經宋越之  
難主司城貞子家后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  
巢楚昭將用孔子于西止之會卒三則又自葉及適  
陳在陳久之反衛明年即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  
在陳之時明年即歸魯此章當連後篇  
中行章及孟子末篇觀之則意極明備  
吾黨小子指

其再入也賂殺元咺及子瑕又失諫夫君無道而不  
諫但務沈默以兩全之雖不可及然君子濟世一以  
愚為尚亦有所不當者故又  
出此干一條以補此章之意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  
子凡三至陳有匡人之難友衛再適陳蓋經宋越之  
難主司城貞子家后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  
巢楚昭將用孔子于西止之會卒三則又自葉及適  
陳在陳久之反衛明年即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  
在陳之時明年即歸魯此章當連後篇  
中行章及孟子末篇觀之則意極明備  
吾黨小子指

其再入也賂殺元咺及子瑕又失諫夫君無道而不  
諫但務沈默以兩全之雖不可及然君子濟世一以  
愚為尚亦有所不當者故又  
出此干一條以補此章之意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  
子凡三至陳有匡人之難友衛再適陳蓋經宋越之  
難主司城貞子家后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  
巢楚昭將用孔子于西止之會卒三則又自葉及適  
陳在陳久之反衛明年即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  
在陳之時明年即歸魯此章當連後篇  
中行章及孟子末篇觀之則意極明備  
吾黨小子指

其再入也賂殺元咺及子瑕又失諫夫君無道而不  
諫但務沈默以兩全之雖不可及然君子濟世一以  
愚為尚亦有所不當者故又  
出此干一條以補此章之意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  
子凡三至陳有匡人之難友衛再適陳蓋經宋越之  
難主司城貞子家后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  
巢楚昭將用孔子于西止之會卒三則又自葉及適  
陳在陳久之反衛明年即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  
在陳之時明年即歸魯此章當連後篇  
中行章及孟子末篇觀之則意極明備  
吾黨小子指

其在陳曰云云

其在陳曰云云

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在  
環乎狂者進取狃者有所  
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  
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國陷於異端云云通義程  
復心曰狂士過中失正之  
弊鮮有不陷異端者如孟  
之反不伐是能操無欲上  
入之心者矣然一過中不  
幾於老氏之所謂不為天  
下先者乎于桑尸之死琴  
張吊其喪而歌是不以死  
生芥蒂其心者矣然一失  
正不幾於釋氏之所謂無  
生無滅者乎此夫子所以  
欲裁之也然嘗想夫子此  
時顏子已死曾子尚幼故  
思及此後來曾子于思得  
傳皆是以中行之質狂者  
立志雖高然被他生得氣質偏了不肯就中故終不濟事

這箇道理成箇物事不是半上落下故聖人雖謂其  
狂簡不知所裁然亦取其成三箇道理大率孔門弟  
子隨其資質各能成就如子路之勇真箇成三箇勇  
冉求之藝真箇成三箇藝言語德行之科一齊被他  
做得成了○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  
狂也是做得箇在人成○問孔子欲歸而裁之後來  
曾替之徒勇喪而歌全似老莊聖人既裁之後何故  
如此曰裁之在聖人聽不聽在他○慶源輔氏曰大  
凡學者易得有狂簡之病非篤志為己者不能免也  
雖琴張曾點猶或墮於此失志意高遠即所謂志大  
也過中失正即其略於事者也○大凡人之志意高遠  
則勢利拘絆他不住故或可與進於道然溺於高遠  
又有脫略世故之弊故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是  
以不可不有以裁之而使歸於中正也○徽庵程氏  
曰狂簡者志大而略於事宜其梗槩疏率乃能斐然  
成章者蓋其稟氣英明賦質堅勁雖致廣大而不屑

字曰伯夷云云存疑云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妍媸因物之自取人之有惡從而惡之人既能改

則不復念矣蓋所惡者惡其惡也非惡其人也若惡其人則追念不忘矣所惡者因其自取非出

於有心也若出於有心則追念不息矣○又云此與顏子不遷怒一般語錄當玩○睡庵脉云夷  
齊原只惡其惡不曾惡其  
人之惡改自我之惡消  
我之惡消自人之怨希希  
字作無字看就一人身上  
說非言人之怨他者少也  
○湛甘泉曰何以不念舊  
惡也惡惡不留於心也何  
以怨是用希也無心之惡  
誰得而怨之○燃犀解云  
怨是怨恨用字作以字看  
希是怨念從此解散也須  
知此不見說人不怨他是  
說原頭惡之心可諒於  
天下而人心之惡可用是  
以銷之也

於精微然其規模之廣大實非卑下者所能攀雖極  
高明而不屑於中庸然其志趣之高明實非平凡者  
所能企也其立心制行豈不斐然可觀但各於所自  
得非得聖人以裁之則廣大雖可觀而精微有味究  
高明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協且有琴張曾替牧皮之  
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矣○新安陳氏曰狂者易過  
中失正得聖人裁之則得中正矣  
在則必貴於裁裁則不終於狂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食霍亂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史記列傳索隱孤竹君是  
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  
父姓墨胎氏各初字子朝伯夷各名字公信叔齊各  
智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  
縣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

集註伯夷云云孤竹云云

史記列傳第一載之○通

義金仁山曰孤竹一作孤  
竹湯所封墨胎氏今平之

盧龍東自古孤竹城地道記云在肥如南十二里漢為令支縣今營州亦皆其地孤竹君名初字子朝路史云孤竹炎帝後姜姓之國一云墨氏蓋營州柳城縣古墨姓之國也相近故云然史記索隱云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此出春秋少陽篇古無此名字之例蓋緯書附會也○春秋少陽篇云伯夷姓墨名允一名元叔齊名智○氏族大全為墨氏不為墨胎氏○孔叢子註孤竹君姓墨名允

孟子稱云云在公孫丑上朱註望望去不顧之貌若無所容章圖云謂人似當疾怨之不見容於世章圖云右第二十二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見清者之量清者之量孟子萬章篇云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

子曰孰謂微云淺說云存已之誠而無所計較順物之理而行所無事是之謂直人皆以直稱微生高以予觀之安得為直或乞醯焉其家無有乃乞諸其鄰而與之曲已之意以狗物之求掠人之美以市己之恩直者固如是乎所枉雖微而害其所以養心者不亦大乎可不謹哉○微言李袁一曰孰謂微生高直就他平日制行上說○蒙引云乞諸其鄰而與之是少邪曲在中間故斷其為邪人也○又云乞其醯而與之又不明其為鄰家物也故曰掠美市恩一說縱明其為鄰家物亦恩

惡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南軒張氏曰以夷齊平日之節觀之疑其狹隘而不容矣今夫子乃稱其不念舊惡何其宏裕也蓋於其所為亦率夫天理之常而其胸中休休然初無一毫介於其間也若有一毫介於其間則是私意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呼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

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免焉其介如此介特而有分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又身路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朱子曰

辟狙其惡惡直是惡之然能不念舊惡却是他清之好處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人之有惡不是惡其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之此便是因天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因其人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他善處不見他

反西

从巴出矣皆為掠美而思

○存疑云柳下惠之和疑於不介聖人明其介夷齊之疾惡疑於留聖人明其不留臧文仲以知稱聖人明其不知微生高以直名聖人明其不直皆微顯闡幽以垂世立教也○一說孰謂微生高直朱沙江膚見曰此非譏微生也之直也相高在當時必峭直唐突之人人多以此病之如呼孔子名而非其栖柢亦其一端也故夫子言孰謂高乃徑情而直行者哉看他乞醢事何等委曲濟久因入之來而不敢言有無也乞隣而因以廣之惠也此其委曲忠厚之意何如誰謂其一於徑直哉蓋美之也○一說孰謂微生高直者嘆人不知其直也因舉乞醢一事委曲用意如此宜狗迹不謂其直而諱心者深信其直也○

論語五

四十四

枉雖小害直為大事有大小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

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通作

與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都玩之所以

教人不可不謹也宋子曰如此予必如此取只看他

是這模樣范氏云害其所以養心末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醢至易得之物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得當纔枉其小便害其大此皆不可謂誠實也○問看孔子說微生高一意雖一事之微亦可見王霸心術之異處○便見得皞皞氣象○便見得籹虞氣象○曰然○慶源輔氏曰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為直若有了一毫計較作為則不得為直知乞醢以應人之求為不直則知所以為直矣○厚齋馮氏曰人謂申枨剛

嘗論其非○揚明曰之字指或人○通義許自雲曰凡舉一言以蔽一人之行此言足以全體言若直則是平生行事無一件私曲方可稱直之名○微生高縱饒他事皆直只此事之不直便不可言直了

集註微生姓云云人物考曰微生高一名尾生魯人嘗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曲意徇物云云通義程復心曰不直生之無是曲意也必求以與之是徇物也如自己出是掠美也由已與之是市恩也

一介云云孟子萬章上篇云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註介與草芥之芥同○介扁海云細故曰纖介亦作芥

千駟駟字彙曰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一駟謂之駟周又益一駟謂之駟駟者一乘四馬兩服兩駟是也

萬鍾鍾又曰左傳釜十為鍾六斛四斗也○通義許自雲曰本註就本事上言程子就心術上言范氏又推他事上言所謂一介取予千駟萬鍾可知是推演說開去不是正言微生高看來高自無此等夫范氏是教人謹心術細微處

章圖云右第二十三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譏其取予之失亦曰斥其矯偽之心

論語五

四十五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邪媚奸

人之可惡莫甚於邪媚奸  
險巧言令色足恭邪媚奸  
甚也左丘明耻之丘亦耻  
之匿怨而友其人奸險之  
甚也左丘明耻之丘亦耻  
之左丘明耻之其所養可  
知矣夫子自語丘亦耻之  
是謙已以誨人使察乎此  
而立心以直也○蒙引云  
人之爲人其發於言形於  
色見於禮貌之間各有  
簡當然之則不容以僞爲  
者而巧言令色足恭則是  
出於僞爲意在求悅於人  
邪媚之甚也人之爲人既  
與之友則當釋其怨如其  
怨不可釋則勿與之友此  
則誠心直道也如令心中匿其怨而外面却與之爲友若此者出於勉強意在乘間而動姦險之  
甚也○脉云巧令足恭三平看足以貌言巧令亦在道理上做但有心要善便巧令矣○微言王  
字泰曰不曰惡而曰耻恰像彼爲此都不知羞愧我定替他羞耻一般丘亦耻之勿作編比丘明

之盛德莫貴乎誠心直道  
人之可惡莫甚於邪媚奸  
險巧言令色足恭邪媚奸  
甚也左丘明耻之丘亦耻  
之匿怨而友其人奸險之  
甚也左丘明耻之丘亦耻  
之左丘明耻之其所養可  
知矣夫子自語丘亦耻之  
是謙已以誨人使察乎此  
而立心以直也○蒙引云  
人之爲人其發於言形於  
色見於禮貌之間各有  
簡當然之則不容以僞爲  
者而巧言令色足恭則是  
出於僞爲意在求悅於人  
邪媚之甚也人之爲人既  
與之友則當釋其怨如其  
怨不可釋則勿與之友此  
則誠心直道也如令心中匿其怨而外面却與之爲友若此者出於勉強意在乘間而動姦險之  
甚也○脉云巧令足恭三平看足以貌言巧令亦在道理上做但有心要善便巧令矣○微言王  
字泰曰不曰惡而曰耻恰像彼爲此都不知羞愧我定替他羞耻一般丘亦耻之勿作編比丘明

○知新日錄李南黎曰此當與微生節一例看故註申有戒學者立心以直句二項不要看  
大低若論媚奸險的人夫子亦不足論也蓋巧言令色足恭是習於容止者匿怨而友是矯爲寬  
厚者當時皆群然崇重此二項誰能耻之但其造作矯揉此心壞却本然正孟子所謂穿窬之類  
唯古之左丘明能具得此二等人立心而耻之而夫子竊比焉匿字是強制不能什失之意○丘  
毛伯曰此中自有意味可怪說書者皆憤憤蓋丘明傳春秋者孔子作春秋者當時有表裡不如  
一之人托之謹曲托之謙和者在丘明必錄心而書其事在夫子必指事而誅其心故夫子曰與  
丘明同耻也此夫子爲作春秋而發分明也

集註左丘明云云人物考云左丘明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受經於孔子○註疏孔曰左丘明魯太  
史○圖史合攷薛方山曰余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  
虞翻韋昭咸高其人治其章句追宗儒因韓子謂左氏浮誇柳子又論其說多淫遂謂魯論所載  
丘明非傳春秋者于是析一人而二之至論其所謂浮淫乃后言于置神降于莘之類不知有常  
必有怪亦陰陽之義也且事有傳疑春秋所許以是爲浮淫而并疑夫子之所稱過矣鄭夾漈誌  
氏族亦主其說謂傳春秋者左姓丘明名其在魯論者則居于左丘以地爲氏者也至考其誌詳  
載氏族終無左丘氏不亦自相矛盾乎及觀楚紀何子元巡撫雲南時有石言於滇何禱於神隣  
飛石裂眞人至今能言之焉可証也

聞人通義云聞人上音聞謂有聲譽之人家語少正卯魯之聞人也程子借用其語彼爲謚美此  
以實稱一說多聞之人則兩音  
二者之可云云通義許白雲曰謝氏謂二者之可耻有甚於穿窬蓋爲盜者其夜穿窬猶有畏人  
之心此二者白晝通衢對面謾人公然無忌憚以君子視之可耻之甚

論語五

夫子以慾知其非剛人謂文仲知其非剛夫子以居蔡知其  
不知人謂微生高真夫子以乞醯知其非真夫子知  
入之道於衆好之  
而必察蓋如此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  
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足過也○宋子曰足者謂本蘊如此我却以爲未足而  
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蘊如此則是自足了  
乃不是足凡制字如  
此類者皆有兩意

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  
左丘明非傳春秋者邪○宋子曰未可知也先友鄧著  
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  
秋者乃左氏耳○左丘明所  
恥巧言左傳必非其所作

謝氏曰二者之可耻有  
問

論語五

論語五

穿窬字彙曰說文窬木戶也廣韻門邊小竇又鑿垣為空又踰垣曰窬

竊比老云云述而篇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蒙引云竊比老彭之意自附於古人謙辭也須味竊比二字  
章圖云右第二十四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即邪匿之人而為儆戒之辭

顏淵季路云云文林貫旨云季路是子路因在季氏故謂季路○陸可欽四書諸說品節曰心之所期謂之志今日所期正他日所行之根本

子路曰願云云直解云車馬輕裘皆子路未有故著個願字○燃犀解云願是未有是事而志願如此車馬是所乘以代勞者衣是穿著輕裘裘以輕為貴共與之共乘共衣敝是傷壞無憾是心中無恨○存疑云人孰無自私自利之心子路車裘共敝是何等胸次聖人老安友信少懷便是此氣象但有尖差耳○李衷一曰子路地位儘高不直區區輕財直是忘人已形骸與意思○蒙引云看來人之病在於有己人惟有己則雖其骨肉親戚之間且不免有所係吝况於朋友乎子路之志如此亦可謂難矣○又曰子路之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取與其自言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

甚於穿窬也

慶源輔氏曰此雖與穿窬事不類然其心險巧譎詐以取悅媚謀傾陷則甚於穿窬○陳氏曰穿窬者之志不過陰取貨財而止若過諂以事人匿怨而面友其所包藏豈止於取貨財之謂邪故可恥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有甚於穿窬也

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淡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朱子曰匿怨心怨其人而外與交也孔門編排此書已從其類此二事相連若微生高之心久而滋長便做得這般可恥事出來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醮之義相似○勉齋黃氏曰巧令足恭諂入也其可恥者卑賤而已藏怨外交姦人也其為險譎尤可恥○雙峰饒氏曰此上二章皆是教學者立心以直舉微生高

是要人微事亦謹舉左丘明是要人表裏如一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  
易繫辭上子曰勞而不伐  
或曰勞勞事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共故之而無憾者正相符  
蓋同是不以外物動其心  
也設使故緼爲耻其能無  
憾於朋友之故其車馬輕  
裘乎若以車馬之故爲憾  
其能以故緼儼立於狐貉  
之間乎此可見古人言行  
一致其所自許者如此而  
人之許之亦以此

顏淵曰願云云知新日錄  
鄭申甫曰但言願者猶恐  
未能然而願之聖人不消  
言願矣無伐無施猶知是  
此吾善吾勞也聖人不自  
知其爲善勞矣○存疑云  
施伐是以已有形人之無  
顏子只見得善是已之所  
有亦人之所有勞是已之  
當爲亦人之所爲故不施  
伐○覺路云方孟施曰非是  
有善而不伐不見有善之可  
伐也兩無字直是若無若  
虛氣象若在於伐上打練  
何以爲顏子○燃犀解云  
伐是誇已所有善是理之  
有得於已者施是長大意  
勞是有功於人者○蒙引  
云我有善理之所在何有  
於已願

無伐善我有勞爲吾所當爲而已願無施勞○通義程復心曰善自平生所能言勞以一時功勞  
言  
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  
子路曰願云云微言其無  
障曰二子有願聖人無願  
願則期望之意畢竟有邊  
福可滿無願則無邊此即  
堯舜其猶病諸意象○又  
梁無知曰朋友只指年相  
若者勿以交游言

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前說與上句皆  
謙也後說恕也○宋子曰顏子是治箇驕字子路是  
治箇吝字顏子之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  
之能愧人之不能是與物共○問無伐善無施勞善  
與勞如何分別曰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自家做  
出來底○無伐善是不矜己能無施勞是不矜己功  
○南軒張氏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車馬  
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蓋欲克其私於事物間  
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功可謂實矣至於顏子則又安  
焉理之所在何有於己其於善也奚伐爲吾之所當  
爲而已其爲勞也奚施蓋存乎公理而無物我之間  
也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子路之事亦未宜忽要當如  
此用力以爲入德之塗則顏子之事可以馴致矣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  
義方備老者我養之以安而後方安於我○問孔子  
舉此三者莫是朋友是其等輩老者是上一等人少  
者是下一等人三者足以盡該天下之人否朱子曰  
然○勉齋黃氏曰集註前說是作用後說是效驗後  
說與緼斯來動斯和意思相類自是聖人地位但前  
說却有仁心自然物各付物之意有天地發生氣象  
况顏子子路皆是就作○程子曰夫天安仁顏淵不  
用上說故前說爲勝

之

違仁子路求仁  
宋子曰他人於微小物事尚戀不能  
捨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已

集註又曰子路顏淵云云存疑云子路以物與物共者顏子以善與物共者聖人則物各付物不待較量乎物我之間者也顏子善與物共子路或未必能及聖人物各付物渾然無迹顏子則猶有迹也

矣。非意在於求仁乎。○子路顏子孔子皆是將已與物對說。說子路便是箇舍己忘私底意思。今若守定他這說。謂此便是求仁。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趙氏曰。求仁猶與仁爲二。不違仁則身已居仁而常不去。安仁則心即仁。仁即心安而行之。無適非仁矣。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楚宜爾。程子曰。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反。是他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宋子曰。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子路顏子是有箇車馬輕裘。方把與朋友共。加顏子只就性分上理會無伐善無施勞。車馬輕裘則不足言矣。然以

顏子比之。孔子則顏子猶有箇善勞在。若孔子便不見有痕迹了。又曰。子路底淺。顏子底深。二子底小。聖人底大。子路底較粗。顏子底較細膩。然都是去得箇私意了。只是有粗細。○子路收斂細密。可到顏子地位。顏子底純熟。又展拓開。可到孔子地位。○西山真氏曰。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者。即其所行行者。即其所言。苟躬行有一毫未到。斷不敢輕以自許。子路爲人。勇於爲善。而篤於朋友。故所願如此。蓋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私苟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况朋友乎。子路之言。雖只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顏淵之志。又大於子路。蓋視己之善。如未有善。視己之勞。若初無勞。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歉然常若不足。子路所謂車馬衣裘與朋友共。特顏子善中之一善耳。夫子之言志。又大於顏淵。蓋二子猶未免於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

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著力然後能之。又非一子所及。然今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志。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則物我之私橫於胸中。如蠹賊如戈戟。然又安能有善不伐。有勞不矜。如顏子乎。况於聖人地位。又高又遠。非用力所可到。須德盛仁熟。從容中道。然後不期而至耳。此非始學之事故。必先學子路之志。私而後可。

**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問浴沂地位。恁高。程子稱子路言志亞於浴沂。何也。

**宋子曰子路學雖粗然他資質也高始以告以有過則喜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見善必遷聞義必徙皆是資質高車馬輕裘都不做事看所以亞於浴沂故程子曰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也。**又問浴沂是自得於中而外物不能以累之。子路雖未至自得。然亦不為外物所動矣。曰是。

**胡氏曰以氣象觀之子路發於意氣者也顏子循其性分者也夫子則渾然天理者也子路所以亞於浴沂以其胸次灑落非勢利所得拘使無所滯礙則曾皙之所至矣聖人信不可及顏子地位亦高誠能先於貨利之間慕子路之勇決而去其吝嗇之心於求仁之方亦庶幾矣。**慶源輔氏曰子路雖有曾點氣象而其實亦有不同曾點是知之事子路是行之事浴沂之智崇共敝之行實。新安陳氏曰人心天理本自周流特為私欲間隔故不得遂其與人同適之樂與人同利之仁。爾子路之志雖未能超然如曾點之灑落然常人認物為己知有己不知有人以子貢尚貨殖以子夏見孔子尚不改紛華子路自其敝繼而與人共其輕肥私欲不間隔其天理之周流得遂其與人同利之仁豈不可亞於曾點與人同適之樂乎。**通考**平山金氏曰子路言志亞於浴沂則曾點亞於顏子但曾子是德行曾點是見趣耳。顏子

羈勒摘訓云馬絡曰羈馬  
韁曰勒○通義云羈馬絡  
頭○禮記檀弓下云孰執  
羈勒注羈所以絡馬勒所  
以鞅馬  
章圖云右第二十五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因聖賢言  
志而見其氣象之大小

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朱子曰以善者已之  
所存不自有於已故無伐善以勞事人之所憚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  
未免於有意也尚有勉行克治之意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  
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  
居宜 勒的 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  
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  
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  
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問夫子如化上

細註子絕四云云子罕篇  
廣淵喟然云云同  
叔孫武叔云云子張篇  
江漢以濯之孟子滕文公  
上篇  
子貢賢於仲尼子張篇  
孟子言仲尼云云孟子離  
婁下篇  
君子依乎中庸中庸十一  
章  
陳子禽謂子貢云云子張  
篇

及羈勒之喻宋子曰這只是理自合如此老者安之  
是他自帶得安之理來友信少懷是他自帶得信之  
理懷之理來聖人爲之初無形迹如穿牛鼻絡馬首  
都是天理如此恰似他生下便自帶得此理來○新  
安陳氏曰子路物與人共而不爲己私者也顏子善  
與人同而不爲己私者也夫子則廓然大公有造化  
物各付物之氣象不爲己私不足以言矣通考宋氏  
公遷曰四書言聖人之道德功業言辭氣象與夫謙  
已誨人之辭凡五十四條子絕四以心言聖人顏淵  
喟然歎叔孫武叔毀仲尼以道言聖人顏子贊其道  
之妙言其不易學者如此子貢贊其道之高言其不  
可毀者如此學不厭智也至夫子既聖矣以德言聖  
人江漢以濯之至皜皜乎不可尚已子貢賢於仲尼  
二章兼道德言聖人仲尼不爲己甚者以德行言聖  
人孟子言仲尼不爲己甚孔子自言君子依乎中庸  
二說互相發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章以功

以予觀夫子云云公孫丑  
上篇

仲尼祖述云云中庸三十  
章

用言聖人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世衰道微  
至惟春秋乎以事功言聖人繼往聖開來學則其功  
賢於堯舜撥亂世而反諸正則其功著於春秋宰我  
舉其統體言孟子即其事言見其禮而知其政至  
未有夫子也以禮樂言聖人豈惟民哉至宋有盛於  
孔子也兼資質德行言聖人仲尼祖述堯舜章孔子  
之謂集大成至非爾力也兼德行學業言聖人子之  
所慎齊戰疾子鈞而不綱弋不射宿兼德行事實言  
聖人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不  
語怪力亂神以言辭言聖人子溫而厲君子有三變  
子之燕居寢不居不容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  
政此五章見聖人氣象見於容貌之間老者安之至  
少者懷之子入太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此三章  
見聖人氣象見於言辭之間子食於有喪者之側子  
與人歌而善子見齊衰者孔子於鄉黨至闇闇如也  
食不語至必齊如也席不正不坐至立於阼階見齊

子曰已矣乎云云蒙引云  
人非聖人孰能無過過而  
能改則復於無過矣但人  
有過者多不能知雖知亦  
未能自訟所以孔子嘆說  
已矣乎云云○揚明云已  
矣乎此二字是嘆詞有欲  
已而不來已意○摘訓云  
已矣乎以他見言吾未見  
以今日言以未見於今而  
恐終不得見於後也○存  
疑云內自訟最難是心內  
自責入所不及見乃慎獨  
工夫真實為己之心也○  
燃犀解云見其過自知已  
失內自訟是深自責罰就  
人所不見一念獨知處默  
默自省

寡者至風刻必變升軍必正立執綬至不親指師冕  
見至固相師之道也此九章見聖人氣象見於應物  
之際有哀矜閑恤之仁有節文委曲之禮所謂克積  
極其盛發見當其可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君  
召使擯至賓不顧矣執圭鞠躬如也至愉愉如也入  
公門鞠躬如也至復其位踧踖如也君賜食必正席  
至加朝服拖紳此五節見聖人氣象見於事君之際  
述而不作默而識之蓋有不知而作者若聖與仁則  
吾豈敢吾有知乎哉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君子  
道者三此七章見聖人自謙之辭吾十有五至所欲  
不踰矩十室之邑我非生而知之者德之不修加我  
數年文莫吾猶入也此六章聖人謙已謙人之辭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

章圖云右第二十六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其人政過而為徽戒之辭

子曰十室云云直解云十室之邑是十家的小邑

蒙引云十室之邑蓋有萬室之邑有千室之邑十室之邑則邑之至小者也邑是虛字仁山金氏謂四井為邑云云者非○燃犀解云是邑之至小者猶云三家之市○存疑云忠信屬行故註以美質解若聰明則屬知乃屬氣○又云聖人是勉人為學之意見美質不足特學力所當盡○講述云質屬行忠信是性行純篤故曰美質與書之忠有諸已之信稍差○李南初曰此忠信不可作實心說若實心人人皆有之何待十室蓋忠信只是厚朴實的天資常常操存此心以固其淳厚朴實之資便是好學久而熟便是健健至誠地位矣

集註不免為鄉人見子孟子離婁下篇○柳屯用勸學文云學則庶民之子為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為庶人章圖云右第二十七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謙已誨人之辭

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南軒張氏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則懲創之深省察之力其必能舍舊而新是圖若是則於進德也孰禦○勉齋黃氏曰自訟而見於言不若不言而自責於心之深切○慶源輔氏曰口不言而心自咎最改過之機蓋悔悟深切則誠意所蓄根深力固纔說出來意思便消散了○厚齋馮氏曰不曰不見而曰未見不敢絕天下於無入也○雲峰胡氏曰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己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也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二畝半之宅在田二畝半之宅在邑凡三十二家十室之邑甚言其小不滿三十二家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

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南軒張氏曰聖人斯言使學者知夫聖可學而至雖有其質而不學則終身為鄉人而已○勉齋黃氏曰夫子自言好學固是謙辭然聖人惟生知所以自然好學學者一出而入而不加之意正以其不能真知義理之切身故爾○新安陳氏曰忠信之質聖

人與人同耳。好學之至，則充極此美質而為聖人。不  
舜學所以孤貧，此美質而不免為鄉人。美質之不可  
恃而學力之所當勉，如此。○朱子答問云：註疏之讀  
不成，文理按註疏音焉，猶如讀屬下文。故朱子既音  
如字，且云屬上句也。

###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五終

雍也第六 正義曰：此篇亦  
論賢人君子及仁知中庸  
之德，大抵與前相類，故以  
次之。

###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六

####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

同。胡氏曰：此篇前半與上篇大意同，而八倫  
篇論禮樂亦與為政未相接。大抵記聖人之  
言多，以其類而卷帙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  
而止。其篇自則聊舉其首二字以為之別爾。○  
新安陳氏曰：亦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通考勿  
軒熊氏曰：十章孔門弟子。二章列國大夫。後  
十五章多言學博文約禮。大學知行之序，斯道  
指此而言。中庸之德，即至善所止也。知之好之  
樂之，即此學也。內夫子出處一章。  
變魯變道一章，則夫子之志也。

子曰雍也可云云四書覺

路云凡臨民之位皆南面  
不必是為君可使者許其  
得臨民之體含著敬簡意  
但未露耳○揚明云南面  
即下臨民之位不必限定  
是天子○表了凡曰可使  
南面與使漆雕開一般謂  
使之臨民必可成治功○  
盧誠一曰可使南面非為  
天子也即可使為宰可使  
從政之類凡居官皆南面  
聽治稱君雍有君上之度  
故可南面度字重簡上看  
謂體度也註兼寬洪蓋寬  
大之人必不煩瑣故并及  
之○燃犀解云雍也可使  
南面夫子似有感而發蓋  
見天下之臨民者民不得  
休息使雍為之煩者可除紛  
紜者可靜庶幾有濟民  
故孔子稱之○通義許白雲曰仲弓言行無所考前篇或人許其仁又稱其不佞此章自言居故

四科以德行稱故集註於前章言仲弓重厚簡默此章言寬洪簡重是模寫仲弓之德夫子許其  
可南面者意蓋如此謂有德足以為民之上也南面但謂可居位長民下必重看古之有德者必  
有位諸侯皆天子所命而附庸之地不及五十里亦皆以有功德者居之楚尚欲以書社地封孔  
子則南面之說正不必以  
僭為嫌  
仲弓問子桑云云知新日  
錄表了凡曰以伯子為子  
桑戶亦未必然註疏謂書  
傳無見闕之可也鄭玄以  
左傳秦有公孫枝字子桑  
疑是其人亦非○又云子  
桑伯子不知其人何如想  
其行或與仲弓相近或仲  
弓心下有疑故特問也夫  
子說可也簡亦是許他書  
曰臨下以簡凡臨民最宜  
簡多一事不如省一事終  
繁擾便貽害不淺仲弓因  
說簡有不同非譏伯子為  
大簡亦非疑夫子為過許  
特欲以已之所見而就正  
于夫子耳居字即所其無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此章現聖賢之論簡泊道可識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厚齋馮氏曰人君聽治之位必體天地陰陽之嚮背

南面嚮也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間寬洪簡重也是說

仲弓資質無地宋子曰夫子既許他南面則須是有

人君之度這又無稽考須是將他言行來看如何

慶源輔氏曰惟寬故洪惟簡故重寬則有容故洪簡則守要故重寬與簡御眾臨下之道也故有人君之

度而可以南面度以德量言也洪氏曰語顏淵以為邦王者之佐也仲弓南面諸侯之任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

是也宋子曰莊子所稱子桑戶與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為友蓋老氏之流仲弓以夫子

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

辭簡者不煩之謂宋子曰仲弓為人簡重見夫子許

問夫子言此人亦

所者以其簡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

無勞大簡乎大音泰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

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

論語六



逸所字○蒙引云仲子之簡蓋凡事惟擇其要者行之伯子之簡則於其要者亦在所略矣只是厭煩底人耳○又云當時夫子若只答云可也無簡簡字便難別了可也簡言儘可者以其簡也○尤西川曰周衰天下厭苦繁文久矣伯子之簡宜夫子所深取若曰儘可聖人自明言之不必如此為含蓄也仲子居敬之語對下居簡言之敬簡一道不因居簡不言居敬也仲子此言蓋為辨折學問路頭差別處而云故夫十然之亦不為伯子說觀其言曰雍之言然語意自可見

簡已南面云云許白雲曰夫子謂仲子有德可以臨民而仲子謂伯子大略與已相類故以為問看來伯子是寡言簡直率易之人聖人乃獨於簡許之所未盡之辭但訓可也之可而可使之可不與蓋可也之下繼以簡字而可使南面四字連文故所指有輕重不同然書凡言可也則是儘可意獨言可字而上下有所指者又不可同一律如可以死可以無死之類當隨文觀仲子曰居敬云云講述云居敬一說兼內外以有屬心自治嚴屬身未是還當以心為主○存疑云敬兼內外中有主以在內者言自治嚴以在外言○蒙引云自處既敬則雖行簡亦簡得是不至無法度之可守了若居簡行簡則全任簡不管是不是都從簡略去○蓋簡可以施於人而不可施於己故行簡則可居簡則不可自己却要嚴謹不可簡簡便是自恕了

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

無法度之可守乎慶源輔氏曰中有主則一自治嚴則收斂固事不煩則無鑿出之事

民不擾則無不得所之民中無主則二三自治疎則滲漏多大簡則率易無法度之可守則或不免於狎

在妄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

於牛馬張存中曰劉向說苑云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音稅下同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音悅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簡易鄙野也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

牛馬故仲子曰太簡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子疑

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又子桑雎曰形莫如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凡此皆太簡之意

簡已南面云云許白雲曰夫子謂仲子有德可以臨民而仲子謂伯子大略與已相類故以為問

看來伯子是寡言簡直率易之人聖人乃獨於簡許之所未盡之辭但訓可也之可而可使之可不與蓋可也之下繼以簡字而可使南面四字連文故所指有輕重不同然書凡言可也則是儘可意獨言可字而上下有所指者又不可同一律如可以死可以無死之類當隨文觀

仲子曰居敬云云講述云居敬一說兼內外以有屬心自治嚴屬身未是還當以心為主○存疑云敬兼內外中有主以在內者言自治嚴以在外言○蒙引云自處既敬則雖行簡亦簡得是不至無法度之可守了若居簡行簡則全任簡不管是不是都從簡略去○蓋簡可以施於人而不可施於己故行簡則可居簡則不可自己却要嚴謹不可簡簡便是自恕了

夫子之過許與朱子曰居敬則凡事嚴肅若要以此而不行簡也○今固有居敬底人把得忒重却反行得煩碎了臨下以簡只要揀那緊要底來行○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若謂居敬則所行自簡則有偏於居敬之意徒務行簡老子是也乃所以為不簡○居敬行簡如云內外不只是盡其內而不用盡其外如云本末不只是致力於本而不務乎其末居敬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為學皆如此不只偏說一邊○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居敬是自處以敬行簡是所行得要○問敬是就心上說簡是就事上說否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而今行簡須是心裏安排後去行豈有不是心做出來○問居敬行簡之居如居室之居曰然復問何謂簡曰簡是凡事據見定又曰簡靜又曰居敬是所守正而行之以簡○問居簡而行簡則有志大畧小之患

故曰居敬則自治嚴居簡則自治疎○又云仲弓之簡蓋凡事惟擇其要者行之伯子之簡則於其要者亦在所略矣只是厭煩底人耳○通義金仁山曰王文憲曰行簡是於行事上簡居簡是於治已上簡宜照解云無乃二字有質疑意○揚明云大簡是心與事俱簡○膚見曰敬以行簡簡根於敬而敬行于簡之中是內外相貫乃一串事不然則居敬行簡為二項矣居字以心之所主言也○知新○湛甘泉曰敬則自簡也此理甚妙但敬者兢兢業業主一無適有匹夫匹婦或能勝字之意

以之臨事必有怠忽不舉之處居敬而行簡則心於敬不以事之大小而此敬有所損益也○以之臨事必簡而盡曰居敬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故其行必簡○葉氏少蘊曰簡者臨下之道而非所以處已也○書記舜之德曰臨下以簡此仲弓所以可使南面也○雙峯饒氏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仲弓之在聖門以德行為稱者也○夫子許之以可使南面是以其有入君之德而然也○仲弓聞夫子之許已而未知其所以許之之意安在於是即其氣象之類已如子桑伯子者以為問夫子以其可也簡詐之而又曰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其意以為簡出於敬則其簡為有本而每事順理而要直謂之可也固宜簡出於簡則其簡為無本而遇事不免率意而疎畧無乃簡之過乎○仲弓之簡固與伯子之簡異矣然其簡簡而簡者也○仲弓之簡固與伯子之簡異矣然其所以致是者非特天資之美亦其學力之至爾蓋他

細註出門云云見顏淵篇

日嘗問仁於夫子矣夫子告之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居敬之謂也又嘗問政於夫子矣夫子告之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此行簡之謂也居敬行簡其得於平日師友之所講磨者如此則可使南面固有所自來矣若伯子之不衣冠而處則有仲弓之資而無仲弓之學者也大簡之失不亦宜乎○簡於行事上用得於治已上用不得故行簡則可居簡則不可○新安陳氏曰人所以異於馬牛以衣冠也伯子惡衣冠煩而去之簡則簡矣如不敬何簡與敬易相反故書曰簡而無傲蓋簡易流於傲無傲者欲以敬矯簡之流弊也敬而簡則為簡嚴簡易之簡不然則為簡忽簡畧之簡仲弓蓋能居敬行簡者伯子乃不敬而居簡行簡者也

子曰雍之云云鄒澤山折衷云玩此則是併所謂可與大簡者而然之或謂雍大簡之言正我可也簡之意偏也

子曰雍之言然

集註 仲弓蓋未喻云云知

新日錄袁了凡云仲弓未喻夫子可字之意亦非仲弓是賢者豈不識一可字夫子言性道容或有所難聞若言語文字之間而疑賢人有所未達恐未必然且均可字也可也簡之可則謂其有所未盡可使南面之可又獨為盡善乎

居敬則心中云云通義許白雲曰朱子謂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洽嚴程子謂居敬則心中無物一言有一言無似相牴牾蓋有以理言無以欲言則二說正相發所行自簡又轉一轉不是經文正意

章圖云右第一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因稱許弟子而及臨民之道

集註 仲弓蓋未喻云云知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

焉者故夫子然之宋子曰夫子雖不言其居簡之失而可字已寓未盡善之意仲弓雖未喻可為僅可乃能默契其微旨分別

出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程子曰子

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

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

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

自簡雙峯饒氏曰無物只是無私意無私意則能循理所以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

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問集註何不全用程說宋子曰程子

只說得敬中有簡底意亦有自處以敬而所行不簡却說不及聖人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是周盡其所以不敢全用他說又曰程子說自不相害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又曰世間有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餐次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勞擾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為相每日酣飲不視事隔牆小吏歌呼參亦酣歌以和之何有於居敬據仲弓言自是兩事程子作一事看了○此段若不得仲弓下而更問一箇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沈詳密處論來簡已是好資稟較之繁苛瑣細使人難事亦煞不同然是居敬以行之左好○問仲弓之有不入君之度何以知其然耶曰以前篇不後之譏此章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

論語

五

哀公問弟子云云覺路云

此以心學觀天下也全重好學二字顏子之學獨在心體上用功故夫子稱其好學不遷不貳是平日克己工夫最細最密○燃犀解云亦未聞有志好學求不遷不怒如回者也與上句有待之意非絕望之詞○李爾黎曰不迂怒二句好學工夫就在此上看非以此為好學之驗也不迂怒者常常調停此心本體常止不以怒迂也不貳過者常常點驗此心本體常一不以過二也當怒而怒如其情而止不走作此子分數此謂不迂譬如明鏡止於其所照人照之則見其輝輝人既去鏡體自在曾見鏡本體為媚人迂乎妄幾稍萌則加振刷本真自如不至與妄相對為二此謂不二譬如青天一色而已有一片白雲間之則二色矣白雲去了依然一青色曾見青天本體有二色乎此等學問全在心體上用功無須刻式雜操持無毫髮放過故謂之好學也今則亡二句總是一意言無其人而吾未嘗聞之也勿分吾門與天下○庸見云顏子之心常定故不遷常一故不二理儘妙然是好學效驗非好學工夫南黎說轉上好學工夫更妙然當於本文添四字曰心不以怒遷心不以過貳也添二心字二以字若湛甘泉表了凡說只光光潔潔不貳過不迂怒六字不待添註○表了凡曰易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韓康伯註云在理則迷造形而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手幾故有不善得之于幾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有不善即知知即不行皆在幾上轉故曰不遠復無祇悔○湛甘泉曰聖人之學心學也何以不遷怒不貳過為好學也不遷怒不貳過也者與夫子之不怨天不尤人一切皆心學也得聖人心學者顏子也子游子夏文學也○文林貫旨云今也則亡指在門牆的未聞好學就

為簡以臨之莊以蒞之蓋近之矣然其深厚廣博宜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發也然此曰南面而不曰為政則疑其主於德而言也○問居敬居簡之不同何也曰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既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為事則是民理準則既不素明於內而綱紀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也夫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勉齋黃氏曰居謂身所自處行謂見於所行觀其以居對行則是以身對行事明矣居敬而後可以行簡乎○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怒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

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事其學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乃是做工夫處不遷不貳是成效處○怒與過皆自己上來不遷不貳皆自克己上來○勉齋黃氏曰存養之淡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水消霧釋方過之萌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為好學而集註以為克己之功也○慶源輔氏曰真好學真字須子細看○新安陳氏曰人惟不能克去己私故遷怒者私意之執滯也貳過者私意之隱伏也顏子之學真能克己故當怒未嘗不怒既怒則不遷有過未嘗不知既知則短命者顏不留此皆克己之功效而好學之符驗也

天下人說○甲第云亡是無好學之人今也吾門則亡此好學之人

傳怒於甲云云蒙引云甲乙是兩人若以先後言便是中節不是遷移也前後是兩時所失不萌於再聖人則怒自然不遷心自無過可貳此孔顏之所言亦兼兩人專作兩人說不是如人有一事可怒則怒之事既過後若別事做得好了却怒心未息這便是遷或人有所觸犯可怒我怒他到得別人本無可怒却怒心未息連他顏色亦不回這亦遷如此說方細若說怒這一人連那人亦怒那一人本無可怒我怒何自起便是無分曉底人丁中人始不如此何足以語顏子○表了凡曰舊註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迂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何等明白何等正當今乃云怒于甲者不移於乙雖我輩至粗亦屬不敢如此豈可以此解至精之學過于前者不復于後亦非○新說問不遷不貳舊說怒甲移乙等說是否滄溟曰不迂不二在心體上說迂與止對二與二對顏子之心常止不為怒遷常一不為過二是其心體如此所謂未發之中是也若出怒甲移乙過前復後等語得毋大淺安得為顏子之子之學

克己之功云云通義許白雲曰集註克己二字是說此章骨子已固是私要看得私字分明蓋人有此身便與物對人專把皮膚包定這些血氣便是我有我便要用物專一取物以供我所欲所謂已也但狹小與天地之氣不能相入只是專欲尊己不把入做事故怒遷遷向人亦不以爲事故事差失亦以爲無緊要我若改却屈己以從物矣若勝去得此私則心量廣大不見我尊於人所以怒不敢輕加入作事亦不敢過失究其極則聖人之無我也但顏子之已甚輕

子三十二而卒也

家語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歲而早卒

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

好學者之難得也

厚齋馮氏曰師有父兄之道故稱好學而可以傳道者惟顏子一人而已曰今也則亡言好學者無存也不曰不聞而曰未聞不敢以己之聞見厚誣天下之無人也

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陳氏曰二句易擊辭不貳過也

又曰喜怒哀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

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預焉如鑑之

照物妍媸在彼美也媸醜也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

有雲峯胡氏曰專說不遷怒怒每自血氣而發顏子之怒在理而不在血氣故不遷

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已

者不使萌於心朱子曰慊於已只是畧有些子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即隨手消除不復萌作

許氏曰心過常小身過常大顏子雖有心過無身過無身過易無心過難要當制之於心而已

或曰此下乃伊川十八歲時在大學作顏子所好何學論也胡安定爲國子監直講出題試諸生得程伊

非如象人之已，然略，有私意，即與天地不相似，惟克得盡，故能不遷不貳也。又曰：克已，是脩身，總目不遷貳，只是非禮勿動，一端中之兩事耳。此言克已後功，效如此也。

顏子三十二云云，宜齋野乘曰：史記云：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蚤死，則是魯哀公二年也。按：圍陳蔡時，孔子年六十三，而顏子當是時年三十三矣。論語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則顏子尚無恙。史記載：圍陳蔡後，使子貢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由是觀之，則顏子之未死，益信而有證。非二十九歲明矣。既云今則亡云云，通義：金仁山曰：今也則亡，惜辭也。未聞好學待辭，也曾子宜可謂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時也曾子年最在諸弟子之後，其進學當在夫子暮年，其成德亦在夫子既歿之後。

程註在物不在云云，章圖云：顏子自無怒，因物之可怒而怒，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云云，易繫辭下篇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程傳：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悔之有，既不能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有一不善，不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遠，改故不至於悔也。乃不遠復也。○章圖云：顏子天資好，如水至清，纖芥必見，所以如此。

川此論大驚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召處以學職。

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

雙峯饒氏曰：道者方法之謂，言學以至乎聖人底方法也。下文言學之道與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

問儲精，宋子曰：精氣流過儲蓄，其得二氣之精，聚故能生出人物。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

朱子曰：本是本體，真是不雜，人偽靜言其初，形既生矣。外未感物時，五性便是真未發，便是靜。

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

哀懼愛惡。慶源輔氏曰：心是活物，故外物觸情，既熾，昌志而益蕩，其性擊矣。

朱子曰：性固不可擊，但人不循此理去，傷了他。

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

宋子曰：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

踐履之事，知所往，如識路，力行求至，如行路。雙峯饒氏曰：用功最緊要處，在約其情，使合於中。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的工夫。禮便是中的準則。

能約其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鑿。○雲峯胡氏曰：程子此段議論，皆自周子本極圖說來。天地儲精，此精字，即是二五之精，其本也。

真而靜，真字，即是無極之真。特周子自太極說來，故

理之當喜怒哀，云云，通義程復心曰：上言怒在物，而不

在已，此言理當怒，而不在此條，以理氣對言，蓋有因私

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者，也怒在已者，實為之有

為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者，也怒在血氣者，實為

乏，上面物已說，不盡遷怒之意，故又發明理與血氣

之意，故又發明理與血氣

之意，故又發明理與血氣

之意，故又發明理與血氣

之意，故又發明理與血氣

之意，故又發明理與血氣

之意，故又發明理與血氣

之說

若舜之誅云云書舜典云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  
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極鯀  
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奸熾在彼隨云云通義此  
不是見理透而何○許白  
雲曰鑑照妍媸之喻不說  
見處正說行處應之者應  
事也

何遷之有通

義云前條說不遷是顏子  
克己工夫到處此言何遷  
又是聖者氣象不待克治  
顏子工夫到亦然

更不萌作又程復心曰上  
條說知之未嘗復行此言  
知之便更不萌作未嘗復  
行是過念已出更不萌作  
是過念將形又如朱子言  
怒於甲者不移於乙程子謂在物不在己不貳過朱子謂過於前者不復於後程子謂只微有差  
夫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程子是就怒初發念初萌而直言之朱子是就怒已發念已萌  
而橫言之必兼此尤盡其義

源錄云伊川好學論十八歲時作

天地儲精得云云大極圖

說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  
妙合而凝云云朱註云精  
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  
聚也氣聚而成形也云云  
細註云真者理也精者氣  
也理與氣合故能成形○  
通義許白雲曰天地儲精  
以氣言五行之秀兼氣與  
理言其本也至五常言得  
五行之理以為性本只是  
本體真言性靜是未發形  
既生言得五行之氣以成  
形外物以下至七情言情  
之所以生情既熾而益蕩  
其性鑿言發不中節則喪  
其真故學者以下方是工  
夫緊要只是約字約情合  
中者正其心也正其心者

先真而後精程子只自天地說起故先精而後真儲

字即是凝字自古言性未嘗言五性圖說謂五行之  
生也各一其性故此曰五性具焉圖說謂五性感動  
而善惡分萬事出此則曰其中動而七情出焉蓋五  
性感動之後有善有惡至於情既熾而益蕩則全失  
其本來之善矣圖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聖人  
立入極之事此曰約其情使合於中學者克己之事  
也通考仁山金氏曰一三四條叔子二條兼取伯叔  
子本是指五行之理真指五性  
靜指未發約是工夫中是準則

若顏子之非禮勿視  
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  
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  
則不印而化矣雙峯饒氏曰不遷不貳皆是守而未  
化之事若怒自然不遷心無過可貳

則化而無事於守矣  
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  
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程

曰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  
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  
遷也怒在理則無所遷動乎血氣則遷矣舜誅四凶  
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  
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  
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  
上蔡謝氏曰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則其所好乃克己  
之學也○朱子曰顏子因物之可怒而怒之又安得  
遷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為怒氣所  
動而遷者氣動志也或謂不獨遷於他人為遷就其  
人而益之便是遷曰此却是不中節非遷也○問不  
遷怒此是顏子與聖人同處否曰不遷字在聖人分

養其性也作一串說下又當以致知為先故下文曰必先明諸心知所往下面力行雖是就事上說其實只是約其情○秀性理大全作粹

哀懼性理群書作哀樂

勿視聽云云通義金仁山曰入四勿以備見顏子之工夫程子好學論最為密備因不遷怒一句則推約上情因不貳過一句則指說四句合於中則怒不遷過不貳矣

章圖云右第二章鄱陽朱氏曰此章痛惜弟子而見其為學之成功

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便大蓋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過何待於不貳所以不遷不貳者猶有意存焉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所謂願得不如此是固嘗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此所謂守之非化之也○問人之義理未明而血氣未嘗消釋物來觸著則乘此血氣之動惟好惡之所之怒不能得休歇而至於有所移也若顏子則是磨得心地光明而無一毫物事雜在其間或喜或怒皆是物之當喜當怒隨其來而應之而在我初無容心不以此動其血氣而至於有所遷也但此是顏子克己工夫到後方如此却不是以此方為克己工夫也曰夫子當時也是從他克己效驗上說但克己工夫未到時也須照管不成道我工夫未到那田地而遷怒貳過只聽之耶○問顏子不遷怒亦見得克己工夫否曰固是然克己亦非一端如喜怒哀樂皆當克己但怒是粗而易見者爾○顏子於念慮處少差輒改而今

學者未到顏子地位且須逐事上檢點過也不論頭微如大雷雨也是雨些子雨也是雨無大小都叫做雨只是晴明時節青天白日更無些子雲翳這是甚麼氣象○問喜怒哀發於當然者人情之不可無者也但不可為其所動爾過失則不當然而然者既知其非則不可萌於再所謂煩復之吝也二者若不相類而其向背實相對曰聖人雖未必有此意但能如此看亦好○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見得道理透自己不遷不貳○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夫子告顏子教他做工夫要緊要工夫却只在這上如無伐善無施勞不遷怒不貳過是他到處又曰顏子到這裏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查滓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水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渾淪都是天理是甚次第○問顏子之所學者蓋人之有生五常之性渾然一心中未感物之時寂然不動而已而不能不感於物於是喜怒哀樂七情出焉



既發而易縱其性始鑿故顏子之學見得此理分明必欲約其情以合於中剛決以克其私私欲既去天理自明故此心虛靜隨感而應或有所怒因彼之可怒而已無與焉怒纔過而此心又復寂然何遷移之有所謂過者只是微有差失張子謂之慊於己只是畧有些子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即隨手消除更不復萌作為學工夫如此可謂真好學矣曰所謂學者只是學此而已伊川所謂約其情大學所謂明明德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皆是此理○勉齋黃氏曰說顏子之天資則只是明與剛論顏子之用功則只是敬與義惟其明且敬也故幾纔動處便覺惟其剛且義也故纔覺便與一刀兩段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剛矣又輔之以義天資學力兩極則血氣豈能輕為之動念慮豈能再使之差此所以謂之不遠復也所以謂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遠是覺得早復是斬斷得猛烈○問顏子之不遷怒與喜怒哀

哀樂皆中節如何潛室陳氏曰當其怒時見理而不見怒故怒所可怒而不遷於他此克已陽剛工夫峻潔之甚其要固歸於中節但以中節言顏子無起發人處○慶源輔氏曰顏子不遷不貳乃終身學力之所就固非一旦收其放心便能如此亦非是學者克已之事故集註以為克已之功必其平日遇怒則克不使之流蕩於外以過於物遇過則克不使之伏藏於內以為之根怒不過於物則久久自然不遷過感其根則久久自然不貳○覺軒蔡氏曰不遷怒朱子謂怒於甲者不移於乙程子謂在物不在己不貳過朱子謂過於前者不復於後程子謂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若不同矣然程子是就怒初發念初萌而直言之也朱子是就怒已發念已萌而橫言之也其理則一必兼之方盡其義○問不遷怒曾齋許氏曰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如何便到得且自忿思難為始

子華使於齊云云圖解云

夫子為司寇攝相有事鄰國而使之○甲第云子華為夫子出使于齊弟子之儀然也○存疑云此與孟子前日於齊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章同看可見辭受取與皆要以義孔孟同一家法也○虛齋曰丹子又病其少欲再請益則不可乃自與之粟五秉此冉子粟非冉子私以夫子之粟與之也○夏九範曰使於齊疑亦夫子為司寇時以國事而使也與之粟五秉疑亦公廩之粟冉子時掌出納而與之味兩曰字則粟在冉子處無疑○通義金仁山曰二事前後計

不同時大夫無境外之交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問入於他邦此事固有之但此云使齊是使齊君也是必夫子間居時也如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之類是也子華使才亞於子貢而其力亦足以有行也使子華而貧則夫子不待請矣子華而富則冉子不必為請也冉子之才好於附益夫

子之道無非時中然請粟與兼皆出冉子則是其時為夫子宰財者冉子也如伯高之喪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可見也○楊慎讀音庚音字

升與國語不令

庚十云云圖史合攷曰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

斛也今江淮之間量名以

為數者今文籒為庚

釜六斗云云徵云左傳晏

子曰昭公齊舊四量豆區

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

以登於釜區杜註四豆為區

擗今文故以庚為十六斗

子曰赤之適云云文林貫

旨云君子是識道的人

原思為之宰云云燃犀云

與是夫子與粟九百宰祿

之常數也辭非全辭乃辭

其多

集註原思孔子云云家語

子華使於齊云云圖解云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去聲孔子使也慶源輔氏曰或使於他邑或使於外

國不可知也大夫無私交此必未為大夫時事又孔子將之荆先之以子路申之以冉有皆使之類也又如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大夫雖無私交若此類則無害也

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五秉合八十斛

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

不繼富不出物以益人之富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宋人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

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去聲不可考趙氏曰司寇

息為邑宰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

其多

集註原思孔子云云家語

子華使於齊云云圖解云

夫子為司寇攝相有事鄰國而使之○甲第云子華為夫子出使于齊弟子之儀然也○存疑云此與孟子前日於齊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章同看可見辭受取與皆要以義孔孟同一家法也○虛齋曰丹子又病其少欲再請益則不可乃自與之粟五秉此冉子粟非冉子私以夫子之粟與之也○夏九範曰使於齊疑亦夫子為司寇時以國事而使也與之粟五秉疑亦公廩之粟冉子時掌出納而與之味兩曰字則粟在冉子處無疑○通義金仁山曰二事前後計不同時大夫無境外之交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問入於他邦此事固有之但此云使齊是使齊君也是必夫子間居時也如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之類是也子華使才亞於子貢而其力亦足以有行也使子華而貧則夫子不待請矣子華而富則冉子不必為請也冉子之才好於附益夫

子之道無非時中然請粟與兼皆出冉子則是其時為夫子宰財者冉子也如伯高之喪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可見也○楊慎讀音庚音字

升與國語不令

庚十云云圖史合攷曰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斛也今江淮之間量名以為數者今文籒為庚

云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徵云原憲字子思宋人也一日魯人九百不言云云孔安國云九百九百年按朱子不用此說

子曰母以云云書大禹謨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母惟汝諧辭母之字法與此篇同矣以母一字為句法之乎○蒙引云一則與所不當與一則辭所不當辭故聖人皆教之以義○微言表了凡曰原思之辭非不受祿也辭其多也夫子告以鄰里鄉黨亦自擇其貧者施之非與也○知新日錄高中玄曰母禁止辭然否曰若以母為禁止辭則以與隣里鄉黨乎不成文理矣蓋曰母亦與爾之隣里鄉黨乎而何以辭為也○品節曰末節母字連下句作一句讀若以為禁止詞則以與爾句不成文理矣

不當辭而辭

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之益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去聲下夫子使去聲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益亦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息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益亦莫非義也張

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朱子曰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辭祿又謂與爾隣里鄉黨者

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辭祿又謂與爾隣里鄉黨者看來聖人與處却寬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是小處也莫不恰好便是一以貫之處○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辨而與之益之曰聖人寬洪可以予可以無予予之亦無害但不使傷惠耳○南軒張氏曰子華為夫子使於齊使子華而有所不給則夫子固周之矣而子華無是之患也其使也為師使以義行為夫以義行而其資足以給則可以無與也冉有為其母請疑可以與也故與之少以見其義而冉子莫餘也原思為宰宰有常祿粟雖多不得而辭也使原思雖甚有餘而其常祿亦豈得而辭哉故聖人於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原思謂毋以與爾鄰里鄉黨其義可見矣益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之

則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為傷惠而或辭其所不當辭亦反為有害於廉矣○覺軒蔡氏曰楊氏謂君子之於辭受取予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以予人苟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亦不為泰而士或以膏與為吝寡取為廉者皆不知此也以再求原息之賢猶不免是况世之紛紛者乎朱子云此說固然子華之富所不當繼也而夫子於冉子之請猶與之釜猶與之庾不直拒之也原思之辭所不當辭也而夫子未嘗疾之又致之有餘則當推之以及鄰里則聖人寬容崇獎廉退之意亦畧可見矣然則學者貴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無吝寧廉無貧又不可不知也模按朱子廣楊氏未盡之意淡有補於世教且使世之吝者不得託於一介不與之說以益其陋貧者不得託於舜受堯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而輕財重義清苦廉遜之人亦將得以自見故併錄之學者所宜深現也○厚齋馮氏曰子華之使原息之宰非必同一時

子謂仲弓曰云云甲第曰此私論非對仲弓言○圖解云山謂五岳川謂四瀆其字作豈字看命是業而不享○通義金仁山曰子謂仲弓何絕與第九篇子謂顏淵何同程子欲去曰字然以四字為句則是論二子云爾曰字似無嫌○蒙引云大抵亦是當時人有以仲弓之父賤行惡而病之故孔子發此不然雖稱其子之賢反彰其父之惡宜非其子之所樂聞而聖人隱惡揚善之心宜不知此其瀆也○燃犀解云退結集云此為世卿蔽賢而發也禮諸侯祭山川大夫主五祀賢者宜為公臣故曰山川不舍大夫蔽賢故曰雖欲勿用因問政而告以舉賢才與此互為發明感舊解父子非也○賈言云其字作豈字看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利之反騂息管反舍上聲  
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係於此爾○新安陳氏曰一義字可斷盡此章弟子為師使義也自富而請粟請益非義也不繼富而與之少亦義也宰常祿當與義也。有餘以周鄉鄰亦義也。夫子於赤非吝於思非奢辭受取予惟視義之當否爾冉求為請自多與以為惠原憲甘貧辭常祿以為廉皆空義未精也。  
二字指祭之人  
潛室陳氏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去犧牲也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以其色既赤又且

父賤而行惡夏九範曰仲  
子父或是一庸俗人便可  
云卑何必曰賤而行惡

以瞽叟云云孟子告子篇

不係於世類前漢書列傳  
十一周繼傳贊曰仲尼稱  
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  
用山川其舍諸言士不繫  
於世類也  
章圖云右第四章鄱陽朱  
氏曰此章稱美弟子之賢  
德

角中程度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

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去聲惡故夫子以此瞽之

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

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

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

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而為美則可謂

孝矣問子謂神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伊川謂多一

於不肖之父其說可信否采子曰聖人必不肯對人  
子說父不善○問此章前後作用人不足以世類南

子謂顏淵云云見子

軒以神弓言焉知賢才之故故孔子教之用人此說  
牽合然亦似有理脉曰橫渠言大者苟立雖小未純  
人所不棄也今敬夫此說無他只是要回互不欲說  
仲弓之父不肖爾何不虛心平氣與他看古人賢底  
自賢不肖底自不肖稱其賢可以為法語其不肖可  
以為戒或曰恐是因神弓之父不肖而微其辭曰聖  
人已是說了此亦何害大抵人被人說惡不妨但要  
能改過過而能改則前愆頓釋昔日是不好底人今  
日自好事自不相干何必要回互然又要除却曰字  
此曰字留亦何害如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不成  
是與顏淵說况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不必是與仲  
弓說也只蘇氏却說此乃是論仲弓之德非是與仲  
弓言也○慶源輔氏曰犁牛雜文雖不堪作犧牲然  
其所生之子其色則騂其角則正則必將取以為犧  
牲用矣固不可以其母之犁而廢其子之騂也雖欲  
勿用人之私意也山川其舍諸理之所不容廢也

卷之四

命語

十五

子曰回也云云覺路云此

夫子贊回以勵諸子也玩其心三月不違見他心學之妙重其心二字仁人心也合一不離何違之有只是私欲間之則違矣除却私欲則即心是仁即仁是心心與仁一絕無離合故曰三月不違三月是一氣一年四氣一氣不違則無違時矣○存疑云日月至焉不是一日一月纔一至就去若爾則月至者一年有三百六十次月至者僅得十二次此心純是私欲反於於且至了如今市井之人一年之久安得無十二次天理發見時似此安得為孔門學者故曰月至焉是一日一月之內皆在於仁○照解云其心二字大妙蓋其範身制行元未有違仁時節只其心精微幽隱處或有一息忽略間斷者聖人便以為違耳○錢希聲云論語二十篇言仁不言心此獨以心言易三百八十四爻不言仁而復卦獨言仁○賈宜云其餘指弟子言也日月是言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

朱子曰三月只是言其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古人三月無君則弔去國三月則復詩人以三月不見如三月今夫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皆久之意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曰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新安陳氏曰違仁而不能久也

朱子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為一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

宋子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為一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

其時之暫不如回之久仁意日月至亦借以言其暫不是一日一月纔至即去○圖解云至謂到仁之境界而已矣○徐岩泉曰天體至健聖人之仁純亦不已與天合一顏子與天道小變處令此一此是顏子未化不可謂之不仁其餘日月至焉耳一日十二時都在仁上一月二十日都在仁上左是日月至焉耳註中或月一至或月一至常人皆可能非群賢也不是○李南黎曰顏子亞聖亦無暫久分別只不違二字便是未達一間聖人則在虛廓中常安然無迹不可以不違言矣諸子與顏子亦只在不違與至字分別不待三月日月方見優劣○新說云而已矣非竭盡無餘之詞乃期望之意猶父母之望子曰方能成人而已矣豈終其止此已哉

細註三月無君云云見孟子滕文公下

天子聞韶云云見述而篇

集註仁者心之云云無私欲云云通義云有指不違

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

程子曰三月未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

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

程子曰三月未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

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

程子曰三月未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

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

程子曰三月未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

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

程子曰三月未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

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

程子曰三月未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

德損仁無私欲原其所以不違此是在內為主也○許白雲曰仁者天地之生意也人得此生意而存於心萬善備其則謂之德能體而全之無少虧欠是能存其本有之德也故總謂之心之德則心即仁是捐道心言之也朱子既以此訓仁字又曰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此兼人心言之也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所謂無私欲是就知覺上言有其德是全其性爾蓋知覺者應事之本而性則萬事之則也若全無私欲則此心渾是義理動靜皆仁少有私欲之間便違於仁矣夫子不曰回也三月不違仁而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獨言不違仁可就應事上論言其心則貫動靜徹內外無非天理也又曰顏子三月不違是乍違於仁日月至焉是乍至於仁二者正相反

曰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顏子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却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顏子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為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

**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新安陳氏曰間平聲際也如孟子其間不能以守此語本楊子問神篇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爾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間去聲斷徒玩反後凡言間斷音同○朱子曰顏子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不是三月後一向差去但只於道理久後略斷一斷便接續去若無這些子間斷便是聖人所以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以此○新安陳氏曰心本仁也心而違仁私欲間斷之耳日月至焉者私欲間斷之時多天理純全之時少顏子克去

集註程註天道小變云云高中玄曰問三月不違仁何如曰只是言其久耳曰天道小變之節然否曰正不須如此說豈以顏子之仁按節候而不違乎又豈以顏子為仁之方止可三月而過此便不然乎曰三月不違者猶云三月不知肉味也猶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三年學不至於教也皆言其久非是真有是期也而後人遂以三月二年執定言之則誤甚矣

**鐵臺云**字彙曰截思廉切細微也

無間斷通義云間去聲斷徒玩反後凡言間斷音同

內外賓主云云存疑云內外賓主之辨三月不違者當在三月之內則仁在內為主欲在外為賓到三月後少間斷則欲在內為主仁在外為賓日月至焉者當其日主時則一日仁在內為主欲在外為賓一日之後稍間斷則欲在內為主仁在外為賓日月至亦然如此說方是○講述云一說顏子理為主欲為賓諸

已私為仁漸熟故能三月之久心不違仁然猶未免二月之後或至於違仁也使過此而能渾然無間斷則與聖人之純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亦不已者一矣

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朱子曰三月不違者仁在內在外而我為客也誠知辨此則不安於客而求為主於內必矣○三月不違底是仁為主私欲為客日月至焉者私欲為主仁却為客然那客亦是主人只是以其多在客故謂之客敬則常不要出外久之亦是主人既是主人自是出外時少也又曰日月至焉底便是我被那私欲揆出在外是我勝那私欲不得○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纔出便又蓋心安於內所以為主

論語下

子欲為主理為實似看諸  
子大低非所以語再閱諸  
賢○蒙引云三月不違者  
仁在內而為至私欲在外  
而為客也日月至焉者私  
欲在內而為主仁在外而  
為客也

勉勉循循云云蒙引云過  
勉勉循循之關則欲罷不  
能矣○評說云勉勉者用  
力而不已也循循者謹守  
而不變也過此幾非在我  
者此字指勉勉循循之用  
力不已謹守不變而言○  
近思錄卷四注云過此謂  
三月不違以上大而化之  
之事非可以勉強而至也  
故曰非在我者

章圖云右第五章鄱陽朱  
氏曰此章評論弟子而見其存心之久暫仁以德言

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  
不安纔入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為賓且至者一日  
一至此月至者一月一至此自外而至也不違者心  
常存日月至焉者有時而在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  
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為不善亦不為知未至雖  
軋鞅不為此意終進出來故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  
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  
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著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  
又曰三月不違主有時而出日月至焉賓有時而入  
○問過此幾非在我者曰這只說循循勉勉便自往  
不得便自不由已只是這箇關難過纔過得自要往  
不得所謂欲罷不能如水漲船行更無著力處○幾  
非在我如種樹一般初間栽培灌溉及既成樹了自  
然抽枝長葉何用人力問莫是過此則聖人之意否  
答曰不然蓋講工夫到此則非我所能用其力而自  
然不能已如車已推而勢自去如船已發而纜自行

然不能已如車已推而勢自去如船已發而纜自行

細註子學所謂云云見諸  
子七篇

學者若不能辨內外賓主不能循循不已則有時而  
間斷矣孟子所謂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此語說  
得盡了又云學者無他只是要理會這道理此心原  
初自具萬物萬事之理須是理會得分明○勉齋黃  
氏曰仁人之安宅也以宅譬之三月不違則心為主  
在仁之內如身為主而在宅之內也日月至焉則心  
為賓在仁之外如身為賓在宅之外也○非溪陳氏  
曰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蓋起於夫子至之一辭知內  
外賓主之辨常在理內而為主不逐入欲於外而  
為賓非真知而足自俱到者不能到此田地主勢且  
伸賓勢且屈其進進自不能已過此如車輪運轉自  
然不停非吾力所能與此即且進無疆地位也○潛  
室陳氏曰提出張子此語正欲學者於此猛省若是  
為客乍入復出則為無家之人後來必大可哀○新  
安倪氏曰內外賓主之辨朱子有二說定宇陳氏嘗  
論此以復說為優北溪謂內外賓主之辨起於夫子



至之一辭的是如此所謂至焉者至於仁也勉齋仁宅之說尤精到以此觀之朱子或問初說也語錄乃後來定說也故今編存或問之說於前而列語錄及黃陳之說在後俾觀者即見優劣一遵先師之意云  
**通考**吳氏程曰內而主則心與理一外而賓則心理猶一也勉齋有不怠之意○勿軒熊氏曰前說因孔子所言以為文後說言心在則為仁不在便為不仁其旨尤切○涂氏潛生曰終食者言其存養之密三月者言其持守之久一日者言其速日月至焉言其疎此皆存乎一已者也若夫漸民以仁摩民以義教化行而禮樂興使民浹於肌膚淪於骨髓非三二十年之久不可得○宋氏公遷曰勉齋黃氏云心不違仁專以知覺言仁人心也合性與知覺言愚嘗以此推之凡以心與義理為二者合性與知覺言也以心與義理為二者專指知覺而言也仁義禮智根於心是合性與知覺言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專指知覺而

仁義禮智根云云見孟子盡心上篇

孟子之不動云云見公孫丑上篇

季康子問仲由云云蒙引曰從政之義君者出治者也臣者輔治者也君者為政者也臣者從政者也然亦有不拘處如為政以德固是指人君言子奚不為政則亦指人臣言人君則未有言從政者○又曰由也果果則足以決大義定大事於俄頃之際賜也達達則專至物來於可否之間迎刃而解觸機而中矣求也藝藝則設施措置應用不窮矣故均曰於從政乎何有○又曰片言折獄由之果可知賜也達穎悟通曉也事理通達故能言子貢能言以其達之一驗也求也藝其為季氏聚斂只是不善用其藝耳想其聚斂行得來也巧○存疑云果是資性剛決遇事能斷達是心胸隸悟事理通曉藝是心思工巧處事有方果則能決疑定事達則能轉繁治劇藝則能隨和應變○翼

言心不在焉專指知覺言心正而后身脩合性與知覺言孟子之不動心合性與知覺而言也告子先我不動心專指知覺而言也推此類可見嘗有部使者按事于番問集軒吳先生論語言心凡幾處亦有異同如何先生應聲曰簡在帝心天之心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之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聖大賢之心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衆人之心也使者愕然歎服

此見聖人發達之道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從政謂為大夫問從政例為大夫果何所據然則子游為武城宰仲弓為季氏宰之類皆

論語六

云何有不難也○徐岩泉曰三子非全是資質皆從學問中來天理上剛果何事不立天理上明達何糾紛之不解天理上材藝則應用不究若不在天理上則剛果者能壞事明達者能用小智材藝者多務煩屑何從政之有夫子所許在學問上

**集註**從政云云存疑云為政者君從政者臣故以大夫為從政○照解云卿執政大夫從政為政在君

**細註**子游為武云見此篇末

仲弓為云云見子路篇  
冉子退於云云見子路篇  
**集註**果有云云抱朴子曰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子群疑者果人也順通塞而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創机巧以濟用撓百類而並精者藝人也

不可言政歟宋子曰冉子退於季氏之朝夫子曰其事也始有政雖不善以善其與聞之亦自可見○胡氏曰由求為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為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而已大夫則與聞國政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

此魯之所以不競也  
**果有決斷**都玩  
**達通事理藝**  
**多才**能  
**雙峰饒氏**曰求也旅泰山不能救伐顯與不能止是不果也由也以正名為迂是不達也  
唯子貢達於事理占得地步却濶使其  
從政必不肯為季氏聚斂為衛輒死難

○**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入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宋子曰於細微事都理會得緣其才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他人所及者惜乎其有牙而不善用之也○**爾**

章圖云右第六章都陽朱氏曰此章稱許弟子之才能

軒張氏曰此可見聖人之用才也三子者各有所長故皆可以從政○**勉齋黃氏**曰程子言人各有所長意則大矣然如三子之達果藝而可以從政則恐亦非凡人之所可能也○**潛室陳氏**曰再求為政之才聖人屢許之且以政事名想有可觀者但義理不勝利欲之心過失處多耳○問孔子以政事稱再求此用於季氏僅能聚斂而已不知夫子於何取之曰只以政事稱便於學問上有欠闕所以孔子常攻其短○**慶源輔氏**曰子路資稟剛勇故能有決斷子貢知識高明故通達事理冉求雖進道不功然在政事之科故多才○**齊氏**曰季桓子垂歿有遺言召孔子而康子止召冉求然則其先問由賜也意故在求而假之以發端耳○**吳氏**曰善用人者如醫之用藥雖烏象其遂猶有所取况其才之美者乎  
**通考**吳氏程曰惟三子句下文泛言用人之法

季氏使閔云云甲第云使是命使者來召之善辭是托他委曲達已之意以此彼之召也○貫且云善是委曲言辭○照解云善必止之意也非恐怒意○蒙引云善爲我辭之辭辭今次之召也如有復我是預却其後次之召也自是兩意○微言兵省庵云善爲我辭非恐觸突季孫之謂乃欲使者委曲開陳必寢其召耳必在汶上亦如東海之避五湖之遊只高踏遠引非必謂全屬適齊而大夫之命不及也○季彭山曰閔子不爲費宰非擇官而仕也蓋自知其德不能化季氏耳亦深離開吾斯未之意

也而家語載閔子騫爲費宰問政夫子告以御民猶御馬此王肅輩僞增不足信也賈季氏邑又曰費魯東都鄙邑在顯更枋田之間界於莒邾魯之要地魯僖公德季友援立功以賜之至季孫宿城之季氏始大其地汶水名云云又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山西北入泲汶上今縣名當去之齊合喙云汶上在魯南徐北亦在齊南不專屬魯亦不專屬齊晦翁以在汶上爲去之齊故有云齊強魯弱而去者有云不可越國召賢而去者皆不通之說也蓋汶上之去即東海之避五湖之游泉石膏肓煙霞痼疾之意耳細註甚父倅見子路篇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爲去聲復扶又反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魯北竟與境同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

魯北竟與境同上閔子不欲臣季氏魯北竟與境同使去聲者善爲

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新安陳氏曰始言善爲我辭辭之之意甚○程子曰仲尼

決真有德行者審於進退之言也

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宋子

於大夫家爲僕家人不與大夫齒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

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南軒張氏曰

門人記閔子此事於問由賜求之後其相去可見矣

通考仁山金氏曰子夏嘗爲莒父宰子游爲武城宰

子賤爲單父宰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墮之宜閔

子所不洛音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

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

氏不義之富貴不啻太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朱

曰謝氏說得處若不近聖賢氣象也可以整頓那儒

底人若常記得這樣在心下則可以廉頑立懦

聖人則有不然而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

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

命語六

集註由也不得云云先進篇云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為季氏附益又云季氏富於周公而求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章圖云右第七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言大賢出處去就之義

細註鞅鞅字彙曰鞅居肴切音交鞅鞅戟形又鞅字註云居葛切音割鞅鞅車馬喧雜貌

面之意伯牛之家尊孔子如君孔子問疾故亦遷於南牖之下使孔子得南面而視之夫子不敢當君臨臣之禮故不入室中乃自堂上就牖中執其手與之訣○文選江文通別賦云寫永訣之情者

名仲良河東人二先生舅氏華陰先生無可之孫伯牛以德行先進篇云德行顏淵閔子冉伯牛章圖云右第八章鄒陽朱氏曰此章痛惜弟子而歸之於天命命以氣言

子曰賢哉云云蒙引云所食者一簞之食所飲之者一瓢之飲飲湯也蕭然在於陋巷狹隘之中他人處此蓋有不勝其無聊不平者矣而回也處之泰然獨不以是而改其所自得之樂則有以出於尋常人之慕外者矣賢哉回也○又云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以其在在皆天理也如顏子之非禮勿視則所視皆天

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去聲○未仕時又無克亂之才既仕時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慶源輔氏曰閔子心雖不欲臣季氏而不遠形於言姑冷使者善為已辭此與入為善意也又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以示其必不從之意其與人處已兩盡其道如此謝氏說由求之事曰是豈其本心哉却說得奸剛者必取禍謂子路柔者必取辱謂再求聖人道全德備應用無窮其於先見之知克亂之本蓋兼有之故於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為之事若未至於聖人而欲其見豫待以疑方來之變則於鞅鞅紛沓之際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此閔子所以為賢也

矣夫然天既與之以是德而復使使之有是疾則於栽培之理蓋亦不得其常者矣侯氏名仲良字師聖河東人伯牛以德行去聲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此夫子贊美顏子之賢是無餘之意

侯氏曰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淡嘆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

理矣非禮勿聽則所聽皆天理矣非禮勿言勿動則所言所動皆天理矣天理之所在樂之所在也易所謂樂天者也○又云雖窮居不損焉顏子豈以簞瓢陋巷而改其樂哉使顏子而富貴其樂亦猶是也○存疑云顏子之樂克己之功也人所以不樂私欲為累耳私欲既出萬累俱無心胸之天悠然自適故樂見得不能取盈于一簞一瓢之外○甲第云人指常人言不堪其憂言不勝困苦也

簞竹器也○微禮書曰簞皆竹器雖方圓有異而共為一物舉其類也○瓢瓢也方言瓢謂之瓢莊子逍遙遊注瓢可為瓢者也瓢半瓢○通義云瓢亦作盃以匏為之半用為瓢全用為瓢○揚明云本草云瓢瓢之小者曰瓢瓢取諸燕

伯牛有疾云云蒙引云執其手者念平生之深契慨幽明之隔路而與之永訣也○又云命者其之致而至是乃氣數使然而非常理所可測也○甲第云執其手執伯牛之手與之永訣也重永訣上自庸意輕帶看○羅一峰曰牛有惡疾不欲人見故孔子從牖執其手○文林貫旨云亡字作無字看○燃犀解云斯人指牛平日有德行斯疾指必亡之疾○又云呼斯人與兩呼喪子一樣重天一樣悲切楊維節云必德行如伯牛方可言命造詣如顏子方可言天故此曰命而于回則曰天喪予○焦氏講錄云牖是北牖執其手是自牛所居北牖下執其手也朱註以牖為南牖云云而自牖執其手夫南北之牖皆牖也安知此所非北牖而定其為南所乎且以牛之賢其家欲行此禮獨不強止之乎况夫子與牛止此一見亦何忍所其家行此禮而止于不得入乎以義以情不若此

郡羽 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朱子曰顏子胸中自有樂故貧窶而亦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底做樂又曰簞瓢陋巷

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朱子曰有其樂自字對簞瓢陋巷言其字當玩味是元有此樂又曰答受學於周茂叔

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雲峰胡氏曰欲事當先問顏子所好何學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淡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

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

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

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

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

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

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

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

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

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

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

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

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

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

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

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

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

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

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

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

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

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

論語

卷之六

伯牛

○伯牛有疾子問之身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音賴也朱

曰伯牛之癩以淮南子而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言取其信否則不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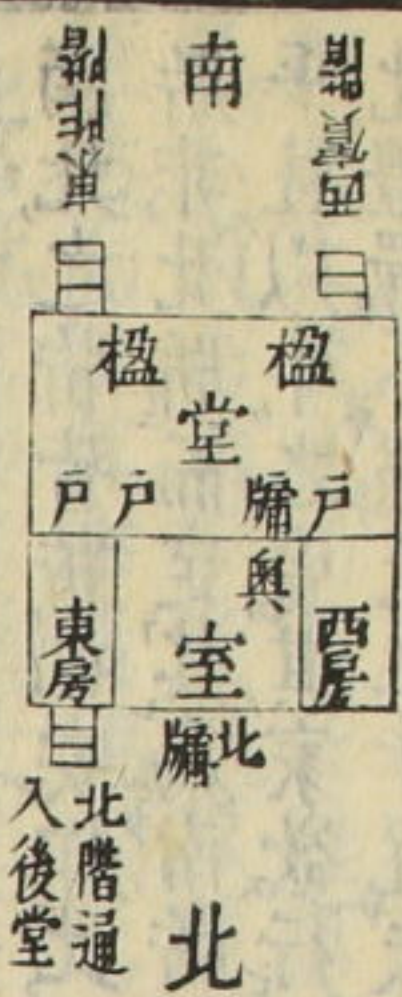
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喪太

病外內皆掃君大夫徹縣音玄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疏曰病者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

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今君得南面而視之通考仁山金氏曰牖字誤當作墉蓋室中北墉而南墉墉牆也古人室北牆上起柱為壁西壁間西北角

有小圓窗名謂之扉屋漏然無北牖之名時伯牛

劫也此亦肇之說晦翁以為或然而錄之亦誤矣附此以備覽



章圖云古官室之制太意如此上下同之但位尊者堂高廣臺謂之堂位卑者堂狹如天子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之類位高者偏室多如後大寢東西夾左右塾之類大夫士則惟有東房無西房

其字當玩味通義金仁山曰王文憲曰其字是先有此樂是顏子所自得處晉受學於周茂云云宋史道學傳一伊洛淵源錄一等有周茂叔傳○晦庵文集孔顏之所樂者循理而已○通義許白雲曰集註周子令程子尋孔顏樂處意猶在知上朱子則教人學顏子之學行之久而有得則我亦自有顏子之樂矣○鄭申甫曰朱子云非是樂仁却又云惟仁故能樂亦未甚得伊川之意顏子之樂即是仁非惟仁敢樂也仁生理樂生意樂本無樣相若權言之仁即其樣相也○孫淮海近語云

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慶源輔氏曰不入其室避過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永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問命者何也朱子曰有生之初氣稟有一定而不可易者

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南軒張氏曰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脩身盡道謹疾又無憾而止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以致之而至非天命之正矣○慶源輔氏曰伯牛非有致疾之道有以致疾則非正命矣伯牛非其不能謹而有以致之故夫子嘆其命

意充塞固與人心無間也君子由道而行則何往非樂三月不違仁以可想見顏子之樂筆瓢陋巷豈足改之邪程註顏子之樂覺路云曾點之樂不在浴沂風歸程子之樂不在傍花隨柳其字當玩味通義金仁山曰王文憲曰其字是先有此樂是顏子所自得處晉受學於周茂云云宋史道學傳一伊洛淵源錄一等有周茂叔傳○晦庵文集孔顏之所樂者循理而已○通義許白雲曰集註周子令程子尋孔顏樂處意猶在知上朱子則教人學顏子之學行之久而有得則我亦自有顏子之樂矣○鄭申甫曰朱子云非是樂仁却又云惟仁故能樂亦未甚得伊川之意顏子之樂即是仁非惟仁敢樂也仁生理樂生意樂本無樣相若權言之仁即其樣相也○孫淮海近語云

有以得之矣程子曰所處於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莫重於義○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鮮于侁問顏子何以不改其樂伊川曰君謂其所樂者何也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以道為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問程子意謂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而後樂也朱子曰謂非以道為樂到底所樂只是道蓋非道與我為二物但孰後便自樂也○問伊川以為若以道為樂不足為顏子又却云顏子所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唯仁故能樂爾是他有這仁日用間無些私意故能樂也而今却不要如此論須求他所以能不改其樂者是何緣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

何緣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

顏子之樂非樂道也道即是我何假於樂亦非樂貧也即得位得志亦何有不樂悟得樂字便知我性體耳非真有一樂可以形容名言之也○王陽明日陸原淨問曰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真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怒大惡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乎澄生多聞未嘗見真樂之士今切原之曰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惑雖在憂苦迷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及身而誠則即此而在每與原淨論無非此意而原淨尚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於騎騎覓覓之蔽也

四事做得實頭工夫透自然至此○問程子云周茂叔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顏之學固非若世俗之著於物者但以爲孔顏之樂在於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爲一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但令人說樂道說得來淺了要之說樂道亦無害又曰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人心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都黑窅窅地一得富貴便極聲色之娛窮四體之奉一遇貧賤則憂戚無聊所謂樂者非其所可樂所謂憂者非其所可憂也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欲不踰矩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說道我樂人自說樂時便已是不樂了○問顏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却不是專樂

引而不發子盡心上篇云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

博文約禮云云見子罕篇此顏子歎美夫子之詞

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胡氏曰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趣家食者之求飽欲罷不能悅之深也既竭吾才力之盡也

章圖云右第九章鄒陽朱氏曰此章稱美弟子而見其處貧富之道樂以本然固有之樂言

細詳于仇云云照解云聞伊川言仇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今日始識伊川固

箇貧須知他不干箇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曰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問不改其樂與不能改其樂如何分別曰不改其樂者僅能不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樂者是自家有此樂他無奈自家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關則人子不能無憂曰此重則彼自輕別無方法別無意思也要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理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箇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之所憂改其樂耳若其所樂則固在乎簞瓢陋巷之外也故學者欲求顏子之樂而即其事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可得者此明道之說所以爲有功也○或謂夫子之樂雖在飯蔬食飲水之中而忘其樂顏子不以簞瓢陋巷改其樂是外其簞瓢陋巷曰孔顏之樂大

綱相似難就此分淺深唯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聖人却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略不相似亦只爭些子聖人自然是樂顏子僅能不改○顏子之樂亦如曾點之樂但孔子只說顏子是恁地樂曾點却說許多樂底事來點之樂淺近而易是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南軒張氏曰顏子非樂簞食瓢飲也言簞食瓢飲之貧人所不堪而不足以累其心而改其樂耳然則其樂果何所樂哉安乎天理而已矣學者要當從事於克己而後顏子之所樂可得而知也○勉齋黃氏曰顏樂之說集註以為從事於博文約禮或問以為無少私欲天理渾然二說不同何也或問博文約禮顏子所以用其力於前天理渾然顏子所以收其功於後博文則知之明約禮則守之固凡事物當然之理既無不洞曉而窮通得喪與凡可憂可戚之

事舉不足以累其心此其所以無少私欲天理渾然蓋有不期樂而自樂者矣○潛室陳氏曰所樂在道以道為樂此固學道者之言不學道之人固不識此滋味但已得道人則此味與我兩忘樂處即是道固不待以彼之道樂我之心也孔顏之心如光風霽月渣滓渾化從生至死都是道理順理而行觸處是樂行乎富貴則樂在富貴行乎貧賤則樂在貧賤夷狄患難觸處而然蓋行處即是道道處即是樂初非以道為可樂而樂之也又曰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所樂即是道也若但以孔顏之樂不可形容而不知其所樂何事則將有耽空嗜寂之病聖賢著實工夫豈是欲入懸空坐悟所以濂溪必冷一程尋孔顏所樂何事○西山真氏曰集註所引程子三說其一曰不以貧窶改其樂二曰蓋自有其樂三曰所樂何事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未却冷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若



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淡也  
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為非由今觀之所  
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而程先生乃非之何也蓋道  
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  
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為一物未到渾融無  
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是博文  
約禮上用九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  
功之廣也文者言凡物皆有自然之條理也博者廣  
也如伊川之論格物自一身性情之理與一草一木  
之理無不講究是也約禮者言以理檢束其身而用  
功之要也如視聽言動必由乎禮常置此身於準繩  
規矩之中而無一毫放逸恣縱之意是也博文者格  
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  
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為一從容游泳於天  
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為貧萬鍾九鼎不知其  
為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

高堂數伊云見孟子盡  
心下篇

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  
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  
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  
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  
子之樂可以庶幾矣○雙峰饒氏曰人之常情莫不  
樂富貴而憂貧賤今孔顏之樂不在於高堂數仞椽  
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而乃在於蔬食飲水  
曲肱而枕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之際夫蔬食飲水  
瓢陋巷豈可樂之事哉是其為樂固非富貴之謂而  
亦非貧賤之云要必超乎二者之外而別有所謂樂  
也謂之亦在其中者言雖當如是之時而吾之所樂  
亦未嘗不在於此謂之不改其樂者言雖處如是之  
地而吾之所樂亦不以此而改爾非謂蔬水曲肱簞  
瓢陋巷之為可樂也周子於此每令人尋其所樂者  
何事而程子述之其所以發入之意深矣○博文約  
禮是仲尼之所以教顏子之所以學處於此用功則

卷之六

是心有企慕欲得意者字  
損人而言○品節曰廢與  
畫一字有別廢是好學而  
不能進之人畫是自畫而  
不肯為學者也○蒙引云  
中道而廢言已行到中道  
因力不足故廢中道分明  
是半途廢是無奈何捨置  
了不終其事也中庸所謂  
半途而廢自廢也此之廢  
不得已而廢也語意自不  
同○又云今女畫言你何  
曾有求進之力乃溺於怠  
惰安於小成自限其所至  
耳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  
限也畫字在畫地上生來  
借作限字意用再有所謂  
力不足者言其氣稟之弱  
雖欲勉焉以求至而於物欲之私有所不能自克再求意思是認在中道而廢裏去今女畫是以  
今日之所至自滿不求造其極或指再求此兩言便是自畫言其無復求進之意非也自畫是言  
其怠於用工只低說是自畫則其失亦輕矣然即此言味之亦可見○通義許白雲曰為學之道

孔顏之樂可尋矣○**鄭**舜舉曰道在吾身日由乎道  
則安而樂矣若以道為可樂而樂之則身與道為二  
非所謂樂之者也**通考**宋氏公遷曰孔子渾然天理  
故貧富不能動其心顏子能克己復禮故不以貧富  
動其心此孔顏  
之所以分也心之企慕處 氣質昏弱  
○再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  
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 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慶源輔氏曰心欲進 畫者能 而力有所不及也  
進而不欲新安陳氏曰力能進 謂之畫者如畫地以 而心有所不肯也  
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再求聞之

先立志欲求至於聖賢却隨事只管低頭做將去曉一分道理便行一分道理一邊明理一邊力  
行都不要計較功效須要見得聖人亦是入做我亦可學而至學之所以未至者只是理未明行  
未力耳長持此心篤志行之自少至老不倦到頭却隨入力量高下見其成功深淺最不可作界  
限

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音 患  
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  
日退而已矣此再求之所以局於藝也宋子曰力不 足者中道而

正韻云畫界也止也○正  
義曰畫者限其力而不用  
也○燃犀解曰參解云畫  
從畫言夜至畫而止也日  
與夜為界曰畫  
說芻豢孟子告子上篇云  
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  
之悅我口朱註草食曰芻  
牛羊是也穀食曰豢大豕  
是也○莊子齊物論云民  
食芻豢口義芻草木之食  
豢肉味之食也  
局於藝章圖云局謂如博  
奕之局不能出其中也  
章圖云右第十章鄒陽朱  
氏曰此章勉進弟子而致  
戒飭之辭

廢廢是好學而不能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工夫或是  
材質不可勉者今女畫畫是自畫乃自謂材質不敏  
而不肯為學者○問力不足者非干志否曰雖非志  
而志亦在其中所見不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  
冉求乃自畫耳○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  
般只自畫是就進上說到中間自住了自棄是全不  
做○**雙峰饒氏**曰力不足者是氣質弱甚天理不能  
勝人欲中道而廢者如人擔重擔行遠路行到中途  
氣匱力竭十分去不得方始放下如此方謂之力不  
足冉求未常用力便說力不足如季氏旅泰山且須

子謂子夏云云蒙引云子

夏之病在於近小既有近小之蔽則入於私而非為己之學矣故孔子以此教之然此亦必子夏初見孔子時事○又云女學為仁學為義但知其為吾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為盡吾事焉而已者為己也若學為仁為義而欲以求聲譽為利祿者便是為人也是為己為人之分不于其迹而于其心迹則同心則異所謂不同也所謂觀其所由也為己者欲自得於己為人者欲見知於人也○直解云君子小人之儒不但學術所關亦世道之所係人君若得君子之儒而用之則必能守正奉公實心為國而社稷蒼生皆受其賜若用小人之儒則背公營私附下罔上而盡國安民之禍有不可言者○存疑云儒者之學不外知行致知力行只欲求得於己君子儒也致知力行只欲求知於人小人儒也君子小人之分為己為人之間而已○文林貫貫云女為有勉的意思○通義金仁山曰儒學者之稱子夏文學故夫子鞭辟其近裏君子儒則務德業小人儒則誇文辭

之言優也柔也能安入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况玉之道能濡其身云云或以孫讓為儒或以剛優柔故以儒表名

猶貨財云云章圖饒氏曰此是就儒身上說若殖貨利則全是小人不得謂之儒矣

遠者大者云云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君子務知大者遠者○燃犀解云錢希聲云君子儒當以己為己二字為主而圈外註遠者大者但當附見之舍為己而專言遠大聖賢無此等不切近的學問

章圖云右第十一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傲戒弟子而以爲學用心得失言

子游為武城云云知新日錄李南黎曰得人之問只是說邑中取得何等之人

教他便說不能此是畫處○新安陳氏曰語首章集註云說之淡而不已焉耳說貴乎淡說苟淡必欲罷不能豈有自畫之患畫而不進說之不淡故也求局定於藝而不能充拓其弊原於畫以自限耳

此進子夏以真儒學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味焉故夫子語御之以此

宋子曰聖人為萬世立言豈專為子夏說

此處正要見得義利分明人多於此含糊去了不分界限今自己會讀書看義理做數字便道別人不會便謂強得人此便是小人儒毫釐間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決不如此○君子儒小人儒同為此學者也若不就己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子夏是箇細密謹嚴底人中間或細密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慶源輔氏曰子夏資質純固但欠遠大之見而有近小之蔽恐或溺於私與利也故以是告之然此必子夏始見時事至其言切問近思仁在其中聖人之道有始有卒之說則必不至此矣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音汝澹

徒其反

女音汝澹

徒其反

論語

卷之九

可為一邑之表式者，不是

取來輔政也。○又尤西川曰行不由徑，不事智巧也。

○漢高祖紀上云高祖夜徑澤中，大蛇當徑，師古曰徑，小道也。○蒙引云女得入焉爾乎，只是問說你為宰於彼，曾得有立心制行之好人否，不必說為政以人才為先，子游不是取滅明輔政。○又云子游之取滅明非固，只取此二事也。舉此二事，可見其為人也，其意思甚好，可見其人物。

**集註**武城魯云云通義吳氏程曰魯下邑附城之邑猶今言城下縣也。○燃犀解云武城按武城有南北北武城屬東昌府南武城即今嘉祥縣隸兗州府今觀南武山澹臺山澹臺河俱在嘉祥則嘉祥為南武城明矣。澹臺姓云云燃犀解云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狀貌甚醜犬子以為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南遊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各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

羽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終苟利於民廉於行已足澹臺滅明之行也。○飲射儀禮鄉飲酒禮註諸侯之卿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卿射禮註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卿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見小欲速子路篇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杜已出孟子滕文公下篇。柳人出孟子盡心上篇。以人才為先云云通義金仁山曰薦拔人才，此是長民者第一事，所以為國與賢所以作與民贊也。為迂章圖云音千亦音紆，遠也曲也。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

宋子曰焉爾乎，三字是語助。聖人之言寬緩不急迫。

○胡氏曰言魯下邑非大夫之采邑也。飲謂鄉飲酒。周禮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三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間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為邑宰者亦然也。其他則凡涉乎公家者皆是也。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

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而已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諱而已故又以可知可見總言之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全體。○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入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

問楊氏謂為政以人才為先如子游為武城宰縱得人將焉用之似說不通宋子曰古者士人為吏恁地說也說得通更為政而得人議論此亦為政之助恁地說也說得通。○問觀其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矣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愚謂持身以滅明般人曰子游意息高遠識得大體。

子路曰子游之於政也事也。○子貢曰子游之於政也事也。○子貢曰子游之於政也事也。○子貢曰子游之於政也事也。

子貢曰子游之於政也事也。○子貢曰子游之於政也事也。○子貢曰子游之於政也事也。○子貢曰子游之於政也事也。

子貢曰子游之於政也事也。○子貢曰子游之於政也事也。○子貢曰子游之於政也事也。○子貢曰子游之於政也事也。

子貢曰子游之於政也事也。○子貢曰子游之於政也事也。○子貢曰子游之於政也事也。○子貢曰子游之於政也事也。

子貢曰子游之於政也事也。○子貢曰子游之於政也事也。○子貢曰子游之於政也事也。○子貢曰子游之於政也事也。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

宋子曰焉爾乎

胡氏曰言魯下邑

周禮鄉大夫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

宋子曰焉爾乎

胡氏曰言魯下邑

周禮鄉大夫

無苟賤之羞云云又許白  
雲曰正大總言二事無苟  
邪言行不由徑無賤媚言  
非公事不至室苟賤邪媚  
皆就章外反說形容上言  
正大之情可見是子羽之  
心凡百正大因此二事可  
見其凡下言無苟賤邪媚  
亦是二子平日無之之意  
章圖云右第十二章鄱陽  
朱氏曰此章見賢者取人  
之道

子曰孟之反云云揚明云  
門是魯之國門○照解云  
敢字作勇敢之敢非有勇  
敢在後不奔也○蒙引云  
孟之反只奔而殿便分明  
是一箇功在所得辭了  
反却耻以是自居歸在馬  
不進上真箇不伐想及之本  
心蓋曰戰敗而還至憂臣辱  
我又何故緣此占一功此皆  
忠厚之心所到○合蒙云攻  
實之反有奔而殿之績亦有  
馬不進之實足處以為功矣  
乃不以爲功而道其實焉曰  
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故曰不  
伐若謂故以此自揜其功是  
詭也是不情也聖人又何取  
焉

此說亦可參看○千百年眼  
曠慧生曰按當時三家皆懼  
同惡其啓釁兆孽罪已不得  
言一旦難至觀望逗迎各自  
爲計爲齊師直抵近郊如入  
無人之境孟氏之師又先奔  
此國家之恥反所深愧而抱  
痛者何能居此區區殿後之  
功哉夫子嘉其不伐隱是致  
罪三家非徒爲居功者樹程  
也

莊周所云云見莊子  
內篇大宗師篇○蒙引云  
據莊周所稱則孟之反此一  
節亦是老氏之行但聖人取  
人之善以爲世勸正不計其  
心云耳  
軍後曰殿云云圖解云軍  
前曰啓是先衆人出以迎  
敵軍後曰殿是後衆人入  
以扞敵戰敗以殿後爲功  
○通義金山曰兵家所謂  
斷後也  
細說齊國國書也孺子  
孟懿子之子武伯疏洩疏  
一名也孟之反孟武伯族  
也○然犀解云是役也冉  
求力戰有功康子問曰子  
之於軍旅學之乎對曰學  
於孔子○冉有帥左師入

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  
惑雙峰饒氏曰持身者不以苟賤爲羞則柱已徇入  
無所不至取人者苟爲邪媚所惑則賢否邪正皆  
不復能辨矣○雲峰胡氏曰苟賤之羞邪媚之惑八  
字與正大之情四字相反然非子游自持身正大者  
未必取人如滅明之正大也通考金山金氏曰焉爾  
乎按字義如是爲爾其辭氣必有所指謂汝得入焉  
有如是者乎謂其可與進取於斯道者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  
也馬不進也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卽莊周所稱孟子反

者是也宋子曰莊子所謂孟子反蓋聞老氏懦弱謙下之風而悅之者也伐誇功也  
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旋音以後爲功  
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

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帥師伐我孟孺子洩帥右師  
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  
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宋子  
曰這便是克伐怨欲不行與顏子無伐善底意思相  
似○南軒張氏曰奔而爲殿固已難能及將入門是  
國人屬耳目時也反非惟不自有其功又自揜其功  
害於伐居多聖人取之以教門人也  
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入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

齊師獲甲首八十

欲上人云云章圖云

左傳桓公五年君子不欲

多上人

章圖云右第十三章鄱陽

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

取其謙讓之心

諸葛孔明云云見文

選出師表○諸葛亮字孔

明本傳見蜀志

齊師獲甲首八十

論語六

三十一

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

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朱子曰欲

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向人說只要去得私

欲孟之反他事不可知只此一事便可為法○問人

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則臨

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

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為

只看做得甚麼樣大功業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不

是恁地只是箇心地平底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地

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十分知是職分之所當為少

間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過捺不下少間便說我劫盡

職分汝却如何不盡職分便自有這般心孟之反只

是箇心地平所以沿磨容得去○孟之反不伐與馮

異之事不同蓋軍敗以毀為功毀於後則人皆屬目

子曰不有祝云云蒙引云而字似與無庸筆獨而畏高明之而字同○正義曰祝鮀衛大夫子魚

也有口才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善淫時世疾之言人當如祝鮀之有口才則見貴重若無祝

鮀之佞而反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世害也○表了凡曰佞與美不同佞可一而美不可移佞

可飾非而美或取忌佞可

排難而美或招尤夫子云

然以不字貫下恐無此文

法○黃東發曰范氏說無

鮀之佞而獨有朝之美於

文為協晦菴以巧言令色

不得分輕重而去其說且

宋朝自然之美色與人為

之令色不同○朱子曰據

范氏王意在疾時之好佞

故曰猶難免于當世非加

一猶字其說難通○照解

云夫子寄慨於鮀朝正為

求免今之世者醜之也意

在言外今之世三字不必

慎出憎惡等語味更長○

通義許白雲曰今之世三

字重看古之世必尚誠而

不尚諛好德而不好色今

世矣鮀徒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鮀徒

河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

美色言衰世好去聲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問謝氏疑

文選四書大全

論語六

三十一

之世乃好諛悅色所以可  
嘆也○又吳氏程曰不有  
至之美為一句中間而有  
蓋衍字○不有祝鮀之佞  
而有宋朝之美程伊川朱  
子金仁山三人說而字作  
與○不有祝鮀之佞而有  
宋朝之美此與與朱子說  
相似○不有祝鮀之佞而  
有宋朝之美古註之點○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  
之美謝氏之說而字作不  
朝之美吳氏程之說而有  
二字衍文

集註祝宗云云燃犀解云  
祝官各祭主贊辭太祝掌  
六祝之詞曰順祝年祝吉  
祝化祝瑞祝策祝以事鬼  
神祈福祥也鮀衛云云  
治宗廟諸侯會于召陵盟  
子皇鮀祝諸侯以長衛于  
蔡左傳載其詞亦因其佞  
而修飾附會也  
有口才通義金仁山曰佞  
本是有才辨之稱故自謙  
者曰不佞後因有口才者  
多變易是

非故始有諛佞之稱  
母襄夫人室姜及其夫人南子  
召之以遂其姦其免於今之  
世者如此故夫子傷之○左  
傳定公十四年云衛侯為夫  
人南子召  
宋朝注南子本宋女也朝  
宋公子曰通南子在宋呼  
之衛靈公寵宋朝  
傷之也蒙引云世衰俗薄  
不好德而好諛不悅賢而  
悅色雖以吾夫子之德之  
盛然不用於魯不合於齊  
沮於晏子子西毀於叔孫  
武叔其見疾於人亦屢矣  
故曰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此章蓋有激而發故曰傷  
之也  
章圖云右第十四章鄱陽  
朱氏曰此章嘆時之衰  
子曰誰能出云云燃犀解  
云誰兼智愚賢不肖誰能  
出不由戶是勢不能不由  
勿添入字何莫是何不亦  
之意纔不合理處便是不

而字為不字宋子曰當從伊川說謂無鮀之巧言與  
朝之美色難免於今必見憎疾也○南軒張氏曰必  
有巧言令色而後可以免於世則世衰道微可知中  
人巴巴下以利害存心者鮮不為之變易矣此聖人所  
以嘆也○雙峰饒氏曰世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  
不好諛知德之可悅而不悅色矣通旨仁山金氏曰  
而有而字猶與字古者兩  
事相兼者以而字中遞之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

之辭厚齋馮氏曰莫不肯也○雙  
洪氏曰人知出

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宋子  
曰但

纔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何莫之云猶何莫學於  
詩耳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  
則世之悖理犯義而不由於道者為不少矣又何說  
以該之邪○南軒張氏曰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  
君臣而君臣在所嚴夫婦之有別朋友之有信以至  
於一飲食起居之間莫不有道焉故曰誰能出不由  
戶何莫由斯道也謂未有出而不由戶者何事而不  
由於道乎道不可離如此是以君子敬以持之顛沛  
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而惟恐其或失也○西山真氏  
曰事親事長太人之所同也然必事親孝事長弟然  
後謂之道不然則非道矣此嘆世人但能知出必由  
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  
新安陳氏曰夫子怪嘆時人蓋曉人以道之當必行  
亦以見道之本不難行也與孟子夫道若大路然人  
病不求之意相似

由○皇極外篇誰能出不  
由戶戶道也未有不由戶而能濟者也不由戶者鑽穴隙之類也○四書千百年眼云李衷一曰  
由字不可看作行字行則待於勉強由則自然率循矣○蒙引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夫道若  
大路然人病不由耳然人之所以不由斯道者物欲之蔽而不能自克也○存疑云人身不能不  
行動八屋不能不出入身之行動必有個道屋之出入必有個戶出必由戶是決然底更脫不得  
行必由道尤有甚於彼者而乃不然經趨妄行不亦可怪之甚耶○通義許白雲曰自室出於堂  
必由戶非戶不可出也道者天理之當然人必當由之而不可背亦猶出不由戶則無可出之路  
矣行不由道則悖禮傷義必不可也人何故不從道而行乎深惜其失而勉之以正也又曰道只  
是人當行底大路如子之當孝父當慈兄當友弟當恭人皆可曉但不肯行耳故聖人謂當從戶  
出既知之即由之當從道行曉了何故不行正為道與人相去本不遠自不肯行耳故以戶為喻  
最切須就何莫由三字上詳味旨意此聖人哀人之自失而勉之也

之辭

章圖云右第十五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因時人行不由道而為微歎之辭朝聞道是不可不聞此  
道何莫由斯是歎不可不由此道  
細語孟子夫云云見告子下篇

子曰質勝文云云蒙引云以文為威儀文辭方於史字為通徑情直行亦是質之勝處只是任箇  
真實自然是野○又云須用七分質三分文左是彬彬若以五分質五分文質相半為彬彬則  
如五升水用五升鹽而味不得調矣此斷斷必然之理也故子貢所謂文質也質猶文也為失  
本末輕重之差然又有不  
可一律拘者如殷之輅則  
用七分質三分文如周之  
冕則用三分質七分文然  
皆不失為彬彬也○覺路  
翁一獻曰文質原是一體  
相離不得譬之樹質是枝  
幹文是花葉花葉非枝幹  
不附枝幹非花葉不揚是  
二而一者也○存疑云君  
子成德之名故以文質彬  
彬為君子君子對上文野  
史言謂之君子則非野亦  
非史矣○指南云質勝文  
猶言無文勝字不必深泥  
○李懷註曰史非掌文書  
之史若掌文書之史則唐  
虞之士亦有信史惟祝史  
之史云云○講述云質是

此章示人用中之學意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

也○宋子曰史掌文籍之官如三公及王乃周諸史并

周禮諸屬各有史幾人○慶源輔氏曰史如周官  
太史小史之屬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  
所謂多聞也太史小史皆掌喪祭賓客會同朝覲軍  
旅之事所謂習事也先王盛時史雖多聞習事而誠  
實固無不足者世衰道微習於外者多遺其內故多  
聞習事之史或有誠實不  
足者下或字其義備矣 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

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

然而然矣○新安陳氏曰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所以文  
其質也文得其中方與質稱文不及則為



忠信誠懇在內為本文威儀物彩在外為末一片真心實意沒有一毫文彩謂質勝文這便是田野村夫老實真率文無可觀故曰野外面文物整齊絕無此二毫實心謂文勝質這便是紀事史官抄寫故事不由中出故曰史○揚明徐自滇曰彬彬與郁郁何分郁郁根苗並茂之象彬彬者疎密相稱之象

**傳註**野野人云云通義金仁山曰猶今俗云村人史掌文書又曰猶今言文人張文潛謂今之所謂儒者務傳記尚文辭乃古之所謂史也

誠或不定也又許白雲曰史官記事雖據事實而書必須造辭述意其記人之言亦必為美辭文飾之非盡當時之本語也故曰誠或不足

補不足之文以就中王文勝質言則損有餘之文補不足之質以就中如此則順文解義經所謂質勝文文勝質是泛說有此二等人非謂一人之身質既勝文文又勝質也集註損有餘補不足是通為二等人言之各當有所損益云亦以集註誠或不足之言推之誠即質耳○程復心曰質勝文則野是質有餘而文不足文勝質則史是文有餘而質不足能損有餘又補不足至於成德則班班相稱自不期然而然矣

野文太過則為史故文可損益而質無損益學者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質相稱則有彬彬之氣象矣集註分學者與成德而言蓋始焉損有餘補不足乃勉而為之到成德之境則自然純熟不待損之補之而後文

**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甘可以受和聲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

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

**寧野**程子曰君子之道文質得其宜也○朱子曰文質是不可以相勝纔勝便不好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不少了些子意思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偏了○慶源輔氏曰質勝文則野則

質有餘而文不足文勝質則史則文有餘而質不足學者能於其不足者補之於其有餘者損之至於成

損有餘云云又金仁山曰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此緊要工夫所以不偏勝而彬彬者也○史氏曰集註損有餘補不足是通說一句之旨王質勝文言則損有餘之質

德則文質班班然相雜而適相稱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然後可以謂之君子又曰野猶近本史則狗宋矣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

楊氏曰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古人於幼子常示毋誑所以養其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為私焉耳○宋子曰罔之生也之生與上面生字微有不同此生字是生存之生人之絕滅天理便是合死之人今而不死蓋幸免也○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纔直便是有生之理不直則是枉天理宜自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免耳○罔只是脫空作偽做人不誠實以非為

屈曲者也是人之生也直

矣生理本直若人自罔之則逆其生理而人之所以為人者滅矣理當死而猶生者幸免耳聖人警人之意莫切於此○通義許白雲曰天以善理生人人得此理以生其理本直凡行事皆當合理者不合理則與天之生意不相關是理已絕死之道也而又生於世者幸然免死亦謂具人之形事當順理違天自絕不可生於人世○開心云生以氣言直以理言率性而行便直○存疑云直是無邪曲當以情言○講述云此與朝聞道夕死可章矣看見人之生死奚足論哉聞道雖死亦可不直雖生亦幸故君子寧死於聞道毋寧生於幸免聖人嚶嚶為人莫切於此○覺路云二生字一樣俱指生死之生言○又云許損庵曰直字有二說一謂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私即直道而行之直指情上看此揚龜山之說也一謂惻隱辭讓羞惡是非都是本心自然生

是以黑為白如不孝於父却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却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據此等人合當用死却生於世是幸而免耳生理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嗅口之言心之息是自然用如此若纔去這裏著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矣又云其粗至於以鹿為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如水有源便流這只是流出來無阻滯處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箇惻隱之心見一伴可羞惡底事便有箇羞惡之心這都是本心自然發出來若順這箇行便是直若是見入井後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這便是罔○此章之說程伯子之言約而盡矣兩生字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蓋曰天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生焉是其免特幸而已耳○如木左生被人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耳○南軒張氏曰天理本直在人則順其性而不

發出來無所矯揉之謂直指性上看此朱考亭之說也○燃犀解云兩生字一樣都作生於世說直是人有此生必有所以生者本來自是直的又云罔亡也如罔晒之罔昏昏瞶瞶違其所自生亦罔之生耳不有愧於生乎幸免正說其無可生者耳○韓退之筆解云直當為德字之誤也言人生稟天地大德罔無也若無其德免於咎若虧矣古書德作惠○諸說辨斷云姚承庵曰直者人之生理二字一般罔字註訓不直也未當罔空也無也人只有此直理無此直理行尸走肉此人是個空的了故下個罔字不直是罔非罔是不直也亦要辨  
**集註**程子曰生理云云講述云生理者人之有生心具此理故性字從心從生則生理即性也所性之理本自誠實中正無纖毫假偽私曲便是直與性善大略相似  
**罔不直也**表了凡曰生理本直非正訓也在前一層本文只說人之生也直不說天之生人直也又人之生與罔之生正相照應不宜做兩樣說罔不直也註得好罔有二義罔無也謂滅盡此直道是不直也罔是誣罔以無為有以是為非亦不直也唯誣罔故無直捨之是誣罔之義  
**章圖**云右第十七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推本然生理而戒人逆理之辭  
**細註**古人於幼子云云見禮記曲禮篇

子曰知之者云云蒙引云知之者知有此道如父子知其當親君臣知其當義知之而已他自却未曾實用其力以求至好之者友是用力要得之樂之則已得乎此理矣聖人但說此不如彼便是要人勉其所未至○存疑云這知字尚淺故不如好若知得深便無不好此就學者進道言故說得淺這好字就是知者利仁之利字故解曰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樂是樂則生矣之樂此理體之於身和順從容無所勉強這便是樂○二程全書十

二云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為樂好之者如遊花人園圍樂之者則已物爾然人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燃犀解云此章知好樂俱就現成說好在知外樂不在好外兩不知特就其中通其境界有無盡光景不已工夫不重較其淺深須理會三之學更不說破妙

理可想三者字乃覺後自知之人故不曰知之好之樂之而曰知之者好之者樂之者○盧見云樂字較平平好學猶加此意氣樂是生機自然溶浹道即我我即道而相忘矣中自有一段和融光景第不可於情識上認取耳○通義許白雲曰知有兩等一等只是知有道如此好一等曾用致知工夫而深知至理之所在上知淺下知深好是知而行之者樂則安行有得於心而樂也集註知有此道也知道字輕看作總說謂知斯道之高美亦可重看作就每事物上知其至理之所在亦可下兩節皆作此兩意推

集註嗜之章圖云嗜時利反一作嗜同欲也其也自強而云云易乾象傳云君子以自強不息章圖云右第十八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勉人進學之辭

違所謂直也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焉而莫非生道也罔則昧其性真行而巳是與遊竟為變者相去幾何其生特幸免耳○雙峰饒氏曰罔無也謂滅盡此直道通考黃氏震曰罔對人而言蓋罔罔然不知所以為人者也幸而免對生也直而言蓋僥倖苟免不能直者也人之生也直而巳罔之生也不能直幸免而巳幸而免者低回委曲苟全其生者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樂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

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歟程子曰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能存之至於樂之則為己之所有○宋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問不如樂之者此樂字與顏子之樂意思差異否曰較其大槩亦不爭多但此樂之字是直指物而言是有得乎此道從而樂之也猶樂斯二者之

樂樂循理之樂如顏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得後與萬物為一泰然無所窒礙非有物可玩而樂之也○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為何物又當玩知之好之樂之樂之三節意味是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樂之道方於已分上有得力處○慶源輔氏曰尹氏之說則張氏之說食而知其味故嗜之嗜即所謂好也然其未至於樂者則雖嗜之而未能得飽滿慶定蓋猶有嗜好之意焉至於樂則飽滿慶定自得於心有不不可以語人者矣張氏以人之食五穀為喻其曉入尤更明切故其載之然則知而不能好未能知其味也好之而未樂未能樂之為一也纔到樂處則無息無一學者苟未至於樂則當益鞭其後自強不息以求之必期至於自得而樂之之地則不能自取○雙峰饒氏曰論地位則知不如好好不如樂論工夫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大學物格知至是知之者誠意如好好色是好之者意識而心正身脩則心

子曰中人以上云云班固古今人表列九等上上聖人上中仁人上下知人中上中中下下上中下下下愚人○存疑云中人上下兼天資學力說教人若不因其才則學者無所入而師為徒勞故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克也以曾子其言也認為馬牛發之一貫以告曾子忠恕而已為門人言之而皆因才而篤非有爾我於其間也○正義曰此章言授學之法當稱其才識也語謂告語○知新日錄姚承庵曰此夫子為語上而言易口形而上者謂之道此可以輕與人言哉必其人資質明敏學力將到一與之言可即會悟耳不然如對癡人說幾下○說苑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斲而而雨之非其人如聚斲而鼓之○微言王觀濤曰中人上下兼資學言若專主資說則人有終身不可語上者矣○直解曰此章見

廣體胖而樂矣○雲峰胡氏曰知不知好知之淡自能好好不如樂好之淡自能樂好在未有所得之先樂在既有所得之後○新安陳氏曰學者之於道當自知之而始又必好且樂之而後為至非真知之不能好然既知之必當求進於好之非篤好之不能得之而樂然既好之必當求進於樂之果能樂之則所知所好者方實得於己其樂有不可以語人者矣所謂自強不息者蓋如此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去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

施教之等中人上下俱兼  
天資學力言天下惟中人  
最久而以上則幾於上  
知與之談天理精微至玄  
至妙無聲無臭亦自易入  
故曰可以語上不然中人  
以下之人驟語之則彼不  
知精微之理為何物即言  
亦不入故曰不可語上  
集註因其材云云在申庸  
十七章

切問近思見子張篇子夏  
之詞也○真西山曰切問  
謂以切己之事問於人也  
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  
切近者而思之也○通義  
金仁山曰所以使之云云  
此補文意也不可以語上  
非終不語也使之以漸進  
爾

章圖云右第十九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言聖人施教之道

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  
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躡  
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  
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

也或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宋子曰且不裝定德地  
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  
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  
以下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  
若是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  
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  
也解到高遠處○問聖人教人不問智愚高下未嘗  
不先之淺近而後及其高深今中人以上之資遽以

上焉者語之何也曰他本有這資質又須有這工夫  
故聖人方以上者語之○理只是一致譬之水也有  
把與人少者有把與人多者隨其質之高下而告之  
非謂理有二致也又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  
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生以言之訕蓋清明剛健  
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  
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西山真氏曰道德性  
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  
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中  
人以下若驟然告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  
億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知處告之以事  
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  
期而至於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使學者  
外問於人內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  
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泥然馳騫於外而初無  
補於身心也○李氏曰中人以上雖求及於上智而

樊遲問知云云存疑云是非之心知也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則知其所當知不知其所不當知是非之心不失而知在是矣心無私欲仁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不汲汲於功利則心無私欲而仁在是矣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斯可謂之仁矣如此說方通又云問鬼神既敬之如何又遠之當祭禮而祭禮敬也不專靠祭禮以求福免禍遠也饒氏兩句合看其好但大拘須更放開說○講述云知以有所務言故曰事仁以無所為言故曰心要之所先之難即所務之義無瀆神之心即無計獲之心仁智原非兩物心事亦難分別但自所見之定而言則為智自所養之純而言則為仁○脈云民義如人倫事物都是曰民者謂此義乃民生日用常行之理也務字在心上專九條為○蒙引云先難

於上智為近故可以語也中人以下則於上智為遠驟語以上則將妄意躡等非徒無益而又有害矣○雙峰饒氏曰中人以下非是終不可以語上也使之切問近思由下以進於中則亦漸可以語上也○新安陳氏曰道無精粗教有等級資之近上者可教以精淡資之凡下者且當教之以淺近苟遠以精淡語之則無入精淡之漸終為凡下之歸而巳孰若且語之以淺近使由淺近而漸進於精淡哉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朱子曰常人之所謂智多求入所不知聖

後獲分明是心於理而無私欲之蔽故為仁○又云仁者先難而後獲是仁者之心如此此難言其心汲汲於是而不及乎他也先後猶緩急○又云惟知其為所當為者知者之事也無所為而為者仁者之心也○羅近溪曰夫子於鬼神深嘆其德之盛豈有相遠之理且洋洋在吾上在吾左右體物而不遺也又誰得而遠之竊意遠字不作去聲正是幽深玄遠如中庸引詩所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之云也如此則不惟已之敬謹益至而論事之意亦恐無所施也語意更覺安帖遠上聲趨辭去聲

集註仁者之心也通義許白雲曰集註知者言事仁者言心事字指務民義重心只是言存心當如此其實先難只是民義此章大約上以知言下以行言也

人之所謂智只知其所謂當知而已自常人觀之此兩事若不足以為智然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則真箇是知○或問所謂鬼神非祀典之正何以使人敬之以為祀典之正又何以使人遠之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然亦不使人敬而慢之也○雙峰饒氏曰務民義敬鬼神而遠之兩句當合看如未病謹疾既病醫藥人事所宜也不務此而專禱鬼神不知也為善去惡人道所宜也不務善而專媚神以求福不務去惡而專媚神以免禍皆不知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朱子曰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誦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也

然正義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為心甲樊遲蓋有先獲之病故夫子既告以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警之至矣○問知之事仁之心曰務義敬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上說事也從心裏做出來然仁字○**程子曰人多信鬼神**說較近裏知字說較近外

**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程子曰

義乃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則至於瀆敬而遠之所以為知○慶源輔氏曰能敬則知人與鬼神

二而一之不可戰能遠則知人與鬼神一而二之不可戰是不可不謂之知乎

**又曰先難克已也**問既曰仁者則

更須克已耶**宋子曰**仁者雖已無私然安敢自謂已無私乎克已正是要克去私心若又誇其效之所往

章圖云右第二十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即仁者知者存心處事言

乃私心也只此私心便是不仁○新安陳氏曰先難所包者濶本不但言克已程子謂克已是在於所難之中又舉甚者言心而求仁之功莫先焉

**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宋子曰人之於鬼神自當敬

則須著如此又如下筮自伏義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下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入道所當為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詔事鬼神便是不智又曰夫子所答樊遲問仁知一段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於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纔去做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即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為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

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智者哉？○此鬼神是指正當祭祀者，且如宗廟山川，是合當祭祀，底亦當敬而不可棄，近泥者纔泥著，便不是，且如下筮用龜，所不能免，臧文仲却為山節藻稅之室，以藏之，便是不知也。○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獲有期望之心，學者之於仁，工夫最難，但先為人所難為，不必有期望之心，可也。○後如其君，後其親之意，哭死而哀，非為生者經德，不回，非以玉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這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仁底人。○問上蔡所以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問上蔡所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跳之視地，若臨溪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這裏，更不做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在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得某處，這便是求獲。○雲峰胡氏曰：集註言知

子曰知者樂云云，講述云：動謂心無固滯，與理俱融，就如水之流盪，一般故其樂水也。動則相契也，靜謂心無紛擾，與理相安，就如山之凝定，一般故其樂山也。靜相謀也，然水之澄蓄何動非靜，山之發生何靜非動，故智者動貞于理，動亦靜也；仁者靜虛而明，靜亦動也。○又云：樂謂明理的人，事到立應，无所掛牽，心常快活動之效也。壽謂无欲的人，精神不耗，貞元完固，永保天年，靜之效也。○心學蠡見云：山者吾心之靜也，故仁者樂之；水者吾心之動也，故知者樂之。○睡庵脉云：知者未有小人仁者未有不知，但自其心之凝然寂然，一真自如，則謂之仁，自其心之豁然油然，萬物皆通，則謂之知。樂山樂水不可著實在山水上說，當知山水是天地間仁知之象，仁知是人心上天地之精，人心上原有山水，仁知之謂也。樂山樂水，樂吾心之仁知耳，便見得胸中有造化。○燃犀解云

者之事，便見務民之義，一句務字最重，仁者之心，便見先難二字，先字最要，務者事之所當為，先者心之所當急。○又曰：義者人之所宜為，鬼神在幽隱之間，務其所宜為，而不惑於幽隱之間，知者之事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不可有為而為之。○一有所為而為，則非仁者之心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此章詳發仁智之蘊微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  
慶源輔氏曰：此體字乃形容。樂壽以仁知之體段非體用之體。



仁者未嘗不靜但仁見謂  
仁知見謂知即動靜近乘  
而本動本靜者自別○蘇  
紫溪曰仁者智者摠是一  
人天地流動之氣在物則  
為水在人則為知天地厚  
疑之氣在物則為山在人  
則為仁動靜二字不必過  
為分別智者之心隨事融  
通無所滯礙故謂之動然  
其靈明之體未嘗擾也何  
動非靜仁者之心一真為  
至萬感不搖故謂之靜然  
其虛中之妙應未嘗膠也  
何靜非動知以仁知分作  
兩項人便以辭害意矣○  
徐傲絃原旨云樂水樂山  
非待山水而後為樂也只  
是形容他心神融洽各有  
所象耳境有往來而樂未  
嘗不在也○唐見云智之  
動即是樂山非必見山水  
焉而樂之也水動物而智  
者心胸活潑得水之趣便  
是樂水山靜物仁者心極  
擬定得山之趣便是樂山  
不作推原說壽者元神長  
在不亡不以數言堯舜孔  
子謂至令

在可見生理常存處是壽  
生機油然處是樂樂當以  
孔顏之樂參看○申鑒曰  
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  
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  
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  
中形神以和故谷微不至  
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曰  
顏冉何曰命也麥不終夏  
花不濟春如和氣何雖云  
其短其長亦在其中矣注  
言麥雖不踰夏而秀花雖不  
越春榮其如和氣之保全  
何言顏冉歲齡雖短而天  
和不害無殘賊致天之行  
故曰長亦在其中矣則知  
君子不以壽夭為慮而當  
務備德為要也○照解云  
壽非以數倖也不生不滅  
之心即壽也

**集註**以體言通義吳氏程  
曰體段之體是就人身上  
說

動而不括存疑云註動而  
不括之動不是本文動字  
乃是應事之動靜而有常  
則是本文靜字  
程子曰非云云存疑云知  
者動仁者靜程子作推原  
樂水樂山意蒙引作就樂

**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  
新安陳氏曰動而不括出易  
繫辭下註括結也動而無結  
闕疑同  
靜而有常故壽  
宋子曰此不是兼仁知而言  
之患也  
是各就其一體而言世自有  
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各隨其材有所成就  
如顏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是泛說天下  
有此兩般人耳○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  
者之人雖動亦靜喜怒哀樂皆是動仁者豈無此數  
者益於動中未嘗不靜靜謂無不欲之紛擾而安於  
天理之自然耳若謂仁者靜而不動則知者亦豈動  
而不靜乎○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為主仁者靜  
意思常少故以靜為主今夫水淵渟不測是靜也及  
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  
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故知仁動靜是體段模  
樣意思如此○仁自有壽之理不可以顏子來插看  
如罔之生幸而免罔亦是有死之理○仁者雖有動

時其體只自靜知者雖有靜時其體只自動○仁主  
發生知周事物仁者一身混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  
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  
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雲峰胡氏  
曰集註事理義理四字理一而已一事各具一理故  
曰事理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故曰義理事無定用舍  
動意義有定  
**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浚者**  
宋子曰體  
則含靜意  
那仁裏做骨子○雙峰饒氏曰體仁是以身  
體之如君子體仁之體夫子體仁知之浚者不能如  
此形容之  
程子曰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  
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靜則自壽○知者樂  
永仁者樂山言其體動靜如此知者樂所通用處皆  
樂仁者壽以靜而壽仁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仁如  
人之身統而言之則只謂之身別而言之則有四支  
○宋子曰惟聖人兼仁知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

論語  
四十三

永樂山上見其然，愚意樂永樂山動靜俱不相沿，皆就知仁上看，出未，知何如姑俟知者評焉。

章圖云右第二十一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人品之不同，專以仁知之資稟德性言。

細註：君子體仁易乾卦文，言傳云君子體仁足以長

人。孟子說云云見公孫丑上篇。

成已仁也云云二句見中庸二十五章。

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仁靜知動，易中說仁者見之陽也，知者見之陰也。這樣物事大抵有兩樣，仁配春，知配冬。中庸說成已仁也，成物知也。仁在我，知在物。孟子說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又却知在我，仁在物，見得這樣物事皆有動靜，自仁之靜，知之動而言，則是成已仁也，成物知也。自仁之動，知之靜而言，則是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者敦厚和粹，安於義理，故靜知者明徹疏通，達於事變，故動但詳味仁知二字氣象，自見得動靜處，非但可施於文字而已。○知便有箇快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知者動然，他自見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以此見得雖曰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靜然，其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關，雖曰靜而未嘗不動也。動不是恁地勞攘紛擾，靜不是恁地塊然死守，這與樊遲問仁知章相連，自有互相發明處，問此是如何曰專去理會人道之所當行。

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見得日用之間流行運轉不容止息，胸中曉然無疑，這便是知者動處。心下專在此事都無別慮繫絆，見得那是合當做底事，只恁地做將去，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問體字只作形容仁知之體段，則可若作體用之體，則不可。仁之體可謂之靜，則知之體亦可謂之靜，所謂體者，但形容其德耳。曰所論體用甚善。○南軒張氏曰：動靜者，仁知之體。樂水樂山言其體則然也。動則樂，靜則壽行，所無事不其樂乎。常永貞固不其壽乎。雖然知之體動而理各有止靜固在其中矣。仁之體靜而周流不息，動亦在其中矣。仁知之義非淡體者莫能識也。○慶源輔氏曰：知者通達，故周流委曲隨事而應各當其理，未嘗或滯於一隅。其理與氣皆與水相似，故心所喜好者水。仁者安仁，故渾厚端重外物不足，以遷移之。其理與氣皆與山相似，故心所喜好者山。知者隨事處宜無所凝滯，故其體段常動。仁者心

子曰齊一變云云蒙引云齊一變至於魯至孔子時之魯也此據齊魯之政俗而言聖人本心則皆欲變之以道但齊之變道也難魯之變道也易齊魯當太公周公時大槩一般但自桓公創霸之後至孔子時風俗遂與魯頗異故註云孔子之時齊俗云云○又云二國之政俗有美惡者王霸之異也孔子時之齊固非昔日之齊孔子時之魯亦非昔時之魯矣故皆須變○揚明云至齊非至魯之廢類言其至道之漸僅可等今日之魯耳○覺路云道者周公治魯之道也亦文武興周之道也○正蒙云魯政之敝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至於魯○燃犀解云史記伯禽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封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曰吾簡

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周公嘆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說苑曰太公治齊尊賢先義而後仁伯者之迹也伯禽治魯親親先仁而後義王者之迹也○集註夸詐章圖云夸與誇通大言也漢書韓信傳齊夸詐多變○詐韻會去聲馮韻側嫁切欺也又御韻叶莊助切僞也○人亡政息中庸曰其人亡則其政息

安於理無所散羨故其體段常靜樂壽以效言效謂功效此所以言其功效也括結礙也動而無所結礙故其效樂常悠久也靜而悠久不變故其效壽○新安陳氏曰夫子以知者仁者分言程子以仁知合言所謂體仁知之渙者蓋指孔子也全體仁知渾然兼全仁中有知知中有仁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固得其壽亦樂其天豈偏於知與偏於仁者各得其一端而已哉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雙峰饒氏曰俗由於政桓公富國強兵故其俗急功利假借仁義故其俗喜夸詐魯周公之後周禮盡在其重禮法可知至漢初猶為項

羽城守不下其崇信義可知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慶源輔氏曰廢其法而衰替者易復更其法而富強者難變俗以改革政以道協政有美惡故俗有醇疵至於變而之道則盡善盡美無以復加矣○雲峰胡氏曰先儒云王伯之辨莫如孟子不知未予此章所以辨王伯者嚴矣道王道也當孔子之時齊有伯政之餘習變而之王道極難變而僅可如孔子之時之魯耳魯則猶有先王之遺風一變可至於道集註政俗有美惡美者先王之遺風惡者伯政之餘習即此可見○程子曰天子之時齊彊魯弱孰不尊王賤伯之意

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

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去聲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魯齊

王氏

曰閔元年齊仲孫湫謂桓公曰魯猶秉周禮哀十一年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且子季孫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昭二年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所謂猶存周公之法也國語管仲為政制國為二十一都注云此非周制不立卒伍不脩甲兵作內政而寄軍令則可速得志於天下注云內政國政也此所謂從簡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蓋期年報功此所謂尚功者也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

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

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

不得試子罕篇集註云試用也言不為世用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二章章陽朱氏曰此章明二國政俗美惡之殊

為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宋子曰齊經小自法度盡壞今須一變方可至魯又

一變方可至道魯却不曾變壞但典章廢墜而已若得入以脩舉之則可以如王道盛時也○太公之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孔子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孔子曰後世寔微矣齊自太公初封已自做得不太好至後桓公管仲出來乃大變亂折壞一番魯雖是衰弱不振元舊底却不太段改換欲變齊則須先整理已壞了底方始如魯方可  
以整頓起來這便隔了一重變魯只是扶衰振弱而已若論魯如左傳所載有許多不好事只是却不曾被人拆壞恰似一間屋其規模只在齊則已經拆壞了這非獨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  
○齊魯初來氣象已自不同桓公管仲不能遵守齊之初政却全然變易了一向盡在功利上魯畢竟先世之遺意尚存如哀公用田賦猶使人來問孔子他

若以田賦為是更何暇問惟其知得前人民是所以  
來問如桓公管仲却無這意思自道他底是了了向  
做去不顧○以地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材言之則  
齊厚而魯薄以勢言之則齊強而魯弱以信言之則  
齊尚夸詐而魯習禮義蓋其風氣本不同矣是以自  
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之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以  
至於周公伯禽之王道自其未而言之則齊俗益壞  
之後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也然當是時非  
夫子之得邦家亦孰能成此一變之功哉○問施為  
緩急之序如何曰如齊功利之習所當變魯紀綱所  
當振便是急處變齊則至魯在所急而至道在所緩  
至魯則成箇樸了就上出光來○潛室陳氏曰王道  
猶人之元氣齊魯之初均有此元氣只緣中間元氣  
各受些病齊求速安不於元氣調養便以烏喙投之  
一時却得康強不知元氣已被此壞了魯未曾用藥  
元氣却未壞聖人與調理出便自渾然本來箇人齊

子曰觚云云講述云此章非專言觚借一觚以傷世之空名無實者欲人顧名而思義也上觚字  
以器言不觚觚字以形制言觚說文所謂鄉飲  
先意在言外○楊升庵曰春秋之世已有破觚為圓者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已有秦人開阡陌  
井田之漸○圖史合攷曰  
丹鉛總錄云古者獻以爵  
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  
酒之爵也博古圖載其制  
云觚口容一升足容二升  
韓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  
是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觚  
創木為之或六面或八面  
面皆可書以為簡牘陸士  
衡文賦云或操觚以率爾  
是也孔子所歎之觚則酒  
器非木簡也何以知其然  
以觚為簡起於秦漢以後  
夫子未嘗見之也○儀禮  
註云觚者法度之器也以  
著戒貪為飲者之規焉以  
銅為之商人又有木觚梓  
人曰二升曰觚獻以爵酬  
以觚大射主人以觚獻賓

元氣已耗於烏喙醫欲治之定須先去烏喙一段  
毒始下得調理方法齊魯俱是聖賢之後本都是王  
道但魯則中間廢壞不曾修葺不曾改易周公法制  
故聖人變魯一番便可復王道之舊齊自桓公以來  
一變為功利之習把太公遺法一齊變了設若變齊  
須除去許多功利了重新修葺一番始可復王道之  
舊故變魯只用一許多氣力變齊須用兩許多氣力  
○新安陳氏曰魯有變易之資聖人有能變之道亦  
嘗用於魯矣而道終不得  
行所以汲可為魯惜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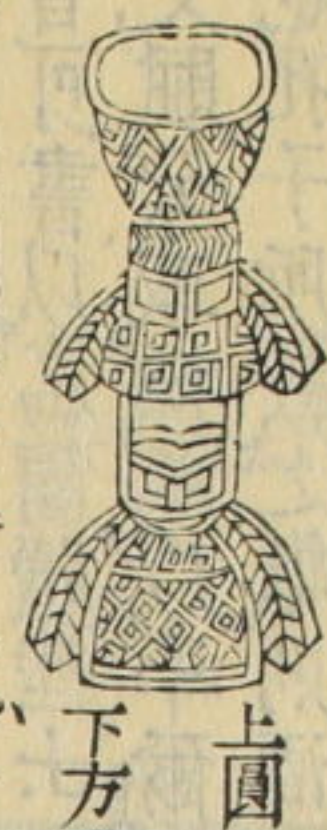
厚齋馮氏曰觚酒器一升曰爵三升曰觚物之有稜者也○洪慶

善曰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此  
夫子因獻酌之際有所感也

或曰木簡

厚齋馮氏曰顏師古

及公燕禮大射主人獻以觚○焦氏筆乘卷一曰語云觚不觚觚哉觚哉太平御覽引此註云孔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况於大事乎



圖之觚  
集註觚稜也章圖云稜與稜通盧登及方物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三章歎陽朱氏曰此章歎時俗之衰

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孔子嘆即此也竊謂觚為酒器見於禮經為木簡見於漢急就章竊謂為木簡者秦漢以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木簡之觚今文從觚皆器之有稜者也  
宋子曰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古人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正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新安陳氏曰此下及范說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

莫不皆然  
皆新是推廣朱子言外餘意  
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

率我問云云存疑云井有人焉本無人也故曰雖從之入於井也註自明白○又云可欺不可罔二句只是解不可陷舊說可欺解可逝不可罔解是○直解云率我之問非憂為仁之陷害特設此問須玩他雖字口氣意以仁者主于愛人則當無適不然雖或告之曰井有人焉不知仁者其亦從之也其字是實問之詞非疑其必從也蓋究仁者處此事勢其用心當何如耳何為其然然字指從井救言欺罔以理言欺謂言者欺其心罔謂聽者蒙其耳此二句舊說泛就君子平日言看來就從井一事論更有趣趣○蘇紫溪見說云可欺不可罔重在不可罔三字總足申不可罔之意不必分屬○袁了凡刪正曰井有仁焉不應改謂之仁者則行仁于天下不擇險夷當隨地致為井為陷地雖或告之井有仁焉輕身而重仁其或從之也其意從

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宋子曰夫為觚發而推之則天下之物皆然也上觚指其器下觚語其制觚哉觚哉嘆器之失其制也○南軒張氏曰物必有則苟失其則實已非矣其得謂是名哉聖人重嘆於觚意所包極遠矣

率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聘君名勉之字致中號草堂建安人文公婦翁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率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

在以求仁非憂為仁之陷  
害亦一見○貫旨云然字  
指入井救入言

集註劉聘君章圖云建安  
人白水先生名勉之字致  
中朱子外舅也嘗以列薦  
時謂詣闕既而秦檜用事  
令後省給札試策先生謝  
病歸

有仁之仁丘瓊山曰孔安  
國以有仁之仁為仁人非  
也劉致中以有仁之仁當  
作人亦非也大率仁與人  
古字通用

章圖云右第二十四章鄒  
陽朱氏曰此章以仁人處  
事言宰我恐仁者蔽於愛  
孔子謂仁者明於理

子曰君子博云云蒙引云文謂詩書之所載與夫事理之所當然者皆道也君子博而學之則所  
知者皆道也禮則天理之節文即道之所有也君子於所博者一以是約之則所踐履者皆道也  
故曰亦可以弗畔矣夫○又云文與禮一理也就文物上為文此理就吾身之行處說伊是禮博  
文者究聖賢之成法識事  
理之當然也約禮者動必  
以禮也○又云多聞見者  
學之博慎言行者守之約  
博文不必件件都要行如  
行夏時乘殷輅如何便行  
得只是一都考究得出  
約禮則是非禮勿視聽言  
動之類件件都是我當行  
的亦是我得行的○又云  
文者道之散殊也不博於  
文則所以窮之者有所未  
盡禮者道之繩尺也不約  
以禮則所以踐者未得其  
要是未必其能不畔於道  
○又云此處以知行二字  
貼不是蓋此章重在博約  
二字博者在外約者約上  
身來○又云弗畔兼博約

於井欺謂誰古況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

所無益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

則不復扶又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

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去如此之愚也或

可欺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不可陷而言否宋

子曰也是如此但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

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問欺罔

之別其詳復有可得而言者乎曰欺者乘人之所不

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也夫人之

墜井世有此理而其有無則非君子所能必知故雖

或未必真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

救人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安得

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孟子之論舜子產事亦

引此語以彼證之則明白矣曰往視而井實有人則

如之何曰蘇氏之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密

矣蘇氏云拯溺仁者之所必為也殺其身無益於人

仁者之所必不為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

道然猶挾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

其餘則使入拯之要以窮力所至○雲峰胡氏曰愛

不足以盡仁仁者必能愛覺不可以名仁仁者必能

覺然則仁者之愛也可欺之使往救仁者之覺也

不可罔之使陷於井也○新安陳氏曰好仁不好學

其蔽固愚然徒有切於救入之心而不察所以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音

文約禮博

四九

說為長若徒博文而不約

禮亦可謂之弗畔否曰如

楊墨學仁義而差者是也

於文末能博而所約又非

禮○講述云博文是智約

禮是行論先後知為先論

輕重行為重此即顏子博

約工夫孟子博學說約專

以知言與此不同○又云

先博後約非博文完了左

去約禮一面博以求知一

面約而行之知得一分若

待博文盡畢而後約禮則

文何時可了故知行是並

進工夫但為之自有次序

○通義許白雲曰博文則

能知聖賢之成法識事理

之當然約禮則收斂歸之

於身而為脩行之實若泛

泛學文而不約之以禮則

行大不可進德○燃犀云

文是聖賢之遺言遺行所

以教人修心復性○唐士

雅曰亦可以弗畔非

不足之詞正是引進他的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

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朱子曰聖人之教學者之學不越博文約禮兩事博

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其知之約

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

○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

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

有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泛濫無歸約不至於

流蕩失中矣○禮字不可只作理字看是持守有節

文處○非博學則無以約禮不約禮則博學為無用

約禮云者前之博而今約之使就於禮耳看博約字

與之以字有一貫意○勉齋黃氏曰博文約禮語兩

言之以博對約則約當為要然約之謂為要之已覺

不順若謂約我為要我則尤非文理故或以約為束

文義順矣又非博約相對之義嘗思之博謂泛而取

之以極其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則於文義庶

皆得○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

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

矣○宋子曰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

却只是一理所以為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

知不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

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博學條自多事

事著去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箇禮

聽也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動也是這箇禮若博

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便是離畔於道也

○博文約禮是古之學者常事孔子教顏子亦只是

如此且如行夏之時如何做得須是平時曾理會來

若非禮勿視等處方是約之以禮○問博學於文約

卷之四

四

知行然約禮即約所博之文也禮在文中約在博學中其實無先後兩時節非先完此而後了彼

也○歐南野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非獨詩書六藝已也物相雜故曰文若視聽言動之類皆燦

然有文者也○徐岩泉曰道之散見者謂之文天地間峻極登育三千三百莫非吾性靈發見也

○焦氏筆乘云綱之得魚常在一目而非眾目不能

成網人之會道常為至約而非博學不能成約

集註約要也通義許白雲

曰約是收束回身意思集

註約要也黃文肅曰博謂

泛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謂

文而束之以極其要此語

精切

程子曰云蒙引云程子

之說偏重在約禮故在圖

外○通義史氏曰集註本

說是知行並進之意是正

意與顏子博約只一般但

行終是重集註又恐入徒

知不行故圖外又以程子

之說防其弊也

汗漫淮南子傲真訓篇云

發頭回書大全



徒荷于汗漫之字註汗漫無生形

章圖云右第二十五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勉人兼盡知行之學

之以禮與博我以受約我以禮固有淺深不同曰聖人之言本無輕重但人所造自有淺深若只博學於文能約之以禮則可以弗畔於道雖是淺底及至顏子做到欲罷不能工夫亦只是這箇博文約禮如梓匠輪輿但能斲削者只是這斧斤規矩及至削鑿之神斲輪之妙者亦只是此斧斤規矩○博學是致知約禮則非徒知而已乃是踐履之實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極分曉○或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意相似否潛室陳氏曰博學必約之以禮是重在約禮博學正將以反說約是重在博學蓋博固不可不及於約然非博亦不能遽反於約二者合而後備乃互相發也○雙峰饒氏曰知欲博守欲約人能如此用工縱所得淺亦豈不畔於道由此深入雖與道為一可也豈止弗畔而已又曰詳味此言一博一約相為開闔恐人墮於一偏也因其所博從而約之

字見南子云云講述云蒙引謂子見南子意欲得行於衛存疑謂或有行道之機看來辭謝不得已而後見亦待陽貨之類耳聖人縱急於行道豈欲因一婦人耶○一說南子即南子路不悅與往公山佛肸同意此說甚好但恐無所考○覺路云南子講見亦是好德沽名之意夫子見之所謂不為己甚不輕絕人者也豈有見小君之禮乎真西山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為可○鶴林玉露云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麟麟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慎行蘧伯玉衛賢大夫也仁而有知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真君子矣細考論

恐人之離為二也由博而約次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蓋必博而能約則無泛濫支離之失而博不失之雜約而能博則無偏狹固滯之病而其約不失之陋此博約之所以貴於兼盡也然君子之博學正欲貫通此理以為反約之地耳豈博自博而約自約哉此博約之所以相為用也然所以為之之序則必由博而反約使事物之理有未究而遽執吾所自得者以為據依則所止者未必天下之至善所執者未必天下之時中而以非禮之禮為禮者有之矣何以能不畔於道哉此不博而徑約之過也○新安陳氏曰徒博文而不約禮固務博而陷於支離不博文而欲約禮亦徑約而流於狂妄博文屬知約禮屬行交勉並進始可以弗畔於道矣通考吳氏程曰汗漫渺茫貌言其無歸宿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

論語卷之六

五十一

語夫子所與友者僅見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可以略見伯玉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也

夫人即南子也南子有淫行然觀其所言醇粹正大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不能道者且知伯玉之賢而又知伯玉之所以賢何其明也乃知以衛靈之無道南子之淫泆而不喪者非此仲叔圍祝鮀王孫賈輩之功而已又知夫子之所以見南子者蓋以見識議論如此倘能改行或者尚可輔衛靈公以有為子路不說其未見夫子之心也

○張燧千百年眼云史記謂孔子見衛靈公之寵姬南子非也家語曰孔子適衛子驕為僕靈公夫人南子同車由令官者雍梁駮乘使孔子為次乘遊於市孔子恥之夫聖人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而去魯適衛至衛而恥為靈公南子次乘豈肯輕身徃見之南子者蓋魯之南則耳南則以費晬昭公十四年奔齊侍

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則欲弱季氏而張公室夫子見之將以與魯也與見佛勝事不約而合佛勝之召子路曾致疑矣此又不悅夫子以堅白匏瓜微言不足以醒之故復有天厭之誓比類以觀則知其非見衛之南子見魯之南子必矣

矢之云云知新日錄表了凡曰矢陳也即隼陶矢厥謨之矢否塞也即天地否之不言予之所否塞而不通者非分也乃天心棄我而不欲道之行于天下也○丹鉛總錄云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音否塞之否者仕於其國則見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既不仕衛矣而又見其小君是求仕不說者不說夫子之仕非不說夫子之見子直生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否屈乃天棄絕也天之所弃豈南子所能與而吾道賴之行哉見之者不過答其禮耳如此則聖人之心始自集註所誓辭也楚辭云所

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宋女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去聲孔子至衛南子

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厚齋馮氏曰孔子至衛南子使入謂孔子

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謝辭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緇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再拜環珮璆然子自吾鄉為不見見之禮答焉史之所記如此○齊氏曰南子嘗以車聲麟麟止而復作知其為讓伯玉之賢况於夫子乎其欲見之也秉彜好德之天也

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

入戊寅大夫宗婦觀用幣哀姜齊襄公女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莊公欲奢誇夫

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或問見其小君禮歟宋子曰是於禮無所見穀梁子以為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何所考也然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則大夫見夫人之禮疑亦久矣

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宋子曰矢誓聲相近盤庚所謂矢言亦憤激之言而近於誓者也

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膏秦官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是與有如上帝乃敢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

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雙峰饒氏曰禮是先王之

非忠而諛之兮指蒼天以爲正

**細註**左傳襄公云云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廢生景公丁丑崔柳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云云杜預曰大宮太公廟

**集註**厭棄云云通義許白雲曰天者理之所自出言天厭之者是事皆於理理與已不相關也

聖人道大云云又金仁山曰聖人道大德全不絕入於善而見惡人固謂在彼有願見之心而在我本有可見之禮則不咎其既往或啓其將來未可知也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夫人乎則又難以明言矣且此行也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明言其爲可則側媚由徑之人皆可借此說以藉口矣故但重言以誓之其誓之以天何也夫事一也而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者太論其心而已聖人此心光明正大上通乎天故無不可被無是心而假是事以自文者其如天何哉聖人指

天以爲質欲學者知及此心也○又許自雲曰子路惡惡不汗聖人無不可見惡人而不累其德唯聖人能然若學者則當以子路爲法見惡不可不遠章圖云右第二十六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言聖人事上之禮

制道是天下事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物當然之理

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

與預音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平聲言以誓之欲

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程子曰古者太享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

靈公既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也聖人豈得而拒之○朱子曰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當夫子時想是無人行所以子路疑之

若有人行時子路也不疑了孟子說神尼不爲己甚這樣處便見○問夫子欲見南子而子路不悅何發於言辭之間如此之驟曰這般所在難說如聖人須要見南子是如何想當時亦無必皆見之理如衛靈

公問陳時也宜可以款款與他說又却明白便行齊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之也且從容不妨明日又便行季桓子受女樂也且可以教他不得受明日又便行看聖人這般所在其去甚果不知於南子須欲見之到子路不說又費許多說話又如此指誓只怕當時如這般去就自是時宜聖人既以爲可見恐是道理必有命如此可與立未可與權吾人見未到聖人心中這般所在都難說○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他向有人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爲見之曰能磨不磷涅不緇則見之不妨○慶源輔氏曰道大則善惡無所不容德全則雖磨涅而不能使之磷緇也故無不可無不可義之與比而已彼人雖惡然在我或當見之則亦行吾之義而已豈懼彼之能斥我哉聖人之行非常人所不能測識子路學識不足以知聖人想其於所不悅必有過甚之辭故夫子重言以誓之曰我之所爲若不

答於禮不由於道則天必厭之而棄絕我矣是其至誠惻怛之意所以感切子路者至矣蓋欲啓子路之信以致其思而使之自有得於心耳○西山真氏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爲可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爲治化惡而爲善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不狃之召佛肸之召皆欲往焉若夫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其未必能有所濟而或以自汙焉故子路仕孔悝不得其死再求仕季孫無改於其德顏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子路不悅者蓋以己之力量觀聖人也○雙峰饒氏曰子路氣粗見褊卒未易下異言則不入故與之矢言欲姑信此而思得之○厚齋馮氏曰君子之於小人非禮不見故小人之欲見君子必依乎禮則君子雖欲離焉而不可得已如陽貨南子夫子固不得而絕之也

子曰中庸云云蒙引云中庸之德德之無以加者也民鮮矣非過則不及也○講述云此章講同中庸曰民鮮無能字言人之有中庸者少矣專言鮮絕無可知○睡庵脉云此章重中庸二字中庸即是德至即至中至正至簡至易之至若作至極宜民之鮮鮮字兼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不必添能字亦不必兼上下看久矣二字要寓慨嘆意○通義金仁山曰此章中庸嘗言之而文少異朱子訓義亦微不同中庸上句無爲德二字鮮字下有能字蓋中庸以理言故無爲德二字而下文有能字其實下文能字即爲德二字也中庸首章兼性情而言故朱子訓義兼言不偏不倚之體此中庸指德行而言故訓義止言無過不及之用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

民少此德今已久矣慶源輔氏曰集註初本併不偏

未發之中至子思始著於書程子因發中下名而合二義之說若孔子之教只是即事以明理故集註直以無過不及言中又况已○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

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宋子

徧者明道體之自然即無所倚著之意言平常則不易在其中惟其平常所以不易但不易二字則是事之已然者自後觀之則見此理之不易自世教衰民不可易若平常則日用平常者便是

集註中者無過云云通義許自雲曰集註中者無過不及不及是未至於中過是過於中去此是把兩意影出中字只是行事件

全天理到恰好處庸平常也平是平正常是常久之道此是把兩字正說庸字行乎平正便可常久才好奇歌側便不可常久終而言之惟中故可庸中而又可庸左是為德之至非聖人不能申之故曰民鮮觀民鮮久之言則古之有是德者蓋多矣

與於行去聲少有此德久矣宋子曰中庸之為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或齊所為都不是庸了○中庸之中是指那無過不及底說如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那無過不及之中本章之意是如此○問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恐道是總括之名理是道裏面又有許多條目如天道又有日月星辰陰陽寒暑之條理人道又有仁義禮智君臣父子之條理曰這二句緊要在正字與定字上蓋庸是箇當然之理萬古萬世不可變易底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為見不得是且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著箇庸字○雙峰饒氏曰此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此章有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中庸無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以德言則不消言能而在其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

字貢曰如有云云講述云此子貢求仁於遠以事功言夫子示以求仁於近以心體言○文林貫旨云何事猶言不止病心中患其不能博濟的意○楊明云何事猶云何止是仁者事必也非決辭猶云或者聖即仁之造其極也○尤西川曰何事於仁事從事也事仁猶言求仁言如何如此求也孔子學不厭教不倦亦是此意○存疑云仁是理聖是人曰聖是造理至於極至之地也○姚承庵曰事字指上博濟說語意若白為仁何事於此而此事亦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然而堯舜猶有病諸也此聖宜兼有位在

故中庸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興行而然中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意此是夫子本語彼是子思纒拈語○雲峰胡氏曰書言中不言庸後世以中為難行故夫子加以庸之一字然則庸者常行之理也而民固有鮮能行之者何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

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新安陳氏曰玩文意當是博施於民而又能所濟者衆蓋博施自我之施恩澤而言濟眾自眾人之被吾恩澤者而言濟眾難於博施仁以理是進步說有雖博施而眾不皆被其澤者

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七到其極之名也宋子曰

乎者疑而云云按乎者聖乎之乎字也

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字直聖字橫○仁以道理言是箇徹頭徹尾物事聖以地位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爲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是這理聖便是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箇聖○仁就心上說聖却是積累得到這田地索性仁了通考懼齋陳氏曰聖無不通大而化生知安行與天同德乎者疑而未定之辭乎字以含下句意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朱子曰言博施濟衆之事何止於仁必是行仁極致之人亦有不能盡堯舜也做不了蓋仁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之理○博施濟

衆此固是仁然不是人人皆能做底事必有聖人之德又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此若必以爲聖人能之則堯舜亦尚以此爲病此非言堯舜不能盡仁蓋勢有所不能耳○或問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爾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猶病之意○問博施濟衆如何分別曰博施是施之多施之厚濟衆是及之廣○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同是水但不必以東大洋海之水方爲水只瓶中傾出來底亦便是水博施濟衆固是仁但那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此兩句當連看蓋云便是聖人也有做不得處且云堯舜雖曰此屋可封然在朝亦有四凶之惡又如孔子設教從游者甚衆孔子豈不欲人人至於聖賢之極然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

夫仁者已云云講述云夫仁者一節指其心入已無間所謂仁體也欲字直貫下不可於已欲立讀斷言立已即欲立人達已即欲達人只此公心便是仁施之博不博濟之衆不衆○聶及江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既是一體痛則痛癢則癢天理渾然動以天也識得仁體則知求仁之學不待于博濟推求其心而已矣○圖解云立是植立不顛仆兼立身立心達是通達不壅塞兼心體明達行事通達○蒙引云論語說仁處不一然其直指大體者有二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就愛之理上說仁也克己復禮爲仁此就心之德而言仁也呂與叔克己銘是以已字作我字解以耐哇不立爲克己以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爲天下歸仁如此說非惟與四勿不通亦對復禮不切蓋不知孔子之告顏淵是就心之德上論而專以所謂愛之理者解之故朱子不用然

移之以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則無得而議矣大抵此銘亦不出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句○又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句亦可當一篇西銘○又云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亦克己復禮者之事也○又云通書云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實曰信此雖皆以用言然以五者並言則其理自分曉况有德字冠於其上若韓退之發端便云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謂義則以其發用之地而目爲道體之全自是失真又如云中也者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明反中庸之詞而實得中庸之旨蓋所以發中庸之奧使其體用之一原昭昭於後世也嗚呼精矣

**集註** 狀仁之體蒙引云狀仁之體謂狀出仁之模樣如此

能近取云云文林貫旨云近指身言取譬是取已所欲的心譬他人的心○諸說辨斷云丘毛伯曰近取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

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宋子曰立字達字之義皆兼內

外而言謂如在此而住得穩便是立如行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事皆然若必以博施而後爲仁則終身有不得仁者矣○子貢所問只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問立達二字以字推之如何曰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問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遏塞沮抑使之得以自達也曰此說是○問立字達字之義曰此是兼龐細說立是自家有可立達是推將去聖人所謂立之

斯立級之斯來動之斯和亦是這箇意也○問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苟有此心便有博施濟衆底功用曰博施濟衆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若得果無私意已有此心仁則自心中流出來隨其所施之大小自可見矣通旨宋氏公遷曰仁以其愛之所存而言宋子曰克己復禮是心之德立人達人是愛之理愚謂此自仁者之心主乎愛之理而形容之非指愛之見於外者故集註以爲狀仁之體之意與子貢無加諸人者同皆是以己及人之仁但夫子是順言其所欲子貢是反言其所欲不欲

能近取譬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

者取吾欲之欲達之心譬

之人而得其同有欲立欲  
達之心此中便有惻然藹  
然念頭即是仁故曰仁之  
方○圖解云立達之欲自  
已而萌故曰近能取吾之  
欲譬之人而得其同然之  
欲○微言李見羅曰能近  
取譬豈有別法只是打破  
人我之障疾痛痲癢無  
不與天地萬物相通若護  
已之痛不復矜人之痛遂  
已之欲不顧妨民之欲此  
正不能施濟種子

集註程子曰醫書云云程  
子語在近思錄第一○通  
義吳氏程曰痿於為如雞  
二反肢廢弱也一云兩足  
不能相及痺必至友體頑  
麻也皆風濕之疾氣不流貫者○醫書之言見素問素問十二有風論痺論痿論風論曰肉有不  
仁也注不仁謂痺而不知寒熱痛癢瀉當作痛瀉緊軍切痺也○後漢書列三十七班超傳云頭  
髮無黑兩手不仁註不仁猶不遂也

論語六

五十七

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

其天理之公矣深子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

仁當如此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此章  
是三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  
之方○或問凡已之欲即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  
後施之者仁也以已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  
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固不同矣○新安  
陳氏曰博施濟眾聖人所難能也立人達人仁也安  
行此仁學者未易能也能近取譬恕也強恕求仁學  
者所可能也子貢以聖人所難能者為仁愈難而愈  
遠夫子教其以學者所可  
能者求仁切近而可進

痺為不仁痿於危反痺音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

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新安

曰仁者之心視人物即已身也體認得人物皆不  
為已則此心之仁周流貫通何所往而不至乎若不  
屬已自與已不相干新安陳氏曰又反言之若視人

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新安陳氏曰

其氣既不周流貫通則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

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

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

仁之體問程子作一統說集註作三段說是如何深

論語四書八

五十八



論語言云云憲問篇云子路問君子子曰云云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五十乃衣云云孟梁惠王上篇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九州禹貢九州者冀州青州兗州徐州揚州荊州梁州雍州豫州也四海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推此以求脩己云云通義許自雲曰博施謂施惠廣博病博施且如分井受田豈不欲多與它曰蓋土地有限人生無窮故一夫之田夏止五十畝殷止七十畝周止百畝欲多不可得又豈不欲都邑與百姓而國家之用不可無故一井之中其中為公田又如前代賜民田租非不欲盡賜又有國家之用故止賜之手此等處雖堯舜亦不能如意此病博施之類病濟衆集註言之甚明章圖云右第二十八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救其論仁過高之失仁以爲之其言之

下分別廳堂房室一般○程子合而言之上下似不相應不若分兩截看惟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勉齋黃氏曰或以爲痿痺者不識痛痒之謂也如此則覺者爲仁仁其可以覺言乎曰所謂仁者當於氣已不貫上求之○齊氏曰手足不屬已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不屬已心之不貫也身與手足一體也外邪間之故與氣不相貫已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人欲間之故與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之間者醫必有方通我與天地萬物之間者聖人亦必有方然則恕者聖人示學者以去間之方也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

時艷爾也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新安陳氏曰仁之功用無窮聖人之心亦與之相爲無窮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已取之庶近而可入新安陳氏曰呂說欠就

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程子曰聖則無大小至於仁義

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眾亦仁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猶難之也博則廣而無極眾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諸○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眾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人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知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又曰此子貢未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為能盡仁然仁在事不可以為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曰誠然也聖人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若兼四海之外亦治乎是嘗以為病也博施濟眾事大故仁不足以

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眾亦仁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猶難之也博則廣而無極眾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諸○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眾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人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知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又曰此子貢未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為能盡仁然仁在事不可以為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曰誠然也聖人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若兼四海之外亦治乎是嘗以為病也博施濟眾事大故仁不足以

各之博施濟眾非聖不能何曾于仁事故特曰夫仁者立人達人取譬此謂仁之方而已使人求之自反便見得也雖然聖人未有不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指殺○語仁而曰此謂仁之方也已者蓋若便以為仁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為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為仁也○朱子曰子貢所問為仁便使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如堯舜也做不得何况華門圭竇之士聖人所以提起夫仁者已欲立而立入已欲達而達人正指仁之本體蓋已欲立則思慮置他人也立已欲達則思慮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胃此是其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若能近取譬者以我之欲立而知人之亦欲立以己之欲達而知人之亦欲達如此則止謂之仁之方而已此為仁則同但已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是已到箇底能近取譬是未到底其次第如此○博施濟眾這箇是盡人之道極仁之功非聖人不能然聖人亦有

所不足在仁固能博施濟衆然必得時得位方做得  
 這事然堯舜雖得時得位亦有所不足○何事於仁  
 必也聖乎不是聖大似於仁仁只是一條正路聖是  
 行到盡處欲立欲達是仁者之心如此能近取譬是  
 學做仁底如此深淺不同但克去己私復得天理便  
 是仁何必博施而後為仁若必待如此則有終身不  
 得仁者矣孔顏不得位不成做不得仁欲立欲達即  
 絮矩之義子貢凡三問仁聖人三告之以推己度物  
 想得子貢高明於推己處有所未盡○問博施濟衆  
 恐是子貢見孔子說仁多端又不曾許一箇人是仁  
 故揀箇太底來說否曰然然而夫子答子貢曰己欲  
 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至於答顏子則曰克己復  
 禮為仁分明一箇仁說兩般諸公試說這兩般說  
 是如何或曰一為心之德一為愛之理曰是如此但只  
 是一箇物事有時說這一面又有時說那一面人但  
 要認得是一箇物事一云孔子向顏子說則以克己

為仁此處又以立人達人為仁一自己上說一自入  
 上說須於這裏看得一般方可如己欲立而立人已  
 欲達而達人便有那克己復禮底意思克己復禮便  
 包那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底意思又要人  
 自分別而已然此亦是因子貢所問而說○立人達  
 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諸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  
 仁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博施濟衆  
 之問與無加諸人之說其先後不可考疑却因能近  
 取譬之言用力有功而後有無加諸人之說也○問  
 博施濟衆與修己以安百姓乃堯舜盡做得底夫子  
 猶以為病如何潛室陳氏曰堯舜在上保得天下無  
 窮民否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見得道理無盡期聖  
 賢亦未有盡處安得不反躬自責○覺軒蔡氏曰謂  
 此章論仁子貢是就仁之功效及人處說夫子是就  
 仁之本體心上說就功效及人上說則仁之名雖太  
 而脈絡不貫就本體心上說則仁之實雖小而周流

莫禦故子貢問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功效普博如此而後可以謂之仁乎。未子答此何但是仁必也聖人方能之乎。然聖如堯舜猶且病諸夫仁者只就己上發出已欲立即立人。已欲達即達人。此仁者之事也。若未能便至於仁而能近取譬以己之欲立譬之他人亦欲立而立之。以己之欲達譬之他人亦欲達而達之。如此則雖未即至於仁而亦可謂求仁之方也已。夫既以仁之本體告之。又以求仁之方術告之。庶乎學者循序而得夫用工之要。回視子貢功效籠卓之說。茫乎無所措手。苟志於仁者。是不可不深思而靜體之哉。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六終

